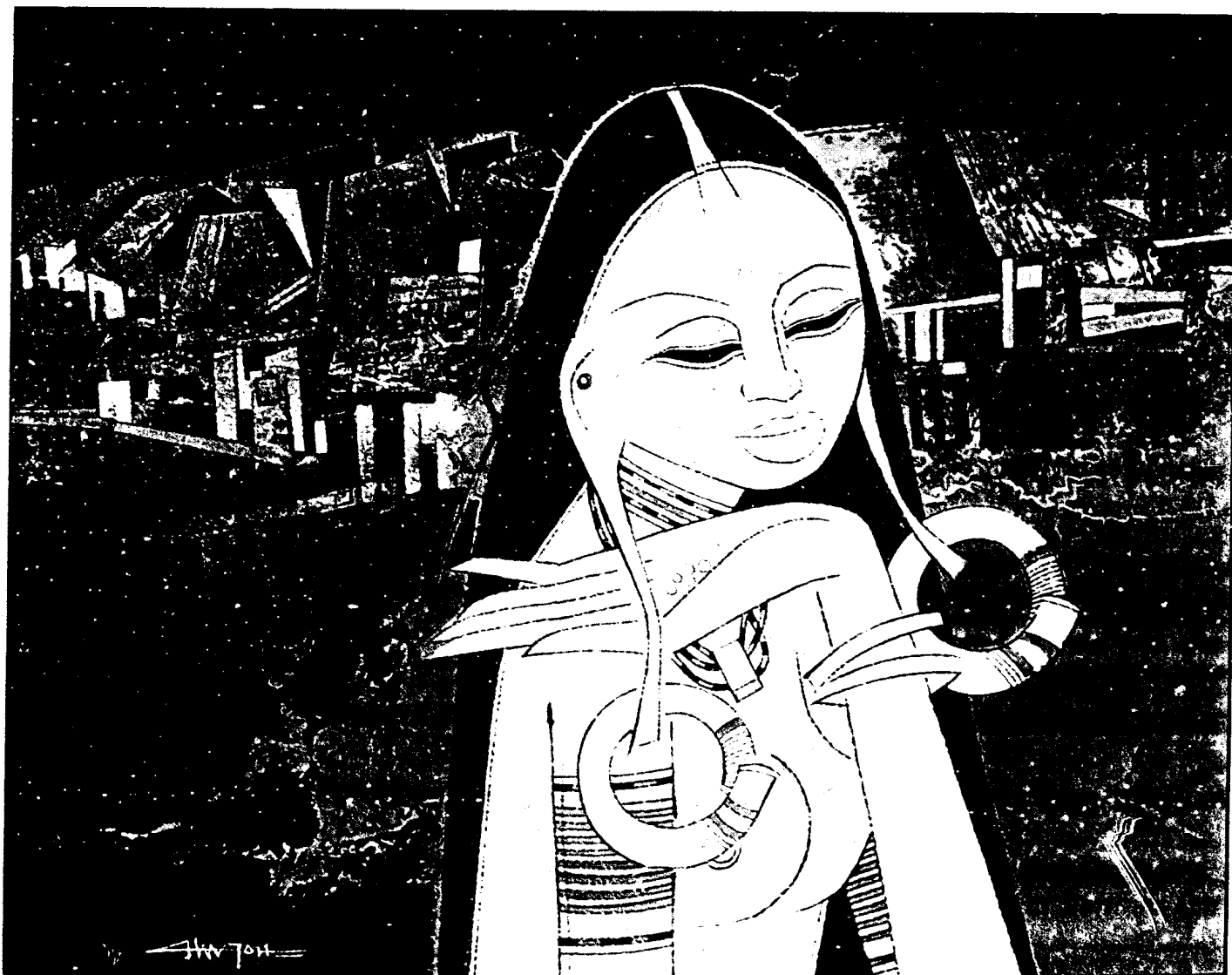


蕉風 月刊 386

本期要目：

- ①李有成的小說「逝者」
- ②唐珉的中篇小說「沙漠之旅」
- ③公羽介的電影筆記
- ④家毅的散文
- ⑤長篇連載小說「茫茫夜」
- ⑥南洋風格美展





陳宗瑞先生 (已故)

中國上海新華藝術大學畢業，曾任新加坡南洋美專中國畫教授，中華美術研究會水彩畫會會長。

1965年榮獲新加坡共和國總統頒賜星章。

◁ 咖啡權



△ 雞蛋花樹下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Chao Foon Monthly
PP127-12-84.....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白堊/梅淑貞/紫一思
伍梅凱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
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
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目錄 ● 目錄

一九八五年八月號三八六期

短篇小說

逝者 / 李有成	02
沙漠之旌 / 唐珉	08
遲到的覺悟 / 江島	19
銀花這女病人 / 狂風沙	20
春蓮 / 狂風沙	24
離婚記 / 荒野狼	26
小鎮歸來 / 飛簫	28

散文

家毅手記 / 家毅	30
-----------	----

詩

寄情 / 柔密歐·鄭	37
寫詩或者睡覺 / 張錦忠	38

電影

淚灑電影院 / 公羽介	34
卓別林的教訓 / 公羽介	36

風向

賈寶玉 / 白雪梅	32
修改文章 / 陳全興	32
洪翔美 / 顏天司	33
安心養性 / 徐慕暖	33

專欄

文藝與情慾 (雨花隨筆)	39
--------------	----

長篇連載小說

茫茫夜 / 金重瑜	42
-----------	----

風訊 / 編輯室	48
----------	----

逝

者

* 李有成

(寄自台北)



鑽進車子後我才看清楚後座上的兩個人。其實剛才在景行廳時我已見過他們了。中年的那位額前微禿，身體略胖，畢挺的深色西裝，繫一條黑色領帶。我還來不及仔細打量年長的那位，車子就開動了。

早上的天氣有點意外。一連下了十幾天雨，今天突然放晴；難怪在景行廳時大家都在議論紛紛。十二月天，寒流經常來襲，加上季節性的淫雨，正是台北一年中最惱人的季節。冬日的慵懶和溫煦，似乎把台北人都引出戶外來了。雖然大多數行人仍穿着夾克或毛襪衣，本來瑟縮的身體，如今卻彷彿被冬日蘇解了。

靈車在紅燈前停了下來。我們的車子也停了下來。

行天宮的大門有許多人進進出出。我看看錶，還不到十一點鐘。過了行天宮，車後座的老人終於打破緘默。

「世兄貴姓？」

我猜想他是在跟我說話。於是我掉轉頭來。

「不敢當。鄙姓陳，是繼祖兄的老同學。」

老人已經是六十幾的人了，一襲長袍，外頭罩着深藍色棉製外袍，身子有些嶙峋，長髮灰白服貼，精神仍然虬勁。

「這場喪事繼祖辦得很漂亮，真不容易！」他的話好像是說給車上所有的人聽似的。我和那位中年人幾乎同時問回了聲「是」。「故人有後如此，也可以安心去了。」老人的聲音平穩中略帶感傷，

蘇北的口音，但是字字清晰；他不像喟歎，倒像是在回憶似的。

「繼祖兄書讀得好，辦事能力强，是我們同學當中，才情最——」

「也算我姐夫有福氣，」中年人沒等我說完，就接了下去。他的國話帶有台灣口音，但並不算濃。「繼祖去美國——有十年吧！這是頭一次回國，想不到竟趕上給姐夫送終。真是姐夫的福氣！」

這些年來我每隔三、兩個月總要到繼祖家去探望施伯父，但我從來沒碰見繼祖的這位舅舅。

「吳先生那兒高就？」我知道施伯母娘家姓吳，於是我試探地問。

「我一直在中油，以前在高雄，最近才調到台北來。——先生，您呢？」

「我在台大，和繼祖兄同系。繼祖兄是回來客座的。」

車子早出了民權東路，路上也沒那麼擁擠了。過了一座大橋，靈車已失去踪影，顯然是被前面的遊覽車擋住了。大路兩旁新建了許多公寓，工地上還有不少工人正在忙碌。冬日照在還未動工的綠地上，風吹得疏落的蘆葦擺首晃腦。有一處接待中心的入口處，兩邊插滿了五顏六色的廣告旗幟，在風中猛力飄擺。我把車窗玻璃轉了下來，一陣寒風猛然闖入，我連忙再把窗玻璃轉上。車子顯然正朝新北投的方向駛去。

「念先這幾年非常寂寞，淑慧又和繼祖一家住在美國。念先他——」老人似乎有難言之隱，話說

了一半，卻頓了頓，好像在搜索接下去的字眼。

「姐夫寂寞我曉得。我姐姐氣他——」

「我了解。念先內心不是沒有愧疚，他不只一次跟我提起淑慧，可是念先——」老人歎了口氣，靜默了片刻，然後才接下去。「念先的脾氣我最清楚，他性子烈，嘴又硬，一生就沒向誰低頭認錯。可是他的內心——」

「這個我也曉得，但是姐姐終究是女人家。將心比心，也不能怪我姐姐。」繼祖的舅舅顯得有點激動。也許發現自己語氣的改變，他突然停止說話。我猜想他正在緩和自己的情绪。

車子仍挨着遊覽車的後頭跟進。司機非常謹慎，一點超車的意思都沒有。從外表看來，他已經是五十出頭的人了，留平頭，髮色灰白相間，身上粗布藏青色中山裝也已經泛白。一臉的風霜說明了他曾經是位軍人。也許生命中的大風大浪使他變得格外小心，他穩穩地抓住方向盤，牢視着前方，生怕出甚麼差錯似的。

施伯母第二次去美國的時候我還到機場送行，這是繼祖來信特別關照的。繼祖到美國後第三年就開始撰寫博士論文，當時他的第一個兒子還不滿一歲，我只當他們夫婦忙不過來，所以特地要施伯母過去幫忙。但是這一去就是好幾年。這幾年來我不時到繼祖老家走動，種種蛛絲馬跡，使我多少揣摩出一些頭緒來。施伯母去美國的原因並不如我想像中那麼單純。

老人不經意地倒吸了一口氣，然後帶着辯白的口吻說：

「念先是個好人，許多人都受過他的好處。別的不說，他那一任局長任內，我最清楚——當時我是副局長。他的廉潔，我最清楚。他是個好公務員，你們不知道，那可是個肥缺——」

「這個我也知道。姐夫是個清官，所以幾十年下來還住在濟南路那幢日本式矮平房裏，姐姐告訴我這些年來銀行裏也沒甚麼存款。那一年繼祖出國還虧姐姐到處張羅，姐夫說——」繼祖的舅舅頓了頓。我發現他已好幾次打斷老人的話了。「他說他一輩子沒向別人開過口，也沒向別人伸過手。不錯，受他的好處的人很多，不過，對自己人他就不同了。那一年我要給中油，姐姐拜託他，他理也不理，還把我叫去訓了一頓。你想姐夫跟中油的關係，只要他一句話就行了，可是他硬是不肯幫這個忙，他說他替我要來的東西沒甚麼面子——」

「那一年繼祖兄要出國，施伯父也這麼說。」我回過頭來，睨睨着後座的兩位說：「繼祖兄是拿獎學金出去的，施伯父認為很有面子。」

「面子？可是他自己——」

「你們都不懂念先。念先他——」老人又長長歎了口氣。我再次回過頭來瞥了他一下。他整個人突然間好像陷入沉思中，又彷彿在緬懷中追悼逝去老友。他看了看我，表情至為複雜，似乎在期盼我的了解。「念先是愛面子，他是從來沒求過人。你自己考進中油，那不是很好嗎？你現在的成就完全憑你的本事掙來的，不是很光彩嗎？念先他——你們都不了解念先。至於那件事，跟面子沒有關係，念先有他的苦衷，他是個可憐人，你們不懂，你們沒辦法懂。」

我發覺此刻已沒有我插嘴的餘地。我了解老人所指的那件事，可是不論我懂不懂，我畢竟是晚輩，畢竟是局外人。當我再次把眼光投向車窗外時，我聽見老人繼續囁嚅地說：

「那個單位是個爛攤子，年年虧損，一直到念先接管了，漸漸才起死回生。念先他——不容易啊！我和他在一起，我最了解。他真是以局為家，事事以身作則，不是他的，他一分錢也不會要。不容易啊！這幾年念先心裏很苦，他心裏有很多結解不開，又沒多少人瞭解他，淑慧又在美國——」

「又不是我姐姐的錯——」

「念先從沒責備過淑慧。相反地，這些年來他一直心懷歉疚，老覺得對不起淑慧。可是念先的脾氣——」老人的話停頓了大約幾秒鐘，我猜想他大概講急了，想要放緩自己說話的速度。「他尤其掛慮家裏的經濟情形，怕沒甚麼可以留給淑慧，因此內心更是不安。你也曉得，念先退下來的時候才五十幾歲，以後這些年來他就不再出山了，就憑閒顧問的那一份薪水過日子，想要借重他的人不是沒有，念先是給自己的脾氣害了，他就是不肯再出來——連濟南路那幢老房子還是當年公家配的。念先的才幹我很清楚，我不是沒勸過他，可是念先的脾氣——就算淑慧也說不動。這兩、三年他內心尤其焦急，不知道為甚麼突然間看不開，好幾次我去看他，他總是提起這件事，他憂慮沒法子給淑慧留下甚麼。他的病——他真是憂慮死的。」

「姐姐不在乎這些，她傷心的是那件事，沒有那件事，姐姐不會到美國去，繼祖也不會一去十年——」

「念先知道，念先知道。」老人搶着解釋，語勢變得比前急促。此後半晌，他沒有再說一句話。

車上的人似乎各懷心事。司機終於超車，把遊覽車拋在後頭，靈車就在前面一百公尺左右的路上前進。路上的車子已較前減少，顯然已進入郊區了。車裏的氣氛有點凝重，談話中斷了一陣子，似乎

誰也不肯輕意打破靜默。我心裏尋思着如何把話題引開，於是我說：

「今天天氣不錯。」

「是念先的福氣。」接話的是老人。「這幾天我一直在擔心，怕今天雨還不停，山路不好走。」

「我也在擔心，老天也真幫忙，姐夫有福氣。」

「老伯跟施伯父是世交？」

「何只世交？我們是鄰居，打出娘胎就認識。」

念先只比我小幾個月，我們可以說是一塊兒長大的，小學、中學，甚至於大學，都在一起。蘇北的農村，你們曉得，苦得很，又荒涼，又貧窮，尤其我們小時候，連年戰亂——戰亂好像從來沒有停止過，打完了軍閥，打完了土匪，接着打鬼子，鬼子走了，又來共產黨；不過到打鬼子的時候，我們已經在上海唸大學了。怎麼會上大學的，也不太清楚。我們在徐州唸中學，畢業那年，教我們國文的一位蔡老師特別鼓勵我們到上海深造。從前上大學可不像現在這麼普遍，尤其是鄉下孩子。蘇北的鄉下——爲了要讓我們上大學，我記得我們兩家都賣了些田地。」老人的聲音微微上揚。他頓了頓，舒了口氣，又沉落在回憶中。「上海保衛戰時，我們大學剛畢業，一下子就投入戰火中，根本沒時間考慮或選擇旁的事兒——甚麼留學，甚麼創業，沒這回事。我們和許多大學生一塊演街頭話劇——念先大學時代就喜歡搞話劇，後來我們在街頭演的一些宣傳抗日的話劇都是他自編自導的。上海淪陷後我們還在那兒待了一陣子，天天和鬼子捉迷藏。我們偷偷廣播，然後刻鋼板，把消息油印了偷偷散發出去。念先的字好，刻鋼板的工作差不多都落在他身上——」

「老伯和施伯父一直都留在上海？我是說抗戰的時候。」

「沒有，風聲太緊了，鬼子、漢奸天天捉人，我們不走不行，恐怕要白白送命。還是念先，不曉得他怎麼連絡上了我們在上海的地下人員，就在他們的安排下我們逃出淪陷區。」反鏡中的老人神情落寞，兩隻眼睛直瞪着遠方，彷彿在組織往事的前後秩序。我努力體會他的心境。快半個世紀的往事，也許蒙塵太久，要老人一下子重新挖掘出來，實在不容易。連天的烽火，飽受蹂躪的河山，哀嘆驚慌的同胞，也許正慢慢在他的記憶中活了過來。我聽見老人哀然吐了口氣，然後繼續說：「我們輾轉到了重慶，念先進入交通部，我則在一間中學教書。大概是碰上了用人之際，第二年念先就升爲專員，負責大後方的公路運輸——那可是頂重要的任務，特別是在戰時，確保運輸暢通，不僅是軍事上的

需要，對後方的民生供需也影響很大。抗戰那幾年，念先幹得有聲有色，一直到鬼子投降，勝利還都的時候，他才卸下這個重任。」

「我還不知道施伯父曾經負責這麼重要的工作。」

「——姐夫從來沒提過這件事。」繼祖的舅舅忽然開口道，我才發覺原來他已沉默了好一陣子。

「念先匆匆辭掉交通部的工作是有原因的，他跟我商量過——他要回去找一個人。」

「誰？」我和繼祖的舅舅幾乎異口同聲地問。我接着把頭回過來，老人瞄了我一眼，隨即又出神地直直瞪着遠方。他好像一時無意滿足我們的疑問，反而繼續沉緬於搜索往事。

「我們先回南京，在南京大概只待了個把星期，就取道鹽城，回蘇北老家。算算離開老家都快十年了。人家說蘇北地瘠人貧，專出潑婦刁民，地瘠人貧是真，至於出潑婦刁民，當然是刻薄話。八年抗戰打下來，原來就貧瘠的老家更是民不聊生，那一幅破落景象，你們根本沒法子想像。年輕人不見了，我們那個村子，說來你們不相信，就只剩下一羣老弱婦孺，本來就不肥沃的田地，長期乏人耕種的結果，卻奇蹟地長滿了又高又粗的雜草。那些雜草真嚇人——比人還高哪！鬼子能搜能刮的早就搜刮光了，八年呀，不是三天兩天。八年下來——」老人略略舒了口氣。我們誰也不願意打斷他的話。「念先心裏惦着一個人，半個月後，我終於陪着他回到闊別八年的上海。」

我們沒有再追問施伯父要找的是誰；我們好像深信，老人遲早要告訴我們似的。

「念先以爲回到上海就能找到她——我們都相信她還留在上海。她是上海人，就住在南京路，離蘇州河不遠。我們按記憶中的地址找去，去了幾次，結果人去樓空，一個人影也沒見着。能找得到的老同學我們都找了，有些說她隨着家人也到大後方去了，有的說上海淪陷後她就回原籍瀋陽，還有的說她一家人到香港去了。中國之大，人口之多，而且又是百廢待舉的時候，要找一位這麼多年沒有音訊的人談何容易！念先決定在上海留下來，繼續尋找。我也只好捨命陪君子，留在上海幫他的忙。念先憑着抗戰時的經歷，很容易就進入上海市政府，我則到一家紡織廠上班。大學畢業，再加上八年抗戰，我們都已經是三十出頭的人了。念先要找的人——」

車子拐進了一條上山的道路。老人忽然停止說話。路的右邊是黃泥山壁，有些地方長滿了野草蔓藤，有幾處山壁還流着細細的山泉。路的左邊則是



長滿了樹木的小山谷。谷身並不深，一片翠綠，在冬日的斜照下，顯得格外蒼鬱。山路並不算斜，靈車在前頭小心翼翼地斜爬着，後頭還跟着幾輛隨行的車子。繞過一座小山腰後，老人終於又開口了。也許是上山的原故，他的說話顯得比前吃力。

「民國三十六年，念先奉調到台灣來，又搞他的交通規劃。他實在不願意離開上海。我看他在上海始終心情不好，就力勸他到台灣走走，我答應留在上海繼續幫他留意。念先要找的人——要不是鬼子，他們可能早就結婚了。他們是在大學時認識的，她唸的是歷史，我們畢業那年，她還是大二的學

生，和念先的感情已經很好了，她家裏也很欣賞念先。如果沒有鬼子——也許是命！在重慶那幾年，念先始終惦記着她。他不只一次後悔沒把她帶到大後方去，可是當時的情形——」老人又習慣性地舒了口氣。「就像三十六年念先來台灣時那樣，當時他一定沒想到局勢會變得那麼快，這一來就沒再回去過，而且最後還要長眠陽明山上。念先心裏很苦，這些年來——」

「可是後來他娶了我姐姐——」繼祖的舅舅再次打斷老人的話。

「那是三十九年的事。我是三十八年到台灣的



。一直到徐蚌會戰之後，我才離開上海。那時候局勢已經亂糟糟，找人的希望更是渺茫了。我心想要回上海早就回來了，斷斷不會在這種人心惶惶的局勢裏回來的。從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到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也已經找了不下四年。我不曉得念先當時心裏怎麼想，第二年，也就是三十九年，剛過完春節不久，有一天他突然跑到高雄來找我，告訴我他要結婚了——」

「我記得姐夫初來我家的情形——我大概是十三、四歲的光景。姐夫不會講閩南語，姐姐權充翻譯。我最記得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我媽向姐姐表示不怎麼同意他們來往。理由很簡單，姐夫當時已經三十幾歲了，我媽懷疑他在大陸已經結過婚。姐夫當時並不在場，姐姐急得飯都吃不下，忙著跟我媽解釋，我也不太懂，一下子打日本人啦，一下子逃難啦，一下子到台灣啦——這件事姐夫大概一直都不曉得。後來當然是我媽讓步，姐姐才會嫁給姐夫。姐姐對姐夫感情之深，可是姐夫——」

「念先對淑慧不是沒有感情，否則這幾年來他也不必自責了。他和淑慧也有過二十幾年平靜恩愛的日子，一直到——」

「一直到姐夫姘上別的女人。」繼祖的舅舅顯然心中依舊憤憤不平。

「你不懂念先，你和淑慧都不懂念先。淑慧是個好女人，平心而論，念先是對不起她。念先心裏很苦，後來我才知道他一直沒忘記上海的那件往事，所以我說他很可憐，他心裏苦——當然是他不對，他不應該再想，也許不是想，只是關懷，只是想知道對方如今身在何處，只是想知道對方的近況。你們不懂，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大都身不由己，一場大變動，一場戰爭打下來，一生的命運就完全改變了。你們不懂，你們沒辦法了解。我了解念先，你們不了解——」

老人越說越急，聲音漸漸有點顫抖，最後幾乎變成了喃喃自語。車子繞過另一個山腰的時候，我順勢掉頭朝後天。老人的神情肅然，眼角沁着淚水，乾癟的嘴巴緊閉着，兩隻眼睛仍舊木木地瞪着車前方。我實在不忍干擾他，但我還是忍不住開口了。

「施伯父一直沒找到她嗎？」

「念先固然始終對她念念不忘，但到台灣後——特別是大陸變色以後——他也沒再積極尋找了。」

一直到他從局長的位子退下來後，她才出現。」

我和繼祖的舅舅不約而同地「哦」了一聲。

「她也是在報上看到念先當上局長後才知道念先是在台灣的。她不願意念先在當局長時出現，一直等到他退了下來。其實，她也只不過想看看念先，多知道念先的近況而已。說來你們不相信，當時她——應該有五十了吧！可是還沒嫁人！」

「爲了施伯父？」

「可能是。五十歲啦，看起來還只是個四十出頭的人，出落得跟從前差不了多少。從前的她哪，」老人語氣一轉，哀傷中，和着興奮。「從前我們常在一起，你們沒看過從前的她，雖然不是甚麼大美人，可是誰不羨慕念先！不怕你們笑話，連我都暗暗妬忌呢！真沒想到，繞了那麼長的路，他們竟然在台北碰頭了，這是命——」

「老伯說的是沈——」繼祖的舅舅帶着狐疑的口氣說。

繼祖的舅舅沒有表示甚麼。老人輕輕地歎了口氣，沒有再說下去。我的心中雖然翻騰着許多話，可是似乎有一股強烈的力量抑制住我，使我無論如何，不願意打破凝聚的沉默。

我第一次看見老人所說的沈香是在繼祖出國後的第二年，當時施伯母還在台北。我依稀記得，那是一個夏日的傍晚，我剛好有事到新生南路，就順便轉去濟南路繼祖老家看看，事隔多年，許多細節我已不太記得了。施伯母知道我喜歡吃她做的紅燒肉，硬要我留下來吃晚飯。飯前我和施伯父在客廳聊天，快開飯時來了一位中年婦女，施伯父要我稱她沈小姐。雖然已是中年，但人還長得相當體面，而且在體面中還流露着些許嫵媚。我們寒暄了幾句，聽她說原來是在嘉義一間中學教書，才搬到台北不久，好像在甚麼金融單位上班。施伯父告訴我們他們是大學時的先後期同學。接着她就去幫施伯母張羅開飯。

我努力追憶那天傍晚飯桌上的情形。我本來話就不多，也不愛打聽別人的私事；一頓飯下來，印象中我好像也沒多少了解沈小姐。何況都已經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對沈小姐的些許了解還是後來這些年斷斷續續堆積的，其中當然不少是繼祖告訴我的。

當我仍在追憶那天情形時，老人又開口說話了。

「後來我才知道抗戰時沈香確實隨家人回到瀋陽老家，而且就在瀋陽唸完大學。勝利後她曾回過上海，只待了一陣子就到青島教書，撤退時只有她一個人到台灣來，那時候想要回老家已不可能了——」老人不知何故停了下來。

車子又轉了個大灣，路似乎較剛才好走多了。車子顯然已在陽明山上緩緩爬行。前面的靈車也小心翼翼地向前滑動。往車窗外看，一片蒼綠的樹木就在車子左側底下。又是一個大轉灣，車子走得極爲緩慢。一連十幾天的雨，雖然早上露了陽光，但路面上有的地方還積了些水。

不知甚麼時候竟然飄起煙霧般的濛濛細雨。車子裏的氣氛有些凝重，大家都靜默着，彷彿誰也不願開口。一直等到車子繞過了大灣，繼祖的舅舅終於開口說話：

「那一年姐姐到美國去看繼祖——繼祖的媳婦正在懷第一胎——姐姐走沒多久，她就住進來了。幾個月後姐姐回到台北，但已經太遲了。姐姐性子烈，一氣之下，沒多久又飛去找繼祖，這一去就是好幾年！」繼祖的舅舅在說話中仍然無法掩飾他的不平。「前年我有事路過舊金山，順便去看姐姐，當然事隔多年，姐姐早已看開了，但我總覺得這對姐姐不太公平——」

「老實說，剛開始時我也一再說念先，我甚至還勸過沈香，都一大把年紀的人了——」老人頓了一下，似乎墮入沉思中，又似乎在輕輕歎息，然後接着說：「念先始終不肯解釋爲甚麼，但也不難想像，一個等了你大半輩子的人——久而久之，我才不再說他了。但我知道，念先心裏很苦，這些年來，他內心總覺得虧欠淑慧，他沒辦法讓淑慧瞭解。但瞭解又有甚麼用呢？不公平還是不公平，所以我說他很可憐，這些年來，他變得沉默寡言，連我這個打出娘胎就認識的老朋友，他的話也似乎不多了！」

車子非常緩慢地滑行着，顯然已進入公墓的道路了。雖然見不到早上的陽光，但剛才的濛濛煙雨卻也已消失不見。車子一輛挨着一輛，慢慢停靠在一處相當寬闊的黃泥地，我們正準備下車。

「真是命——」我聽見老人長歎了一口氣。

我走下車來。山上的天氣相當冷，甚至於有點兒寒氣。我回過身來，想要攙扶老人。只見老人拉着一把黑傘，不知甚麼時候已經戴上一副黑框邊的太陽眼鏡。

我正準備向站在靈車旁邊的繼祖走去，正抬頭間，我瞥見不遠處有一位穿黑色寬身旗袍的女人，剛好從一輛黑色裕隆小轎車跨了出來，太陽眼鏡遮去了她至少三分之一的臉孔。她跨下了車子，步履有點蹣跚，顯然正要朝着靈車走了過來。

我回過頭來看看老人。繼祖的舅舅就站在他身邊。我彷彿聽見老人又歎了口氣說：

「過去了——」

沙漠之旅

*唐 珉

把消毒過後又揩乾而猶有餘溫的器皿一一排放回固定的位置之後，于陽姿吁了口氣，頗頗地拍了拍雙手。

慣性的小動作，煞是嬌俏可愛，而事實上于陽姿並不很肯定一切是否都已弄妥，於是便又放眼作最後的逡巡。

她看到了醫生的口罩。

有若乍地打夢中醒轉，她朝左腕上的錶瞟了一眼。

五點二十五分，真快！

一旦進入，渾然忘我，醫生說她有工作狂。然而，醫生還會不瞭解她嗎？醫生絕對不會否認那是一種更甚於宗教的信仰。只是醫生他……哎，醫生他該抵家了吧。

有點莫可奈何的，于陽姿諸謹地對自己噤了噤嘴。

醫生他離開時是四點三刻，較平日遲了十五分鐘，臨走時一再關照她盡可能早點回宿舍，唉，工作狂。于陽姿這樣想着，不期然地就俯頰低伏下眼簾子盯牢了腕上的錶。

五點二十六分二，二十六分三，二十六分四，于陽姿默默地盯着，數着，溫靜的眼波簌簌地蕩漾了。說是七點正的呢，還有一個半鐘頭……兩扇十分逗人的美睫蜻蜓點水般的猝地閃落，登時，于陽姿心窩裏邊的紋絲漣漪便翻捲成了滔滔巨浪！

早下班了。除了隔了兩座建築物的職員宿舍有守衛的一家之外，整個診療所裏，便再也沒有其他的人了。然而，一張臉烘烘地燒了起來的于陽姿，此刻卻彷彿被人窺穿了心底裏的祕密似的，猛地抬起了半邊臉，一手抓了醫生那方擱在辦公桌一隅的口罩，一手遮掩住怒綻在嘴角上的含羞花，一個轉身，便繞到了盥洗盆前面。

赧澀的一張臉脹得紅冬冬，又是柔情如風款款，又是媚態似水盈盈——天，言情小說裏邊情竇初開的妞兒，不正是這麼一付德性的？怯怯地顫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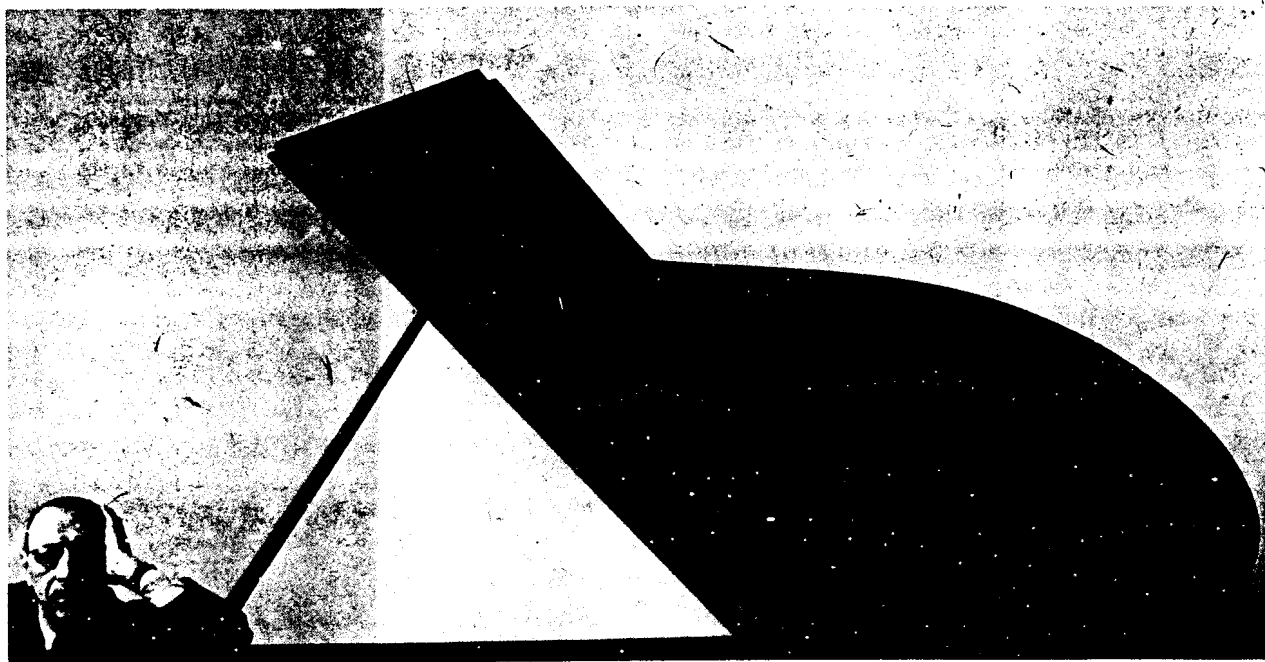


長得宛若洋囡囡那般誇張的眼睫，于陽姿真不敢相信盥洗盆上端那方鏡子裏邊的人，會是她自己。

七點正，記住，醫生說。

其實，這又豈是醫生第一次的邀約？要是肯應約，便是連那艘高級消費人一季又一季歡渡「美麗的海上假期」的豪華郵輪，說不定也印滿了他們倆人的足跡。

芳心暗喜而又喜不自勝的于陽姿，忸怩地抬起雙手輕輕兜住了自己緋紅的腮頰。凝睇着癡憨的鏡中人，她又深深地感到了明裏怯暗中喜的那種不由衷而又莫可奈何的尷尬。逃遁似的，她於是急煞煞地低頭抓了把肥皂粉，旋開了水龍頭，死勁地揉擦



起醫生的口罩來了。

事實上，再也沒有甚麼東西會比這醫生的口罩更令于陽姿感到厭惡的了。她可以替醫生做任何事情，便是像雜役一樣的給他倒茶水，她也還是一百個的願意。不過，她就是從來都不碰這醫生的口罩。

醫生愛戴口罩，于陽姿並不以為他有潔癖。這是一個經常有衣着襤褸又邋遢不堪的病黎的鄉村診療所，她直覺地感到這是一種隔離。她本來就不怎麼欽佩這個醫生，而醫生的口罩這障眼的東西，更拉長了她跟醫生之間的距離。

于陽姿關了水龍頭，在口罩上揉起了厚厚的肥皂泡沫。這對她卻是新鮮而又奇妙的經驗。兩年多來，她一直避免去觸碰戴在醫生臉上的這個玩意兒。其實，口罩這東西本身又何嘗會令人產生惡感？人說愛屋及烏，她卻是嫌其人而厭其物。然而，如今西窗金子般澄亮的陽光，卻把顫顫漾漾的肥皂泡輝映得正繽紛呢。口罩只是一件物品，它是死的，而醫生卻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啊……搓着揉着，于陽姿也還真用了點力。

事實上，醫生的口罩根本就不會髒到那裏，于陽姿只是下意識的要濯滌掉印象中的一點甚麼污垢，因此，在不知不覺間就又抓了把肥皂粉。

「朱暉，你知道嗎？」

中午休息，醫生倚在窗前看報，于陽姿在翻《

時代週刊》。她只是在翻，而她當然知道醫生也並非全神貫注在報紙上。這其實已經是一種經驗，打早上碰了面那一霎起，她便肯定了今天麻煩來了。朱暉，一口牛津腔英語的醫生說這兩個字時，本來就很優美的聲綫，顯得更加動聽。然而，她並不打算回過頭去接觸醫生的眼光。她和醫生倆人說得上兩相投契的，就僅僅是對古典音樂的認同的這一點。怎麼回應？正在找話碴，醫生爽朗又感情的嗓音，又打從他那極富綫條美的唇隙間滑了出來：

「你可以不管小澤征爾，但是你不能不聽朱暉。」

「為甚麼？」她問，並不特別感到興趣，依然在翻動她的雜誌。

其實，醫生他欣賞古典音樂，是否又是另一種身份的標榜，她倒不很懷疑，只是曾經說八個小時的工作完了，整個世界便屬於他自己的醫生，早就用這一句話堵阻了兩人的交通。然而，想不到他的回答，竟是那麼出人意料之外的震撼了她；那麼簡單的一句，竟然大大地動搖了她過去對他近乎全盤的否定。

「為甚麼？」醫生擱下報紙，繞到她對面，在桌子的另一邊坐了下來。她從來沒有發現過醫生的眼睛裏邊竟然藏有那麼懾人神魂的東西；沒有笑容，他肅然地瞪着她，好像要把目光穿進她的眼底。

「你應該問我嗎？小澤征爾再好，他是日本人，而朱暉又有甚麼缺點呢？他是華人，他並不戀棧希臘。」

就憑了這麼一句話！

于陽姿扭開了水龍頭，沖漂着醫生的口罩。她執意地想把它濯滌得不留一絲污跡。

然而，當時于陽姿又豈是毫無懷疑的？大大地震懾於醫生那牽魂繫魄的炯炯目光的她，只有闔下眼簾子閉死了一張嘴巴，凝瞪住雜誌內頁那幅香煙廣告的雙眼，看見的是兩年多前那一個靄靄黑的艷陽天。

也同樣是中午休息的時間。

「你那來的這一股勁？了不得！真教我臉紅。」

「我算是老幾？存心戲我嘛。你比我早出道，小姐們都告訴我啦，說你寧可放棄自己開業的賺錢機會，一條心下鄉來的。」

「我不過是選擇了能夠過我的 easy life 最恰當的生活方式吧了。我有不必做金錢的奴隸的條件。只是作為一個人，我不能沒有工作，而醫生、律師、工程師，是我們家族的傳統職業。你知道的，不是？我要是自己開業，必然被捲進金錢的漩渦裏。為甚麼連晚間休息的時間也要被利用來製造金錢？而作為政府醫院的醫務人員，我有着規律化的固定工作時間，八個小時完畢，便是我個人的世界。這是個令人徬徨無主的時代，而我們的社會令人沮喪。個人的力量不可能創造奇跡，我選擇下鄉完全沒有特別的理由。」

「你姦虐了作為一名專業人士的那種比普通人更能發揮力量的社會服務精神。」

「你沒有說錯。不過，你更應該去斥責那些幹着瞞天過海的勾當的率將，還有那些圖為賺錢、或賺飽了便移居外國的知識份子，儘管他們會說出許多令人同情的理由。我不曾積極參與社會，在你看來是昧於社會良知，可是，全面投入社會把航行舟的人，又到底樹立了甚麼樣的榜樣啊？」

「這個社會負你太多了，我奇怪你又怎麼不會墮落？」

「別諷刺我，我充其量也不過是個個人主義者；你當然比我堅強，可是你能否認這個社會常常使人感到極端沮喪的麼？我一直都輕輕鬆鬆而又逍遙自在地享受着充滿情趣的生活，為甚麼要去破壞這種予我以十分滿足感的平和寧馨的生活方式？每個人的思想觀念不同，而每個人的生活環境及成長過程也有異，正如西方資本主義的消費者不盡量消耗物質便等於不愛國一樣，一些人藉生活的享受而感受生命的愉悅是正常的。你很積極，你的確教我臉

紅。但事實上我並不欠人甚麼。當然，你不是一個會受我影響的人，所以，我想我可以這樣說：我的生命也有陰暗的一面；假如人類有救，猶太人就不會釘死耶穌基督。」

這就是醫生，她當初也還真料不到自己一起步，道途便這樣的寂寞；好像一個突發的噩夢，她看見火傘似的太陽從天空墜落，眼前黑暗一片。她一直無法忘記當時那種失望到無以復加的心情，她還會奇怪自己兩年多來何以未嘗為這個資歷很派而宇氣非凡的醫生臉紅心跳過的麼？

對一開始便以無異於欣賞藝術品的眼光看待她，致使診療所的女孩子們打她報到的那天開始便忌妒她的醫生，她確實無需表示感到受用而特別去感激的。早來了半年的醫生，以往的工作態度怎樣，她不知道，可那時候她來了一個多月了，醫生他幾乎沒有一天不遲到。然而，相處了數個星期便坦誠地對自己說了那麼一番令人厭惡的真心話的醫生，儘管是個喪失了面對現實社會挑戰的勇氣的自私懦夫，也儘管他缺乏社會責任感，畢竟也和自己一樣，甘於屈身在這種地方，她到底也不能完全否定他。只是打那一天起，她連向他展露一朵淡淡的微笑也吝嗇了。從此，他再也沒有機會向她傾訴體己話了。然而，奇怪的是，很有教養而又儒雅瀟灑的醫生，仍然向她伸探出感情的觸鬚，一張俊朗的臉，也一如他的個性，始終還是像大晴天亮麗的太陽。這人到底是怎麼生活過來的，于陽姿終於把《時代週刊》合了起來，抬起頭，和醫生二面相向的對視，冷然地問道：

「你為甚麼不走？」

「你說甚麼？」

「你不會因為自己生為華夏子弟而感到羞恥，不是？——」

醫生以一個斬釘截鐵的強硬手勢岔截住于陽姿，嚴峻的雙眼直朝她逼視：「我明白了。我為甚麼要走？只有在我被剝奪了歸屬感的時候，我才會埋葬自己的民族尊嚴。」

「那麼說，你純粹是欣賞朱暉的藝術。既然是這樣，你何必強調他是華人的這一點？朱暉使你感受到了那種揚眉吐氣的光榮，因為他是蜚聲國際的華裔指揮家；你除了不能否認自己的民族自卑感是多麼深重之外，更不能為自己那種對現實的反抗，無能付諸積極性的實際行動的苦悶所導致的消極態度自圓其說。」

醫生瞪死了她，好久都不說一句話。她沒有迴避醫生的眼光。醫生至少還懂得尊重自己，她想他們本來是可以互相溝通的，她要給他一個微笑，然

後問他是否刺傷了他。可是她笑不出。她只是這樣說：

「我不以為有甚麼力量可以扼奪我們的歸屬感，除非我們自己放棄。人人都說自己是被收養的孩子，這是自暴自棄的理由麼？人們要逃避責任時，會有許多藉口。爲甚麼我們只懂得怨天尤人，而去否定自己存在的價值？我們是精神患病了！可惡的功利主義加上自暴自棄，只有把人送進墳墓，這是自取滅亡。醫生，你說我們還能夠老站在十字路口等待別人來牽引的麼？既然人人都那麼悲觀消極，都那麼出世，等待中的率將甚麼時候會出現？在自己還有機會可以幹點甚麼的時候，把自己建立起來，我們的前途，會是一片黑暗的吗？假如我們連對自己所選擇的職業都失去了熱情，我們是真的完了；我不允許自己活在無期的等待中，我從自己做起……」

「我是沒話說……」深沉的目光一直在於陽姿的眼睛盤桓的醫生，終於也開了口，他的嗓音又低又啞：「不過，不要跟我強辯革新自己本身的精神面貌，全面參與社會，便一定能自救救人。人是活在現實的，一切的既成既然是鐵一般的事實，試想又有幾個人會捨近取遠的冒險進行這麼一場必須付出很大代價的鬥爭？時代是個大洪流，而社會則是熔爐，套句俗話，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夫對萬衆，除非是能變戲法的魔術師，何況人人都已到了藥石罔效的地步——」

于陽姿是聽不下去了，不客氣的就把醫生給盆住：

「那麼，病入膏肓的你是唯有等待被剝奪歸屬感，然後把民族尊嚴埋葬掉的？醫生，你甚至可以做隱士，問題是會不會有人同情你的『憤世嫉俗』？」

「爲甚麼這樣針對我？」

醫生的聲音聽起來有點不同了，臉色也變得很沉鬱。于陽姿緩了緩口氣，裝着有點不在乎的樣子，答道：

「並沒有特別針對你。不過，不要忘了你說過『朱暉是華人』的這句話。你我都不是不吃人間煙火的神仙，誰能置之度外？天堂一般的孤島上唯一的居民的處境，誰都能想像。可是，到了今天，儘管人們在高喊突破，並且還鬧得如火如荼，掌握了改造命運及環境的能力的人，當他們在唉嘆自己懷才不遇及時不我與時，雙眼卻仍然只瞧見自己的鼻端。醫生，我們的精神病當真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了吧。」

「我——我的確是沒話說……」像個久病的人

，醫生說得又輕又糊。

「不，醫生，你剛才不是在反駁我嗎？我並非要跟你辯論，我只是有一個簡單的問題：當發現自己乘搭的船破了洞，是設法去修補破洞，還是讓船沉下去？醫生你當然有答案，不是？人們慨嘆自己是養子，還能不爭氣嗎？再說，假如沒有人願意付出一點，我相信連我們這一代也早就站不穩了，你聽過『拋磚引玉』這句話嗎？醫生，這不是說教，你並沒有完全麻木，你有的是良知。我總覺得，做不了率將，當個小兵，也撐了場。我是樂觀的，因爲我生活在現實裏；而在現實生活中，我抓到了實在的東西，我還担心船會沉下去嗎？」

「你純得永遠不受污染，你太天真——」

「不必再說下去，」于陽姿很激昂，上半身不禁朝桌子那方的醫生傾了過去，「我知道你想說甚麼。我躲在這麼個小角落，再努力，也還只是幹了盡本份的事，又何濟於民族大業，是嗎？可是，醫生，我相信精神的感召！我是虔誠的。假如許多人都能盡本份，希望的火把就燃燒起來了。藝術家不玩政治，可藝術家脫離了政治了嗎？」

「你說了太多了。」醫生冷嚴的一張臉居然鬆弛下來了，凝定的雙眼閃起頗詭異的神色；捉狹地挑了挑眉，又聳了聳肩，他抿嘴笑了起來，「願不願意讓我也來乘搭你這艘船？我其實並不想被溺斃啊！」

醫生笑了，還笑得蠻瀟灑蠻好看的。絕頂聰明的醫生態度上戲劇化的轉變，並不令于陽姿感到詫異，誠如醫生自己說的，他充其量也還只是個人主義者，于陽姿自然也笑起來了，「我們根本就同在一條患難的船上，你死我還能活嗎？」她說着，雙眼不經意的溜到攤在桌面上面的報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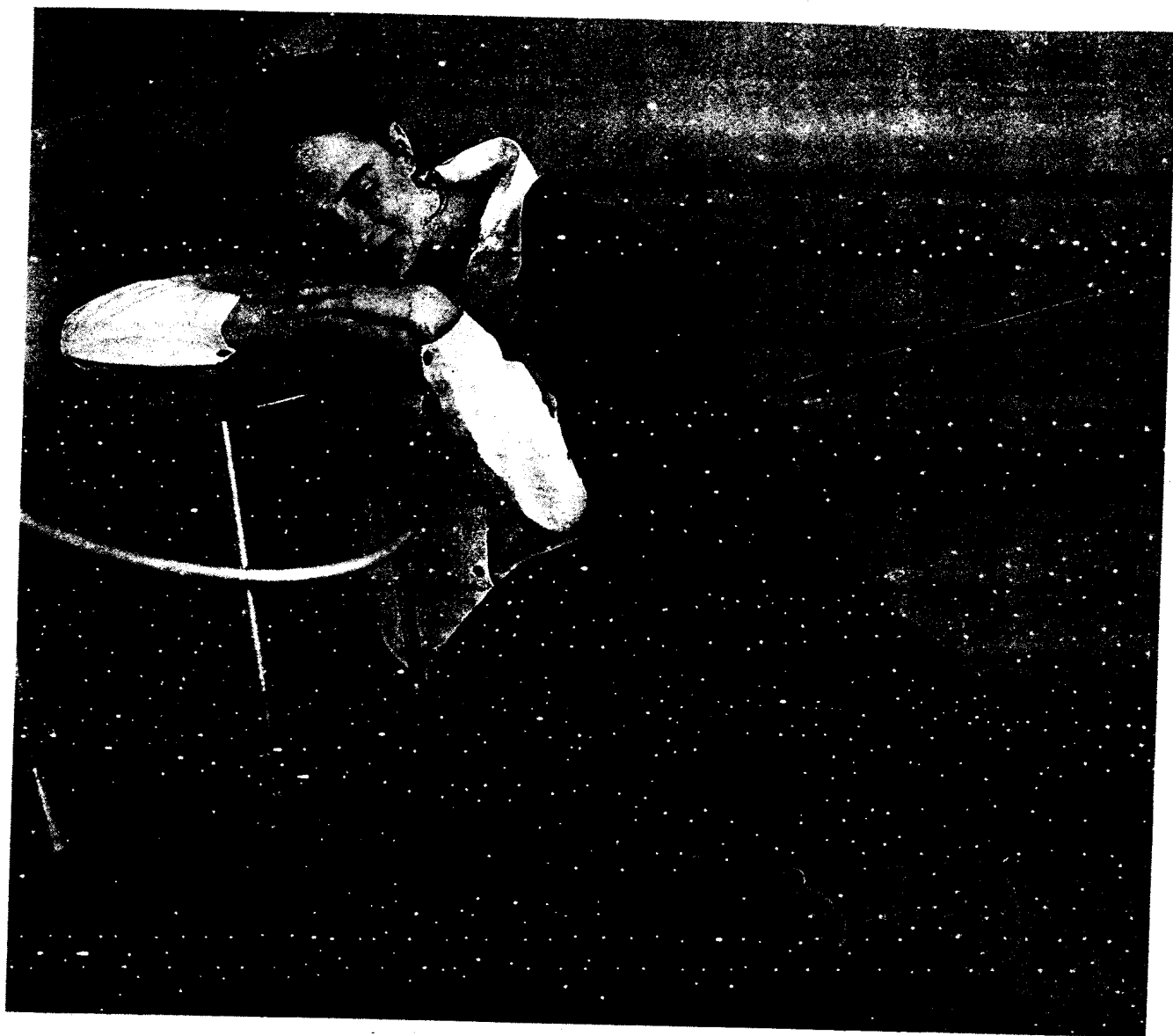
原來是新加坡交響樂團來了。因爲朱暉而噁了舌，她忍不住又吃吃地笑了起來：

「原來是朱暉來了……」

「接受我的邀請嗎？你拒絕我太多了。」醫生笑，站了起來往後退到窗前，把身子靠了下去。雙手統進褲袋裏，微傾着肩，他眉一揚，詭譎地吊了一邊嘴角，「朱暉也許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叫我趕上了一艘不沉的船。」

于陽姿關了水龍頭，用力把口罩擰乾，然後攤展開來晾到鏡子旁的掛鈎上。

這口罩以前在她看來，真不知有多該死的，只要醫生一戴上了它，不只一臉的帥氣被淹沒，同時更令她對這醫生的惡感倍增。只因爲一個人不能沒有工作而工作，懸壺濟世則是能幹的行檔中最寫意而又輕而易舉的，而留在政府醫院裏，爲的是自己



；背道而馳的人，如何攜手同行？大有自知之明的醫生，即令終生也無法越雷池半步，在她來說，會是一件憾事嗎？煙囪霧騰中的千年古潭般的一雙眸子，依然停留在牆上那方雪白的口罩上，于陽姿徐徐地往後挪，在醫生那張寬大的座椅上坐了下來。

「爹娘生了你，養了你，教育了你，並不希望從你那兒得回甚麼。海闊天空任你飛，只要你認為那兒可以找到理想和幸福。假如你覺得這兒負了你，你大可以回去；你隨時可以走，只要你快樂就是。」

「外國的月亮特別圓，娘啊，你莫不是中毒太深了吧？天下竟有這麼開通的東方母親，居然鼓勵自己的嬌女去流浪！」

「少耍貪嘴，在娘面前，你還能躲甚麼？」

「我本來就是娘身上的一塊肉，是嗎？娘呵，這兒是生我的土地，育我的土地，只要我仍然擁抱着我的信念，城市和鄉下到底還有甚麼區別？我的幸福快樂只建築在兌現自己的理想的工作上。」

「不是說那種地方委曲了你，只是怕你捱不了，要失望。再說，女兒家總該有個打算，二十六了，便是連個教娘打了照面便生氣的也沒有，而鄉下地方——」

「娘看扁了我，真氣人！」

「你別嘴皮子硬，不是娘不瞭解你，你以為自己還小的麼！」

「爹——！」

「難得女兒有宏願，我說，你這個做娘的，要生了兒子，准不立業！」

「女兒是我生的，她損了那根頭髮，我都知道。就給回了吧，再等等看，總有機會的。」

「娘說大話了喲，我的理想就在那裏，娘便是看不見哩。」

接獲當局通知的當天晚上，三代，四人，促膝聚談時，太師椅上滿頭霜華的老爺爺當時就是笑眯了一雙眼睛，只管吸他的旱烟管。可她一回了房，老爺爺有若稚童般甜蜜的嗓音，卻穿過了幾面牆，傳入她的耳朵：「便是這樣一個可愛的妞呀，立志早而經年不渝，做起事來絕對有原則，終遂所願。」

這一段對話，在于陽姿腦海裏究竟佔有多重要的位置，真也有點無法衡量；而爺爺的讚許，便是在睡夢中，也教她不禁要摀住嘴巴欣悅地笑得掉眼淚的。

一返抵家園，便着手申請工作。左等右等了整半年，卻被指派到幾百里外的小鄉鎮去，娘嘴裏說是肉痛了，內裏還不是埋怨委曲了放洋的女兒？然而，當時便是有更好的選擇機會，于陽姿也懷疑自己會作任何的觀觀。

整個世界只是一圈兒黃棕黑的小小組合，有若無主孤魂般浮游在盎格魯撒克遜白色的高貴裏的女孩子們，被說了樂不思蜀的，卻也在故國母親的聲聲召喚下，抱着美好的幻想及過度的希望飛回家。然而，十之居九，都大有被哄騙的滿腔怨屈，懊惱，而老是嚷着「回去」，「回去」。事實上，她于陽姿要不是一條心，即使不至於成為當真就又飛越關山，返回那個人與氣候般般嚴寒的「家」的那一小撮裏的一份子，也還不是哭扁了一張嘴巴的？

她深深慶幸自己無需掉眼淚。她想這也還真是她的運氣；假如是教徒的話，她相信自己無疑是上帝特別寵愛的女兒，而醫生則很不幸，上帝忽略了他。

然而，不管怎樣，醫生很可能不復僅僅是個年輕富有而又風流倜儻的上層階級，也許有一天當他挽着她的手時，她會感到驕傲哩。耳根子不期然地熱將起來的于陽姿，視線由口罩緩緩地移向數尺遠的壁鐘上。六點十分。這醫生大概由於出身名門望族，加上天生不差的智能，再湊了一般隱隱襲人的藝術氣質，也還真是儀表非凡的。自己總也該回去打扮打扮——

很緊迫的一陣敲門聲，來自診療所的大門口。不會是醫生吧？又驚，又喜，于陽姿心窩裏掀起了一陣不小的悸動。正要走到窗口去看個究竟，大門口那扇鐵閘，顯然是被人用力推搖了，又發出了噪耳的碰撞聲，于陽姿這才醒轉，那是甚麼敲門聲？

還會是誰啊，她感到有點無奈，卻又一個箭步

奔到窗前，探出腦袋朝右前方大門口那邊望去。

夕陽很美。

然而，誰還能否認這不是一種破壞？衣衫是那樣的穢舊，形容是那樣的孱弱枯槁，而神貌呆滯又惶惶然，便是遠遠的，于陽姿她似乎都清楚地看到了；暮年老漢，左右兩邊兩個稚齡的女娃兒，連拉得長長的三條形狀怪異的影子，也好像顯得特別猥穢。

甚麼個惡作劇？她也還真的無法忍受這種破壞！然而，再無法忍受的吧，她可不是披頭散髮流着淚躲在閣樓裏詛咒全世界的藝術家。瞧吧，便連影子也給人猥穢的感覺；愛情再美，再醉人，也是見鬼的東西呵！于陽姿疾步穿過了長廊，直朝大門口走去。

「……我……我的女人生孩子……」

像隻被厲斥的狗，幾乎抬不起眼睛，眼眶深陷而渾身穢氣迫人的老漢，見來了人，期期艾艾地吐了這麼一句，便一把兜攬住身邊的女娃兒，垂了頭。

竟像母雞庇小雞似的！內心一陣激動，于陽姿不由得就瞧定了在老漢的腰股間伏埋了半邊臉蛋的女娃兒。

五六歲光景，免唇，人中下的牙床畸型暴凸，于陽姿倒抽了口冷氣，問道：

「情況怎樣？」

老漢怯怯地抬起頭，望着于陽姿，楞楞的，顯然是聽不懂她的話。

「你的女人現在怎樣了？」

「……好像很辛苦……」老漢顴骨棱凸的一張瘦臉皺縮成一團，好像生產的女人的痛楚也在噬咬着他的感覺神經。

「孩子出世了沒有？」

「……還……還沒有，好像……好像出不來……」

「多久了？」

「好像……好像很久了……」

「你在那兒？我先打電話召救護車以防萬一！」

「在……在非法屋背後……」

「東區還是西區的非法屋？」

「西區……」

「講清楚，西區那裏？」

「在水塘底下……右……左……左邊……」

「水塘底下的左邊？講清楚一點，附近還有些甚麼？」

「矮青芭……」老漢忽地低了頭，彷彿連聲音

也給壓了下去，就只吐了這幾個字。

老漢卑屈忌怯的神態，看得于陽姿直想哭。然而，生命攸關，她連眨眼的工夫也沒有，不由得就尖起了嗓門：

「好找嗎？」

「……我們是單家園屋……」

「好，你等在這裏，救護車來了，你帶路。我這就去打電話。聽着，你一定要在這裏等候。我打了電話就先到你家去。你聽懂了嗎？」

說完，于陽姿轉身便往回奔。七點鐘，她答應了的，醫生他準會很失望。然而，夕日耀眼的金色長廊上，她奔馬一般躍動的形姿既然不是浪漫的，她還會惋惜這個首次應邀的約會嗎？永恆很可能就在那一刹那的交會裏，但錯失又何嘗不會在那一刹那之間？

于陽姿加速了脚步，連氣也不吭一下。

醫生的豪華宅第建在離城市廿多哩的淡江高原。據說，每一塊磚每一片瓦，都是在醫生那土木工程師父親的監督下砌上去的。醫生每天上班，往返得花整兩個半鐘頭走七八十里路。約好了七點正，醫生應該已在路上，于陽姿否定了電促醫生快馬加鞭前來援助的可能。召了肯定能在二十五分鐘內抵達的救護車後，她火速奔回宿舍，本想向守衛交待一聲，倘若醫生比救護車先抵步，則着醫生前去照應。不想適逢祈禱日，守衛家大門深鎖。

打進出村子必經的唯一路口朝西，蜿蜒迂折，像條蛇似的伏爬開去——對於陽姿來說，這是一條熟悉的路。晴天沙塵漫漫朦朧，親暱地直朝人臉門招呼；雨天，橙黃橙黃的黏土泥和了水，被踐踏得像強力膠，使人寸步難移。約莫一哩外的非法木屋區，那個不再生育就要叫婆婆撞的媳婦兒，就住在這路的盡頭。

咬緊牙齦死命的蹬着腳車的踏板，于陽姿只恨自己沒胆量騎電單車。星際旅行指日可待了，她還是個喝過洋水的，太落伍了！踏着踏着，于陽姿盡在生自己的氣，臉都脹紅了。

落伍啊落伍，近乎虛有其表，就像這被說了發展神速的新村，就像那些一貫被標榜的……越踏越狠，越踏越快，動蕩不安的情緒，在焦憂、匆促及自我怨懟中，水到渠成的作了自然的代入，使于陽姿的思維產生了關係微妙的聯想。

時代向前推進了，社會情狀面狀已改觀，人們的生活，似乎也跟着時代的巨輪跨了大步，一切看來欣欣向榮。當年，當她提着行囊打半島南端跋涉三百哩路前來報到時，看到一切都比想像中的好，確是頗感到意外。

華人聚居的新村，外表看來，經濟情況着實不差，那是勤儉務實又很有經濟頭腦的族人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而終享成果的必然呵，人人都是這麼說的。

可惜一切的表象都是浮面的。家庭電氣化，生活起居都市化，民俗民情現代化，只不過是綉花鞋裹着畸型的三寸金蓮。

「換車啦，新款『得勝』，5 speed，防銹噴射免費，我有相熟的推銷員呀。照行情，你目前這架至少還可以打回六七千，劃算嘛。再說，招徠人壽保險，推銷舶來家庭商品，家教，房屋地皮買賣交割，都做到足，就只差沒代理棺材，豬籠子掉進水，『田園入』的人，又怎能不風光？年輕的銀行職員，揩抹着新出廠的轎車，得意洋洋。

「老弟，我拼命，也只為鋪後路。咱們都是唸過書的明眼人，當今這種光景，教人心寒嘛；時勢不對時，沒錢，往那兒落腳？其實，我又怎敢跟你老弟比？打着光棍的單身漢，居然也申請到了兩間政府廉價房屋；老爹膠園整百畝，弟妹們全都拿了社團會館的清貧子弟貸學金；這村子裏的人，誰不知你『霸道』不過，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再說，要不把握時機，老來又安得蒔花栽草飴養天年？你老弟正值年少，大好世界哩！假如時光能倒流，我斷也不願意落在你後頭啊。」拿了追薪的男教員，鼻頭裏哼着，似在對曾經是自己的學生的青年曉以大義。

時代社會一刻不停地向前挺進，族人的精神狀態卻凝固了，還有甚麼比這種情況更具悲劇性的？她懷疑人們對過去的教訓是否真正有敏悟的能力，否則當人們意識到必須設法解除困境以求生存的時候，精神革命不應該仍然只是個口號。

而呆了下來，她同時也找回了小時候家鄉那印籍勞工賤賣體力的油棕園，以及與它毗鄰的小村的記憶。

地台沒有鋪蓋上三合土的破舊鋅板屋裏，光着一雙腳了赤膊的男孩子，打外頭挑了幾担水回來後，又給還不會走路的弟妹餵食；而女孩子則在灶下忙炊事。毛頭挑水，因加侖的兩隻火水桶，時不時就要拖着地面走；妞兒燒飯，還得搬來小板凳，方能把黑茸茸的飯鍋座上灶圈裏。說了屋子的，沒有天花板，朽剝的亞答葉，一片片流蘇般地墜吊着，風吹進屋裏來時，便是拂呀拂的。而說乃家的，又亂又髒，光着屁股的娃娃鼻涕蟲濡呀濡；打早上到下午，屋子裏盡是哭鬧着，就是不見半個大人的影子。

還有就像這條路的盡頭那個生女兒生到泣不成



聲的媳婦兒，形容枯槁神情瘦累而衣衫襤舊的婦女，仍然像母豬生豬崽子一樣，年頭一胎，年尾一胎。

去國七年，自己完完全全長大了，時代原來進展得像蝸牛爬上滑糊那樣的徒然，而以驕人及勇猛的姿態向前衝刺的時代巨人，也不過是個虛張聲勢的傢伙！她不禁懷疑自己到底還能幹些甚麼？

然而，她不會推諉說那是社會大問題，而自己則是個自身難保的過江泥菩薩。

「教我的媳婦不要生，那你就嫁給我兒子做阿二，替我再生個白胖男孫吧！」

她是怎樣的遭受那媳婦兒的奶奶的辱蔑，卻仍然堅持自己可以證明一個事實；而醫生及醫生口中的那些秀異份子，還能找更好的藉口嗎？她想她是

幸運的；她應該比誰都有更好的藉口——那老太婆就只差沒用沾了尿糞的掃帚對付她——可她卻仍然認為自己絕對不能掉頭不顧。

不是？她又豈能掉頭不顧啊，就像那媳婦兒，不過三十出頭，牙齒鬆了，頭髮也枯了……

連抓住腳車的把手的雙掌都冒了汗，濕濡濡的，于陽姿於是用力收攏掌心，雙腳益發蹬得厲害。

腹大便便的身子裹着殘舊的衣衫，一手挽了個菜籃子，一手拖了個吸住奶嘴跌跌撞撞的女娃兒見牆就靠見凳就坐，那媳婦兒那麼一付連蒼蠅在臉上下蛋也抬不了手去拂逐的模樣兒，是上班的第一個早上第一付映入眼簾而人心驚肉跳的映象。

「大嫂早呀。」

「李姑娘早呀。我是累得走不動了，乘她爸爸去上工，坐他的車尾來……」

不過七點半，診療所裏，上上下下就只見來了一個她。低伏着的眼睛呆然地勾住身邊的女娃兒，也許真箇是累得連抬臉瞧瞧人的一點精力也殆盡無餘，她根本沒有發現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張新面孔。

第二個月，便替她把行六的小傢伙接了下來。那是陰曆元月。閏六月，同年十二月二十四，謝灶的香剛上，她又生了一個。

標準丈母娘的媳婦兒，結婚不到半年，夫婦倆被做大伯的叫到面前，以兄弟早晚分家為理由，便連同老奶奶被攆出了祖屋。新婚不久，泥水匠的丈夫錢囊倒掛也漏不出一個子兒，老奶奶一面聲聲「懸樑去」「投河去」的捶胸頓足，一面探手往瓦枕頭裏邊挖，又典了陪嫁的那個鐲子，連不值幾個錢的銀褲帶也一拼押了，湊了兩三千元，在村子西緣的廢礦地蓋了間非法屋棲身。而作為一個剛過門不久就遭了這種際遇的新嫁娘，厄運打這個時候便開始了。

頭胎是個女的，接下來一連四個，都是同樣的貨色，老太太咒她了：掃把星，沒死用，莫怪我兒子討小的了！

還好，第六胎，也就是替她接生的首次，是個男的。

勸她為自己的健康及孩子的前途着想，把輸卵管結紮，老太太那邊聽說了，卻一壁吼着撲過去抓她頭髮擰她大腿，一壁哭得轟天價響：那沒良心的忤逆，討了大小兩個，年近半百，連個賠本的也生不出。你老公能生，你死貨偏不爭氣，生來生去，兒子就生了那麼一個，居然說不生了！作孽乎？作死乎？吃了豹子胆！生！非生不可！否則這房子你，那些賠本的全給帶去，我兒子再討一個就是了。

於是，這個運整的女人，就又生了一個。孩子出了世，不待剪臍帶倒吊，已經不剩一絲兒精力的她拼命撐起了半截腰身一看，跟着就倒了下去泣不成聲。

家庭計劃諮詢局的官員及工作人員只在會議桌上及辦公室裏工作，她還會囿乎個人的有限能力，而無睹於這項逼切須待進行、但在社會背景、環境及條件的牽制下，卻又是最難艱而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的麼？

她把整個自己豁了出去，不惜犧牲個人的時間逐戶釋導。然而，教人尷尬又氣餒的遭遇卻無時無之。假如沒有甚麼特殊的情況出現，那媳婦兒再度臨盆的日子將在兩個月後。又假如還是個叫做賠本

貨的，大概明年甚麼時候，她還會替這個幾將被掏空的女人再接一個……

圓圓的蓄水池已在望。這時候于陽姿有點氣喘了，便稍稍放進了腳力。

兩旁橫七豎八地交錯着簡陋鋅板屋的這條說了路的泥徑，就快要到盡頭了，那媳婦兒的家就在前邊那棵駝着背的老波蘿蜜樹下。

那老太太待會兒要是給碰上了，少不了又是一番瞪眼吹唇的，于陽姿這樣想着，不知打那家，一隻毛蓬蓬的大黑狗，已無聲無息地竄到她背後，縱身朝她撲去。

喲！突如其來的襲擊，就只差沒摔倒，于陽姿一聲驚呼，連眼睛也不敢稍動，雙腳只管狂蹬，箭一般的把自己投到那媳婦兒的家門前。

于陽姿還沒來得及喘喘氣，正在鐵絲網籬笆下拌鷄食的老太太已經回過頭來了。一瞥着了來人，老太太眼睛裏霎的便泛起凌毒的兇光。

「你來做啥？我的媳婦又還沒到日子！」

「嬤嬤，」仍然跨在腳車上的于陽姿喘着氣，連汗也不揮，便急煞煞地問道：「到蓄水池山麓去，打這兒走，有路吧？」

老太太朝她斜也着一雙細細的眼睛，愛理不理：「這水塘可是皇家的，進出總有人，怎麼沒路？」

「那——嬤嬤，山麓下灌木林子裏的甚麼地方，有一戶人家——」

「怎麼？」老太太截了她，翻起白眼掉開頭，鼻腔頭重重地哼着，「你要叫那顛婆娘別生孩子的嗎？把那個死鬼抓去關了吧！」

「嬤嬤，到底怎麼個走法？」于陽姿把嗓門吊起，粗了脖子，「那女人在生產，有危險，拖延不得啊！」

「賤貨，死了倒乾淨！」老太太嘴裏咒着，倒又是側了臉過來，往自己的背後頭吐了口悶氣，「甚麼事幹不得？那炮打鬼就惹了這身癰！」說着，終於雙手撐住膝蓋站了起來指指點點，「哼，這兒過去，這路就回頭了。你管拐左邊走，是一條小徑，走不失的。不多遠，過小河，路是早走開來的，對正水塘。你管直走就是，左手邊的吧，麻瘋厝一樣的東西，放眼便看見啦！」

老天，這也還是人住的地方？便是貧農家年久失修的豬圈也還被它比了下去的吧。

好不容易總算闖進了村外這處杳無人跡的荒野的于陽姿，一手提着十字箱，一手把住腳車的扶手，心裏頭盡打着問號呆楞起來。

四壁朽椽像歪頂着把大破傘，被老太太稱了麻瘋厝的屋子的四周，有若剛剛遭了瘟，莫說農作物



，便是野生番石榴或野芭蕉甚麼的，也不見一株半棵，只有尺來二尺高的茅草打屋子兩旁茸茸攘攘地展延開來。泛黃帶褐的啞綠草莖兒懨懨而落寞的形姿，銜上了遠處疏落又枯禿的矮灌木叢乾竭的疲乏，在日影已然沒入地平綫下的瘖啞晚風中，兜天轉的一泓濃稠如膠着的流質也似的蕭瑟和寂寥，就這樣顯突地顫漾了開來。天戚戚啊地慘慘，這般光景，即今麻瘋谷，也不至於如斯貧顏，孤寂及悽荒！

于陽姿簡直瞧呆了。

兩口正門窗子給蒙上了看似尼龍纖維袋的東西，而微微開了道細縫兒的大門，視綫能貫穿的，便只是灰渾渾的一片。儘管這時候也不過傍晚六點半左右，可是在大約一百碼外站定的她，卻怎麼也窺不出屋子裏邊尚還有點甚麼個生氣的跡象。

正猶豫着該往回走抑或繼續向前探個究竟的那殺那，「……嗚……嗚……嗚……！」那屋脊傾斜

而橫樑乖歪的破爛鋅板墟裏，卻清清楚楚的爆出了這麼一聲沉惻的嘶嚎！

無異於被陷補後痛苦地舐舔着創口的困獸的嗥叫，這一響也還真不像發自人類的聲音，不但驚醒了懨棲在萋萋草沼漫漫荊叢的近晚黃昏，更震懾了于陽姿那顆原已悸動不已的心！

她呆了半晌，驚魂未定，「……嗚……嗚……嗚……！」又是一聲凌空劈來！

天，果真有人！于陽姿下意識甩了甩腦袋，跟着艱澀地嚥了口涎沫，以圖鎮壓悸動的心跳。

莽莽荒野，驚蟄似的昏鴉，這時候擺起陣，開始拉起教人心寒的破嗓子來了。蒼蒼荒天寒影東剪西掠，于陽姿只感到一股冷颼颼的寒流直朝自己的太陽穴處尖削地逼竄過來，掌心當下便沁了冷汗。

然而，此刻她還會有去懷疑這豬圈也似的破墟是一間黑店的餘裕嗎？一馬跨上腳車，完完全全一

付那被稱了『神風敢死隊』的征戰者的英姿，于陽姿天地不管地一逕朝前踏去。

手挽着十字箱，作着戒備的姿勢，她半弓着身子推開大門。當下，一股中人欲嘔的惡氣便迎面襲來。老天！她屏着鼻息，但雙眼絲毫不放鬆的直往灰霾霾的室內急遽地溜轉。

好一會兒，眼睛適應了室內的光綫，于陽姿這才發現，在正門右側對過的角落裏，一團頗臃腫的東西在左傾右斜的木箱和崩缺的甕鉢等等破爛堆中微微蠕動。

她火速把手探入十字箱中搜出手電筒。在那範圍不大的昏黃光圈內，但見圍邊已脫落而孔洞串鎖連連的草蓆上漬着新鮮的血污，而這當子撐着雙腿攤躺着的產婦已經沒有了動靜，看樣子八成是昏死了。

于陽姿一個箭步，趨前一看，頭髮已經露了出來。

半蹲着身子，她打開了十字箱。大人血壓心跳都令人擔心，胎兒的心跳也弱。她在產婦的臉頰上輕輕拍打了數下，料不到居然還有反應的給半張了眼皮滯緩地閃動着眼珠子。

于陽姿急忙拿出氧氣筒和罩，接上了，便藉着僅有的一道手電筒的亮光，着手替產婦接生。

「用力，用力就行了！推！推！用力！用力！」她把產婦的雙腿架開，大聲地激勵着半闔了眼皮子的產婦。

啲啲唔語，啲乜唔語，那產婦許是聽見了人聲，居然回應似的發出了只在喉嚨頭裏悶住打轉的聲音。〔

「我是來幫助你的。唔——！用力，唔——！就是這樣。快，用力，大力一點！唔——！大力！大力！」于陽姿跪在產婦腳下，上腿緊緊地迫貼往產婦撐起的兩條瘦骨嶙峋的小腿，彎着腰身，兩手抓住產婦的胳膊，像哄小兒拉屎似的，沒命地催促着。

「用力！用力！唔——！用力！」她絲毫也不放鬆，「用力！大用一點！唔——！大力！大力！」

「……嗚……嗚……嗚……」產婦的聲綫卻越來越弱。

真有點聲嘶力竭的了，于陽姿感到喉嚨頭又乾又灼痛。而屋裏的光綫也越來越不濟了，她清楚地聽見自己的心跳。該死的救護車，連醫生也……而就在這一霎，產婦渾身上下突發的一陣不小的抽抖卻攝了她的魂！

于陽姿睜大雙眼期待着，期待着。然而，她失望了！

浴血的潰耗，持續下去，產婦會休克，而胎兒……皮脂腺下熬起了滾滾沸湯，豆大的汗珠兒也開始從每個毛孔裏沁了出來，蒸騰起了烘烘的一身酷燥的于陽姿，那焚灼着的一顆心，卻在嚴寒中顫慄。啊啊，回村子裏叫部車子吧，她正欲轉身起立，「嗚……嗚……嗚……」產婦居然又在推了！

這麼孱弱的身子，竟懷了如此不相稱的大肚子，顯然是患了糖尿病的癥兆，而明顯是病理因素致使過大的胎兒，始終就是見了頭髮。假如有神，請馬上展示力量吧！于陽姿優楞了須臾，之後頓然覺悟，迅速從十字箱裏翻出了手術剪。

只是在她咬緊下唇突着眼珠子正準備動手的那一剎，她又不期然地同時低呼了一聲——好了！

像感恩一樣的虔誠，于陽姿的一顆心當即潤亮了起來。還好，總算還好，小頑皮，既然頭已經給擠了出來，那就加油吧！

于陽姿的確像在感恩，彷彿分娩的是自己本身，眼睛裏居然閃着淚光，而鎮了驚的安釋，利的就在她眼窩裏漩漾了開來。

……加油啊……加油……！不管甚麼錯誤叫你
結了塵緣，大自然偉大的母親並沒有過失——生命
原本是光輝，生命是榮耀，你該奮抗！聽着，小頑
皮，生命原本是光輝，生命是榮耀，你該奮抗！生
命啊……生命，生命是光輝……是榮耀……奮抗啊
奮抗……！奮……抗……！奮……抗……
……

在意識實虛兩相融混後又化解，化解後又再融混的序轉中，就好像過了一個世紀，于陽姿方聽見一些彷彿很實在的聲音。啊啊甚麼聲音？她豎起了耳朵，究竟是甚麼聲音……？

抬起頭，面向的，是一瀉流黑壓壓的飛瀑，一隻隻奇形怪狀的灰朦鬼眼，在飛瀑中朝她眨閃着寒索索的懾人青光，于陽姿一驚，人就像回了魂。——對，蟲鳴，那是蟲鳴啊……！

不錯，那蠻有節奏又饒富韻律的蟲鳴叫得正熱鬧哪，而柔柔的月輝一絲絲一縷縷的打縫隙間鑽了進來，應該是蠻詩意的夜麼。然而，事實上又何異於浩劫後的洪荒啊，連太陽月亮都死啦！一切一切皆陷入那種疲累得教人欲倒撲在自己腳盤上倦暈的低潮，于陽姿那一顆不再狂跳的心，漸爾漸爾由靜而沉，由沉而穩住了，定了。繼而一時也無以言喻的一種深沉的感受，很實在的打她的心窩底滋長了起來。

(待續)

遲到的覺悟

* 江鳥



我摔了摔頭！真希望往事能摔掉。
拿了酒杯，倒了威士忌，真希望酒能麻醉情感！

我學電視劇裡男女主角弄個「閃電結婚」，花了我幾年來所賺的錢！蜜月回來，我千依百順，我並不希望再以電視劇情發展結婚以後的步驟。

可是，我心裡面却同時包含了二個女人。

我曾經自殺，但是，閻王爺不派請帖給我，我的自殺只換來人們的笑話。

我再倒了一杯酒，我希望它真能使我不想，可是，我怎麼也醉不了良心和理智。

我痛苦地握著頭，我想吶喊，但是，我的聲音已經喊完了，我沒有辦法再喊了。

我猛力地槌著桌椅，眼睛突然熱了起來，雙頰

只覺股癢意。

我照照鏡子，我驚訝了！

鏡中人再也不是以前的我，他消瘦，頭髮蓬鬆，紅眼上的眉頭緊緊地擰在鼻上。

她已經嫁人了。

是爲了報復，還是付出了真感情，或者，是爲了名利。

以前，大家公認我們是天生一對，有我的地方，就必定會有她！

可是，我却爲了她自殺？

我結婚，我想她一定像我現在一樣，一定很痛苦，一定用酒來麻醉自己。

我和另一個女人結婚，她不賀喜，我想，她一定恨我，甚至入骨！

她還愛我嗎？

不！

就像我和那女人結婚一樣。不知道爲了什麼？也不知道做了什麼。

我想，應該離婚了吧。

終是，我們又「閃電離婚」。

八個月的日子裡，我享盡了人間艷福。

不過，我心裡的她，還是保持者一定地位。

我想，離婚書一簽，我們又可以舊夢重溫。這個歉，賠不是，我常常都在演。

因此，我不再守。

只要，我真正的她能夠成爲我的人。

然後，我想，天下美女多的是，這個真正的她，有一天，也會膩的，到時，一腳摔掉，我又可以再結婚了。

結婚，我常常都演。

所以，我的人生也要常常在演。這才愜意，才叫快樂。

至於傳宗接代，可以再找一個，怕什麼！

可是，她却結婚了。

難道她不想得到我的名利，或者，變了？

不！

我心裡吶喊，頭腦同時出現二個女人。

紅顏禍水！

一點都不假，我就是爲了女人，才落到這種地步，而且，我會再遭到女人的陷害。

我的酒杯裡出現我的影子，也同時有兩個女人在罵我。

我痛苦！頭痛得像要裂開來！

突然，我腳踏不穩，懸了空！

從五十樓的酒店掉下去！

我握着酒杯，但是酒已經倒掉。

突然，我覺得，生命太可貴了。

可是，已經太遲了。

銀花這女病人

*狂風沙

我踏出診所的大門時，看看腕錶已是中午十二點二十分了。糟了！我心想，快餐店怕擠滿了人吧？果然不出我所料，店裡不但擠得水洩不通，外面還站了十多個等位的人。

外面陽光猛烈的晒得我皮膚熱辣辣的很是難受。我稍一遲疑，終於決定走去街尾那間咖啡屋，吃一客「肯德基家鄉雞」。

一腳踏進里頭，還沒適應室內昏暗的燈光，就見有人猛向我招手，忙定眼一看。天！我忍不住低呼起來，那令我遲了二十分鐘下班的女病人，竟坐在裡頭！我正決定不下要不要走過去時，那叫胡銀花的女人已兩步併三步的迎了上來。

「田小姐，這樣巧啊！去我那邊坐吧！今天我請客。」她的臉雖然還像剛才那般蒼白，但由於興奮的關係吧，泛起了一片紅暈，而她失神的眼睛已有了些少的光彩。爲了不想掃她的興，我只好心軟的讓她擺佈了。

叫了我要的炸雞，我好奇的打量這個半年來令我們診所工作人員頭痛不已的婦人。今天她還要死要活的不肯離去。她一臉焦慮，恐懼的抓住朱醫生的手，聲音嘶啞的對他說：「醫生，我真的很痛苦，很痛苦！我睡不着覺，我閉上眼就好像有什麼東西把我從床上拉起！醫生，這是什麼原故？我不是中了降頭吧？噢！醫生，你不知道啦，我老公恐嚇過我，他說要是我不肯跟他離婚，他就叫人做我降頭。醫生，我現在頭常常赤赤的痛，心撲撲的跳，醫生，我不會死吧？醫生……。」

「妳……是不是覺得我的人很奇怪？」她湊過頭來，把沉思的我拉回現實來。

「沒……有呀！」我勉強擠個笑容，對她搖搖頭說。

她深深的看了我一眼，然後呷了一口手裡的啤酒說：「唉，剛才我真失禮，妳沒笑我吧？我心情惡劣時就是這樣的，笑一場就沒事了，我媽媽對我很失望，說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我弟婦他們更絕呢，不但不同情我，還說我罪有應得！唉，我究竟做錯了什麼？天要這樣處罰我？田小姐，妳不

知道我的故事吧？很多不知我故事的人都誤解我，笑我，在背後罵我神經婆！田小姐，妳要聽我的故事嗎？我跟妳講，只跟妳講，因為我相信妳是個好人，一個明白事理的人，妳聽了我的故事後能告訴我，我錯在哪里嗎？田小姐，妳會聽嗎？我相信妳會聽的，田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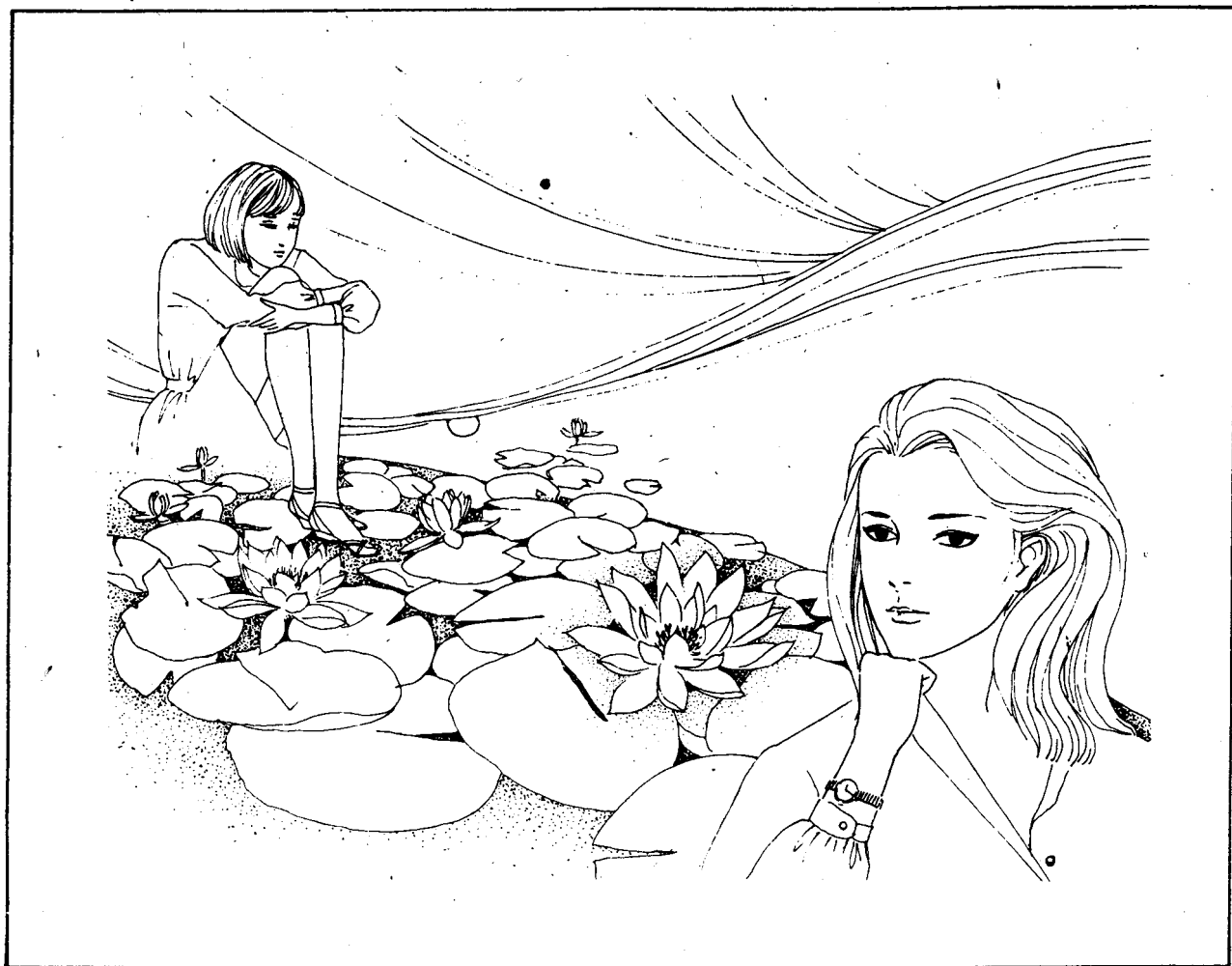
她臉上的表情從起初的平靜逐漸地激動起來，她像抓朱醫生般的抓住我的手。對着一個向我乞憐的可憐女人，我能不震憾的點點頭嗎？以下就是她向我述說的故事：

我出生於一個重男輕女的大家庭。由于弟妹衆多，我這個做大姐的唸完初中就被迫輟學，在家幫料理那永遠也做不完的家務！其實，那時我是多麼的渴望能繼續我的學業呀！然而，想又有什麼用呢？爸媽絕不會答應的！我自小就是個被忽視的女兒，爸媽除了呼喝打罵我之外就正眼也不瞧我一眼。我恨這個家，我恨這個只有工作而沒有溫暖的家，於是我想到了嫁人去來擺脫這個令我厭惡的家。

那時我心目中早已有了人，他就是我十三、四歲就開始暗戀的雜貨店老板的兒子，他叫林大勇。大勇人長得高大英俊，又是鎮裡的籃球好手，所以他是鎮里少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爲了想接近大勇，我最愛上他店買東西；而傍晚也常乘媽媽看不到時，溜去球場看他打球。

在我剛踏上十六歲那年，我開始發覺大勇用異樣的眼光來看我，也許是我早熟的關係吧，他不再把我當着妹妹看待了。他開始約會我，說我漂亮大方，是他所見過的女子中最善解人意的。我那時真的很快樂，很快樂，夢寐以求的白馬王子終於來到我面前向我獻殷勤了，我怎不樂得發瘋？

我們相戀一年多一點點吧，我就暗示他跟我結婚了。大勇那時愛我愛得痴痴迷迷的，怎會不答應？大勇爸嗎？他是個精打細算的鐵算盤！他想兒子結了婚就會死心塌地的留在鎮裡幫他，而又帶來了個不用錢的長期幫手，沒吃虧呀！於是他找了個媒婆去我家提親。我爸媽見林家有钱，討了一筆聘金就把我送了出門。我出門時媽媽也沒哭，像賣了一



條豬般的沒事呢！

婚後不久，我爸爸被公司調到埠里去，於是全家人都搬了去。那時我並不感到遺憾，因為我對家早就不存任何感情。我深以為有了大勇，就擁有世界的一切！我那時的想法也實在太簡單了！

婚後我和大勇如膠似漆的倒過了一年快樂的日子。白天店裏的工作雖繁重，但晚上開了門後就是我們兩人的世界。我們去遊車河，去看電影，去夜檔吃宵夜。大勇很寵我，去那裏都把我帶去，從來就沒試過把我一人丟在家裏。

然而快樂的時光沒永陪伴着我。第二年我懷了孕。由於我沒準備這樣早就做媽媽，心里十分委屈，於是脾氣變得非常的壞。我開始詛咒店務的沒完，怨恨大勇爸吝嗇，不肯多請人分担工作，把我當牛當馬。我也看不順大勇年輕的卡達山繼母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什麼都不用做，就只服侍老頭子一人。大勇雖還很愛我，但是他是個唯父命是從的

孝順兒子，在爸爸面前屁也不敢放一個，不要說替我說句公道話了。

我好不容易才挨到臨盆，誰知吃盡千辛萬苦，生下來的竟是個不受歡迎的女嬰！大勇愛我憐我也沒說什麼，可是大勇爸可不同了，他對我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對我惡聲惡氣，好像生不到兒子全是我的錯。那卡達山婆更加絕呢，不但在我背後中傷我，還公開對我冷言冷語起來。我那時畢竟是個二十不到的女人，自己親娘又不在身旁，有怨無處訴，哭給大勇聽又不受理，我心裏的悲憤是可以想像的。日積月累的怨恨像顆計時炸彈終於在我女兒菲菲一週歲那年爆發，炸毀了我的第一個婚姻！

那時我心情真的惡劣到極點！家公家婆對我不好也罷了，可是心愛的女兒由于身體孱弱，三天兩頭的生病，使我心焦如焚。鎮裏的中醫都看遍了，也不見有起色。我心痛女兒病得皮黃肌瘦，於是提

議把她送出埠求醫。然而，孤寒以及固執成性的老頭子却不准我那樣做，說無謂花那冤枉錢。我據理力爭反而激怒了他，他罵我們母女是敗家精，想敗完他們林家的產業。我那時的怨憤已到了沸點，我對老頭子的無理，大勇的懦弱已忍無可忍，那時我火遮眼吧，指着老頭子就破口大罵起來。我罵了他很多難聽的話，把我幾年來的怨恨都發洩了出來。我闖了禍當然不會呆下去了，我當晚趁家人不注意時，抱了菲菲就離開另一個我痛恨的家。

天下沒有見死不救的父母，我爸媽雖不疼我，可是見我容貌憔悴而孫女又病得奄奄一息，怎不大怒？他們把我母女留了下來。我在一間餐廳裏找到一份收銀員的工作，衣食無憂，於是嘴硬的不肯回家了。那時大勇真的很可憐，盛怒的老頭子要我斟茶認錯才給我回去，而我又硬着心腸堅持要他搬出去住才肯回到他身邊。我們這樣一拖就拖了兩年。兩年的城市生活使我變了很多，我愛上了熱鬧，也愛上了大地方的人。我覺得大地方的男人不但風度翩翩，溫文有禮，而且還學問高深，思想開通，大勇跟他們比起來就顯得土多了；加上大勇不肯離開他爸爸，我對他的感情也就淡了起來。在大勇爸的催迫下，我的同意下，大勇無可奈何的跟我辦理了離婚手續，我知道那時大勇還是很愛我的。

恢復自由身後，我索性把歸我的女兒交了給媽媽撫養，自己一人跑來這裏，在一間酒店幹起接線生來。沒憂沒慮的我倒過了幾年逍遙自在的日子。由于工作的關係，我認識了不少酒店的常客。我是個愛熱鬧的人，當然不會拒絕他們的約會。在他們之中，我最欣賞的却只有兩人。丹尼·葉就是其中的一位。

丹尼是個從新加坡來的推銷員。他的外貌並不怎特出，可是他却有一張很會討女人歡心的油嘴以及一個很會出主意的腦袋。跟他在一起你會給他哄騙的迷迷糊糊以及被他奉承侍候得飄飄然，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是個很懂玩樂享受的人，他雖已年過三十，可是玩鬧起來却贏得像個衝勁十足的少年人！他可以陪你一直玩樂到天亮也絲毫不感到疲倦。他也是個很好的情人，每次從新加坡來時都給我帶來份令我驚喜的小禮物，而他不在我身邊時，他會一天一個電話及一星期一封情意綿綿的長信，使我神魂顛倒的。然而，這段快樂的日子並不維持多久，當我愛他愛得非他不嫁時，他却傷透了我的心！

原來他追求我的目的不是想跟我結婚，而是想我死心塌地的做他情婦罷了！我發夢也沒想到他在新加坡早已成家立室，而且還有幾個兒女呢！這是

他被我迫得緊才透露的。他說結婚不結婚又有什麼關係，那只不過是形式罷了，只要他愛我一輩子就得了。我雖恨他欺騙了我，但他若肯跟他妻子離婚，我還是可以接受他的。可是他不肯，死也不肯，他坦白說他不會為我而犧牲他幸福的家庭的。我沒想到我在他心裡是那麼的微不足道，我恨他，恨透他，我發誓再也不見他了。

跟丹尼斷了來往後，寂寞空虛的我讓另外一位有力的追求者闖進我生活的圈子裏。他叫于天佑，是一間建築公司的董事經理。他人雖長得平凡木納，不是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但他老實，隱重，誠懇，而最重要的是他給予了我女人最需要的安全感。他痴心一片的對我，使我感動極了，加上我那時的失意，我對他不再挑剔了。我知道我若嫁了給他，我將安安穩穩，舒舒服服的過完這一生，雖然會平淡些，但怎也好過那虛無飄渺，折磨死人的愛情生活。我答應了于天佑的求婚，發誓以後要做個安份守己的家庭主婦。然而命運在捉弄我，當我正籌備婚事時，失踪多時的丹尼又出現在我的眼前！

我本以為我跟丹尼早已情盡義斷了，可是丹尼在我面前痛哭懺悔時，我平靜的心境又泛起了一片漣漪！我錯就錯在我對他餘情未了，硬不起心腸把卑鄙的他一腳踢開。我像着了魔般的答應了他的無恥要求——跟他來一次婚前的最後歡聚！我低估了于天佑，我發夢也沒想到他會像偵探般的跟踪我們，從餐廳，夜總會，一直跟踪到酒店來。當我從丹尼房間走出來時，我驚見他頹喪的站在我面前。他沒罵我，只冷冷的瞪着我，瞪得我抬不起頭來的。當我正思索怎跟他解釋時，他對我搖頭嘆息而去！在他離去的那一刻，我暮見他突然間好像老了十年似的，使我痛恨起自己來。我不怪他不肯原諒我，因為我太傷他的心了！加上他是個思想保守的人，他對我怎好，也不會原諒我對他的不忠。

經過兩段多災多難而又沒有結果的愛情後，我對男女間的事情也看淡了許多。有三年吧，我心如止水的過日子，雖然偶而我也接受男人的邀請去咖啡屋聽聽音樂或上夜總會跳跳舞，但我只不過跟他們逢場作興的不付出任何感情。

在我二十八歲那年，酒店來了一個很年輕的侍應生，他叫小汪。小汪雖長得高大健壯，可是却有一張充滿稚氣的臉。我第一次見他就愛上了他的娃娃臉，也喜歡他令人發笑的孩子氣。閒來無事我總愛逗他玩，而他也很樂意的親近我。他是個很乖巧的大孩子，我想吃宵夜，零食什麼的，我只稍為暗示一下，他就立即自告奮勇的去替我買。我那時真的把他當作弟弟看待，有什麼好吃的都分他一半，

有時還請他看場電影或去咖啡屋坐坐的。我下夜班時，他會偷偷的溜出酒店陪我走路回家。

我們就這樣的嘻哈了幾個月，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他給我的第一封情書。我發夢也沒想到他一直在暗戀着我，把我當做女神般來崇拜！理智告訴我，我不能讓他繼續下去了，於是我故意當着衆人笑罵着把情信丟回給他。我沒想到他的臉色會變得那樣難看，他含羞帶愧的垂着頭離去時，我心裡感到一陣絞痛。那晚我沒睡好，夢裡盡是小汪失神的眼睛，漲紅而剎那間又變成灰白的臉。

小汪避了我幾天，當我再見到他時，他滿佈紅絲的雙眼告訴了我他爲我而失眠而痛苦。我搖頭憐惜的問他何苦呢？他激動的抓住我的手，大叫：別笑我！請別笑我！隨即像個小孩子般的伏在我肩膀上哭個不停。他這一哭可把我深深的感動了。我冰封已久的心也被他的淚水所溶化了。他是真心愛我的！他是真心愛我的！我心裡在吶喊着，我爲什麼要辜負他？爲什麼？難道我不能再愛嗎？我的感情終於戰勝了理智，我把小汪緊緊的摟在懷裡。

我又戀愛了！這次我愛上了一個比我小十歲的小汪！年輕，活潑，強壯的小汪使我好像看到了當年的大勇，我似乎又回到我少女的時代。跟小汪在一起我實在太快樂了！我忘了我的年齡，我忘了我是個九歲女孩的母親！我跟小汪去跳新潮舞，去爬山游泳，去郊遊露營！

同事朋友都在取笑我，他們說：小汪不會是戀母狂吧？妳還是小心點，女人最怕的是嫁錯郎啊！反對最激烈的是我媽媽，她苦口婆心的對我說：小汪這樣年輕怎能做妳的丈夫？現在妳還年輕貌美，他迷戀妳，等妳年紀大了，妳就知道了！妳能綁得住他多久？我心裏又何嘗不常常的在警告自己說：胡銀花呀胡銀花，妳不能再錯了，妳已經錯得太多了，再錯就不能翻身了！可是當我想到離開小汪時，他那俊俏的孩子臉以及他那健壯結實的身軀就會出現在我眼前，使我下不了決心。我一發不可收拾的感情使我不顧一切，我決定接受小汪的求婚。我對自己說：我何苦爲了那未知數而犧牲這千載難逢，刻骨銘心的戀情呢？我已泥足深陷，我已不能沒有小汪了！

我跟小汪結婚後，夫唱妻隨的倒過了五年愉快的婚姻生活，直到我懷了小女兒小麗爲止。小汪一直不喜歡小孩，所以也不想我生；可是我是女人，女人怎會不喜歡孩子呢？我決心要趁我還年輕時替小汪生個孩子。我瞞着小汪懷了小麗後，他發覺後雖不說什麼，但我知道他十分不高興。我以爲孩子出生後他就會明白我爲他傳宗接代的苦心。唉，怪

也怪我懷了孩子後脾氣不好，他見我煩，整天黑着臉不愛說話，下了班也不再按時回家了，質問他，他就說去朋友家打牌喝酒。我是生下小麗後才開始懷疑他的鬼崇行動的。我不查猶可，一查之下可真氣得我七孔生煙！原來小汪竟跟酒店舞廳裡一位叫茶蒂的舞女打得火熱的！當我怒氣沖沖的向他與師問罪時，他却誓神劈願的矢口否認。我那時苦無証據，而小汪已不是那個對我唯命是從的小丈夫了，我只好啞忍了。

自那次以後，小汪整個人變了，對我不理不睬的，後來他竟藉口小麗吵他睡覺，沒得我同意就搬了去宿舍住。我那時真氣得夜夜失眠，我發誓非把那帶壞我丈夫的賤女人毒打一頓不可！

有一晚我得到消息小汪與那賤女人在海濱公園出現。我趕去時果見他們倆在公園暗處摟摟抱抱的，親蜜極了！我那時怎不妒火中燒？於是我脫了雙高跟鞋，撲前去就狠狠的打了那女人幾下，把她打得依哇鬼叫。當我想再給她幾下時，小汪劈手把我的高跟鞋搶去。我那裡會就這樣作罷？於是一面罵一面趨前去跟那臭女人扭打。小汪也真狠，竟幫着那女人把我推倒在地！我憤怒的也不管這樣多了，高聲的罵了很多難聽的話，把公園裡的人都引來圍觀。小汪羞得怒得生蝦般跳，拉了那賤女人就走。我萬萬沒想到小汪會變得那樣絕的，那晚我委屈的一直哭到天明。

自那晚後我們的關係弄得更僵了。小汪好像忘了他還有這個家，我三番四次的上他宿舍找他理論他都避而不見。後來我得到消息小汪和那女人竟然同居了！我趕去他們的住處鬧時竟給他們倆聯手把我打得遍體鱗傷！小汪已不是那個聽話的小汪了，他變得連我也不認識了！我不甘心六、七年的恩情就這樣了斷，所以我死也不肯離婚！只要我們還有一紙婚書在，我還是有一絲希望的！畢竟我還是很愛小汪，真的，只要他浪子回頭，我還是可以原諒他的！可是……上天要我等到幾時呢？

胡銀花說完故事時已一連喝了三大杯啤酒了。她沒有哭，可是她那對悲哀欲絕的眸子却深深的搖撼着我！唉，一個爲情所困的女人，她已經不能自我了！其實，她這樣固執，執着又有什麼用呢？只徒增痛苦罷了。她所愛的人已棄她而去，要他回頭，看來已經沒可能了！

在返回診所的途中，我覺得胡銀花實在太需要朋友了，而我以前對她實在太沒愛心了。我暗暗的對自己說，以後我不但好好的去待她，而且還要說服診所的人對她另眼相看呢！好讓她知道這世界上除了冷酷無情之外，還有溫暖的一面！

春蓮

* 狂風沙

春蓮一面洗衣服一面壓低了嗓子詛咒着，她罵主人家食言，見工時，明明說好買架洗衣機給她用的，現在却推說洗衣機洗衣服不乾淨的否決了。她想：他們以為買了洗衣機我就沒工做吧？沒工做？天！我一天要準備一家七口的三餐，澆那整百盆的花花草草，掃地抹窗，現在還要服侍那隻剛買回來的日本狗呢！想到這裡，春蓮激憤得有立即辭工不幹的衝動。

「阿蓮啊阿蓮——」主人婆尖銳的聲音從客廳傳來。

春蓮壓惡的皺起眉來，心想：那死肥婆又找我麻煩了！她真想對她來個不理不睬，但想到她畢竟是每月發薪水給她的女主人，於是儘量聲音自然地應道：「我在沖涼房洗衣服啊！」

「妳出出來，波比又在廳裡大便啦！好臭啊！妳快出來洗一洗！」

「去你媽的！」一股怒氣從她內心湧出，春蓮出力的把一件搓洗好的褲子扔進面前裝滿清水的塑膠盆裡，於是水花濺得她一臉一身的。

好不容易的，她才壓制住心裡的怒火，走出廳去。廳裡，主人婆正舒舒服服的躺在沙發上煲電話粥，而那隻全身白得沒有一根雜毛的波比正溫馴的伏在主人懷裡。掩着鼻子，春蓮蹲在地上又抹又洗的，突然，她瞥見那天殺的波比正昂起頭，兩隻烏溜溜的眼珠正得意洋洋的瞪視着她，好像在監督她工作似的。她恨不得一個箭步衝前去，把這隻狐假虎威的畜牲拉下來打幾掌出出氣。

主人婆出外時，春蓮正在後院晾晒衣服。她好像接了個緊急電話就滾水燙腳似的開車去了，連屋外的大鐵門也忘了關。春蓮一邊罵一邊走出去關門時，見波比正東聞聞，西嗅嗅的徘徊在門外。

「波比，你想死啊？出去？」她厲聲叱道，眼睛惡狠狠的盯着牠不放。波比不甘示弱的舉起頭來向她猖獗的吠了起來。他們就這樣對峙了一陣，忽然春蓮眼珠一轉，心裡頓時有了一個計較。她門也不關了，急步的走進屋裡去。

「波比，來！」手拿着一只香噴噴的雞腿，春蓮笑盈盈的向波比走來。波比一動也不動的伏在地上，眼睛露出疑忌的光芒來。春蓮耐心地引逗着，她不相信這隻貪嘴的小狗能逃出她的手掌心。果然不出她所料，波比最後還是抗拒不了那令牠垂涎三尺的雞腿，搖着尾巴迎了上去。正當波比歡天喜地

的低頭咬扯着雞腿時，站在背後的春蓮忽然張開手裡的麵粉袋，迅速的向牠兜頭罩下。可憐的波比，連掙扎都來不及掙扎一下，就給春蓮一腳踢了進去，跟着袋口已被綁得緊緊的。

◆◆

◆◆

◆◆

挽了一只籃子，春蓮來到了一間破舊的山芭屋前。

「三姨呀三姨！」春蓮張開響亮如鑼的喉嚨，叫起門來。

一陣狗吠聲從屋後傳來，跟着就沖出兩隻雄壯兇猛的大黃狗，牠們張着滿口白森森的利牙，對着毫無懼色的春蓮吠個不停。

「多利，寶利，想死吖！我也不認得？打死你們！」春蓮厲聲的把兩隻如狼似虎的狗喝住了。這兩條狗可是她一年前帶來這裡的，牠們就是花了灰，她也認得。

「阿蓮，妳又給我帶來了什麼了？貓啊還是狗啊？」一個半白頭髮的婦人滿手泥土的從後園走了出來，淡淡的問。

「那隻整天在屋裡大小便的日本狗囉！我真沒牠辦法！每天服侍牠三餐，替牠洗澡已夠煩了，還要替牠抹屎抹尿，真要我的命！」春蓮恨恨的把麵粉袋從籃裡提了出來，重重的扔在地上，把裡面悶了半天的波比整得哼哼慘叫起來。

「這樣名貴的狗，妳把牠弄來這裡？我可養不起啊！」婦人微蹙起眉來，一臉不樂意的。

「管牠什麼名貴狗，來到這裡什麼都得吃！牠沒得吃時，我看牠連大便都吃呢！」

「唉，阿蓮，不是我說妳，妳這樣做會不會過份了點？什麼事還是適可而止的好！妳出來打家庭工也有八、九年了，妳自己算算，總共換了多少個主人？妳的脾氣要改啊……」

「好了，好了，不要說了，東家不打，打西家，我才不管這樣多呢！」春蓮臉色一沉，話一說完就扭着屁股，頭也不回的走了。

她可真的要趕回去了，她等會還要回家煮飯給她的老爸爸吃呢。真倒霉！她一邊走一邊心裡滴咕着，給她送來一隻這樣漂亮的名種狗還給她數說一番！過份？有錢人憑着幾個臭錢就把人欺，不把佣人當做人就不過份嗎？突然，她想起她死去的媽媽，她忠心耿耿的替她主子打了十多二十年的工，然而，她得到的又是什麼？當她年老力衰時，她主子

竟不念多年賓主之情的把她辭退了，以致她鬱鬱而終。有錢人就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她憤氣難平的罵了起來。突然她想到自己何嘗不是把自己最好的時光賣了給這些人呢！她不禁黯然神傷起來。

◆◆

◆◆

◆◆

「姐，妳昨天又責備爸爸啦？爸爸這次又怎冒犯妳啦？」春蓮剛踏進院門，秋蓮就從裡面竄出來，凶狠狠的瞪着姐姐罵道。

「爸爸說我打了他，罵了他嗎？」春蓮不屑的撇了撇嘴，一副漫不在乎的樣子。

「我回來爸爸就哭，我問他，他什麼也不說。爸爸哭得這樣傷心，一定是妳傷了他的自尊心！他是個有病的人，行動困難，打爛東西是難免的，妳難道不能體諒他嗎？」秋蓮眼都紅了。

「這次他可不是打爛東西，他拉肚子！把裡裡外外弄得又臭又髒！多少次我叫他不要拿雪櫃的東西來吃，他偏不聽，以為我不給他吃！好啦，肚子吃壞了，累到誰？還不是我！」春蓮眉毛一皺，嘴一歪說。

「三姨說她昨天送來一碟雞肉給爸爸吃，他是吃那碟雞肉吧？」秋蓮冷笑道。

「就是那碟雞肉囉！」

「妳為什麼不揀些瘦的，弄熟給他吃？雞肉是給他的，妳不給他吃，把它放進雪櫃裡，他怎甘心？他可不是什麼都不知的老懵懂啊！」秋蓮怒得雙眼似要噴出火焰來。

「我是為他好才不給他吃的。那碟雞這樣肥，他肚子怎受得了？」春蓮漲紅着臉辯道。

「妳不是留給自己慢慢吃吧？」秋蓮撇着嘴不屑地說。

「妳什麼意思？妳的意思是對我爸爸刻薄，把好的東西留給自己吃？好啊，既然妳這樣想，既然妳那麼孝順爸爸，妳就把他帶回去好好服侍吧！我看顧了他這樣多年，早就受夠了，該輪到妳了！」春蓮臉色驟變，高拉着喉嚨對秋蓮吼。

「妳明知我家婆不會答應的！」秋蓮皺起眉頭來。

「不答應也要答應！難道爸爸妳沒份嗎？妳年紀小小就急着嫁人，把長年累月生病的爸爸扔下給我！我也要工作呀！每天在外做到半死還要趕回來給他煮兩餐。妳是他的孝順女兒，妳有煮過半餐給他吃嗎？」春蓮越想越覺得吃虧，聲浪也越大了。

「妳不是不知道我放工回家還有大把家務做，我不但要服侍家公家婆，還有一大班小叔小姑要照顧！」秋蓮苦着臉說。

「我知道妳有大把藉口！這樣妳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不理爸爸了！」春蓮尖酸地說。

「我不理爸爸嗎？我每月除了給爸爸伙食外，

不是多給妳五十塊照顧爸爸嗎？」秋蓮抗議道。

「五十塊？五十塊就把爸爸交了給我？好，從這個月起，我每月給妳五十塊，妳現在就把爸爸帶走！」春蓮臉色駭人的指着妹妹厲聲道。

「妳分明故意為難我！」秋蓮怒道。

「我不是故意為難妳，我是為我自己打算。我跟肥仔就要結婚了，結婚後肥仔說不想跟爸爸住在一起。我本想遲一點才跟妳說的，現在既然提到了，我就跟妳講清楚吧！」春蓮偷偷瞟了秋蓮一眼，眼睛露出極其狠毒的光芒來。

「只要妳堅持，肥仔會不聽妳的？況且他家裡也沒有人，多爸爸一個也絕不成問題。」秋蓮滿臉疑惑的瞪着姐姐。

「我為什麼要做惡人？我不想人家說我欺負他。」春蓮的臉冷得可以削下一層霜來。

「那我去求他好了！」

「他肯我也未必肯！我說我已受夠爸爸了，我想嫁人後過些清靜的日子！」春蓮斬釘截鐵。

「妳真的忍心不要爸爸？」秋蓮心中一沉，臉色蒼白。

「妳不是想我嫁不成，做一輩子老姑婆吧？」春蓮冷笑道。

「我每月多加妳……………五……………十好了……………」秋蓮咬了咬嘴唇，苦澀地說。

「妳以為我發錢寒？有錢什麼都肯？」春蓮雖大聲，語氣却軟了許多。

「算我求妳怎樣？看在死去的媽媽份上，妳就大發慈悲繼續照顧爸爸吧！爸爸以前雖對妳不好，但他也養過妳呀！妳怎可以……………」秋蓮聲音都哽住了。

「好了，好了，算我怕了妳！不過妳說話可要算數啊，爸爸可不是我一個人的！妳既然肯出錢，那我只好多費點神了。誰叫我命苦啊！」春蓮裝得一臉無奈的。

秋蓮垂頭喪氣的走後，春蓮得意的從內心笑了出來。她怎不呢？她只略施小計就把聲勢汹汹的妹妹壓了下去，還無端端每月多了五十塊呢！其實啊，肥仔早就答應她結婚後搬來跟她和爸爸住的，可笑是她妹妹竟懵然不知，給她狠狠的敲了竹槓！哼，我春蓮是這樣好惹的嗎？她心裡冷笑着。忽然，她想起了主人婆來。等下她回去可要好好的應付她啊，千萬別露出馬腳來，她怪也只能怪自己疏忽，出外時沒把門關好，我當然一口咬定我晒完衣服出來波比已不見了。這種謊她已不知撒過多少次了，包不會「穿煲」的。當春蓮想到主人婆回來不見了波比急得直跺腳那副模樣時，她忍不住哈哈的笑了起來。

離婚記

* 荒野狼

我和素清終於決定離婚。

我們已經沒有談話的餘地。這個家，除了成爲一個晚上回去睡覺的地方，對我已經不帶任何意義。我想，長苦不如短痛，這個決定是遲早要做的。

素清愣了一下，接着失去控制地叫起來。她嘶道：「好啊！我就等着你說這句話，我苦也受夠了！我那裡做錯了？你要這樣對待我？這些年來服你侍你，我幾時怨過你來？現在我老了你就不要我了，天下有這麼便宜的事？」

好了，我和她再也談不下去。每次都是這樣，我們之間誰先開口都一定要吵架。

小全在房裡睡覺，我不想吵醒他，我拾起一旁的報紙看。

素清哭了起來，她說：「算我看錯了人。當年如果不是給你騙了，怎會有如此地步？」

我皺了眉頭，放下報紙道：「你說話小心點，當年都是心甘情願的，怎麼說我騙妳？」

素清又開始潑辣，她叫：「你騙了我的身，你騙了我的婚姻，你騙了我的青春，這還不是騙嗎？我跟你做牛做馬這些年，我老了你就玩厭了，你要離婚，要離就離，有這麼容易的



事嗎？你以為我是什麼便宜貨？」

夜已深，我真擔心驚醒小全，還有隔鄰。我說：「你要什麼條件，你儘管開出來。」

素清沒答，怒目瞪着我。稍息，她以手掩臉逃進房裡嘩啦地大哭。我在沙發坐一整夜。

局勢弄成這樣，我不知誰能負完全的責任。我二十歲結婚，素清那時仍是個柔順活潑的小姑娘，當時只覺得兩情相悅相愛，就不顧一切的結婚了。父母親當然反對，一來我那時才廿歲，剛出來社會工作不久，父親說我經濟基礎沒有打好怎麼養家？二來我在家排行最小，却是兄弟姐妹中最早結婚的一個，在父母古老的思想中是怎麼也不能接受的。為証明我的能力，我和素清在外面租房住下來。

提到我的早婚，我不能不提到我自己的家庭。自我懂事以來，父母的感情就不佳。是什麼原因我不知道。父親總認為是我們拖累了他。他常說沒有我們，他生活就不會過得那麼苦。於是，我們兄弟姐妹都是很早就輟學，父親認為唸書是花他的錢，他說他寧願把那些錢放銀行去。我想，當年他們如果實行家庭計劃，那我也不必生出來了。

我太需要家庭溫暖了。素清是我高中同學，畢業後，她跑去唸簿記，我則進入一間洋行工作。我們仍有來往。爲了我，素清放棄她唸了一半的簿記和我結婚，這一點我是欠她的。

小全第二年出世。一家三口，單憑我微薄的收入是艱苦一點。因為是我的選擇，我沒有怨言。倒是素清的脾氣，生了孩子後變得很暴躁。我不知是否所有的女子婚後都變得如此，我的母親也是這樣。我白天在外工作已夠辛苦，回家後還要收聽素清的埋怨和牢騷，我說她幾句，她就打罵小全出氣。她愛說：「是我命壞，今生服侍你們父子一輩子。」

時間越久，我越發覺得和素清有了距離。我開始疑問自己，當初結婚，是真的和素清相愛，還是爲了逃避家裡？我開始不敢肯定自己。我不敢承認，我已經不愛素清了！

岳父次天在放工時間到公司來找我。他神情不悅，劈口第一句就說：「男人在外逢場做戲是常事，但你要跟我女兒離婚，太過份了吧！當年看你窮小子，我也不嫌棄你做我女婿，現在你有了一點小發達，我們家就算對你沒有情總也有點恩吧！」

我苦笑。首先我並不如岳父所懷疑的在外頭有新相識。我也不是忘恩負義那種人。只是，我能爲了感恩，而欺騙自己的感情，而令大家都痛苦嗎？我不得不對岳父透露，素清生了小全後就不肯和我同床，她又愛疑神暗鬼，總認為我在外面養了情婦，雖然我告訴她有時爲了加班或應酬遲歸是免不了的，她就疑問加班的薪水爲何沒有交給她。我們是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鬧。夫妻間應有的歡樂與甜蜜，都由此被破壞了。

我盡量不得罪岳父，許多事我都沒說。就算我說了，那也不過是片面之詞。岳父臨走忿忿地說：「張家世代沒有離婚的夫婦，你不要做出令令我女兒丟臉的事情來。」

但我主意已定。我與素清早已沒有夫妻之實，徒留夫妻名份又有何意義？我只要求單獨過日的生活，對這人生我已不再太苛求。

回家，素清用敵視的眼光瞪我。她說：「這間屋子是我父親出大部分錢買的。」她說的沒錯，我不待她說完就接下去：「我搬出去。」她眼欲奪淚。我說：「銀行戶口的名字，你可以繼續擁有。」她冷笑：「哼，天知道你另外有多少用你自己名字的戶口。」我不答。到這個地步她還不信任自己的丈夫，我何須再辯？

「不答就是默認。」她說：「那小全？」

「他可以跟你。不然我給母親帶。」

「贍養費？」

「妳說。」

素清這時哭了起來，她說：「你以為有錢就可以買到一切？你以為錢可以解決一切？」

她哭得那麼楚楚可憐，我想起新婚時她的溫柔，一下子我有站起來走過去拍撫她肩膀的衝動，我吸一口氣制止自己。

她不斷的哭着。今晚無論如何是再談不下去了。我站起身走入自己的睡房。

我想，再也不能感情用事了，得去找一名律師來。我已決定放棄一切，她要的什麼，我都可以給她。金錢，感情，都不能給我快樂，我只想無欲無求無聲無息地安靜過活下去。

小全，有一天長大他會明白的。但願他和他將來的妻子快快活活相敬相愛地過其一生，不要再走我和素清走過我父母親所走過的路。



小鎮歸來

* 飛簷

巴士拖着長長的身子，駕離亞庇市已略有一段時間了。

此刻，窗外聳入雲霄的大廈也由這一片青蔥的綠意取代了。

這一段路上，他都是在一頓一落，昏昏欲睡的情況下渡過的。昨夜一夜失眠，也難怪他一上車就頻頻打瞌睡了。他一向處事淡定，天大的事情也難教他略變臉色，而此次他竟會為回歸故鄉激動得徹夜難眠，實非一般人所能明瞭的。

車子為了散避一隻大意的狗，硬生生的在大路上停下來，車身也因而重重的搖晃了一下。這一頓之下竟把他給頓得睡意全消。他擦一擦眼睛，把頭伸出窗外，想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然而他的視線却給天邊隱隱雲海中的中國寡婦山吸引着了。

巴士又開始啓程了，有人在咒罵着，而他却長歎了一下，他實在捨不得亞庇這塊繁華的土地和這座傲視東南亞的山峰。當然，還有很多很多他捨不得的事物，但，他終究還是離開了。

那年他來亞庇時，就憑着曾經是初中畢業生的資格，便在報館當起一名小小的排字員來。

那一段時光是他一生中最困苦的日子，至少對

當時的他來說。淡薄的薪水，昂貴的生活費，曾經教他幾度徹底的頹廢、沮喪。縱然他富有的雙親不斷的勸說他回去，但他始終不肯回去，更不願意接受他認為是雙親捨施給他的錢。同時，為了避開雙親和親朋戚友的耳目，他更三番四次的搬家。

若干年後，他勤奮的工作表現博得了上司的賞識，也因此而被連連調職和加薪。兩年前，報館的編輯舉家移民加拿大，他便抱着忐忑不安的心，前往自薦。他相信憑着自己的經驗和意志，絕對能夠勝任。結果，果然就憑着這兩點，他取得了這份夢寐以求的職位。

漸漸的，道路兩旁出現了用木蓋成的臨時攤子。魚鱗櫛比的攤子上皆擺賣着形形色色的土產，有水果、蚌螺等等。當他眼光接觸到那一排列綠油油的椰子時，他不由得想起小鎮上生長得異常茂盛的椰林。由於水土氣候的協調，椰子樹便順理成章的成了小鎮上的特產。

他尚清楚的記得，在他母校的右邊，有一片大椰林。每當他和同學們逃課時，總是藏匿在那兒。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整整八年了。眼前浮現出了一張輪廓分明的臉，那是從前的他，一個有着一雙粗眉大目，傲氣不羈的少年。

那時候的他，總有許多的不滿。他不滿父母要他循着他們建造的軌道而行；他不滿學校古老的教學方針；他不滿於一切一切，於是他便把一肚子的气發洩在校園裡。

他開始領導一群學生，一心一意和校方作對。當學校施行一項措施時，他們便唱反調；對於學校的校規，他們往往背道而馳。那是個荒唐的時代，同學們見到他就像見鬼一般，連校方對他都有幾分懼意。至於他所以能夠逃過被開除的命運，完全是因為他父親是學校的董事長，而且每年都捐不下數萬元給學校的緣故。在他邁入十八歲的那一年裡，他首次意識到充當英雄只是一種累贅；一種毫無結果的行動。每一天對他來說都是一個等待，於是他毅然拋下了他未完成的高中學業，遠赴他鄉了。

一片椰林呈現在眼前，他不禁有點激動。倘若仲明不會到他辦公室找他，或許他這一生都不會回來了。想到這裡，他私下非常感激仲明。

一個月前，仲明突然出現在他辦公室裡。仲明是他中學時代的同學，一向都很少和他來往，完全是因為當時他名聲極壞，所以沒有多少人肯和他結交為友的緣故。

仲明的突然到訪，確實令他有點措手不及。然，他多年的處事經驗教他隨即變得泰然。他招呼仲明坐下後，便道：

「假如我沒記錯的話，你就是李仲明。」

「真想不到八年後你仍記得我這無名小卒。坦白說我這番到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談談。」仲明推了推他那副黑邊眼鏡，一臉的嚴肅。

「哦？」

「我目前正積極的聯絡一些舊同學，希望他們能回母校効勞。也許我並不應該來打擾你，你的事業可以說正進入情況，而我却冒冒然要你回去當吃力不討好的教員。但我還是希望你慎重考慮，因為這是關於母校生存的問題。」

「我並不計較工作的問題，只是我對母校已毫無留戀，我很抱歉不能幫助你。」他攤了攤兩手，一臉無奈。

「我一直都知道你對母校有偏見，也許母校真

的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但我希望你把過去的一切都當着過眼雲烟，好嗎？」仲明期待着，又接着說：

「你以前不是說過要改造母校嗎？母校目前正缺乏有為的人去重振校風，你難道真的不願為母校作出一點滴的貢獻嗎？」

「…………。」

經過一個星期的深思熟慮，他終於想通了。儘管他多麼痛恨過去，但這一切無論如何都誠如仲明所說，成為過眼雲烟了。當年錯的原是自己，此番不論是贖罪或貢獻，他都要回去。

巴士到了站，他付了車資，隨即截了一輛計程車。

車子抵達目的地。這是個他極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眼見校園內花木扶疏，已不再是昔日只得一片青草的情景了。八年的時間能夠改變一切景物，却也能夠改變一個人的心思。

來到了校長室，他向內望了望，只見年邁的校長正埋頭在案上一堆信件中。猶疑了一下，他還是敲了敲門。

校長抬起頭，望見了他。

有一段時間的沈默。

「校長，這幾年來還好吧？」還是他先打破了沈默的局面。

「你有心了。我實在意想不到你會回來，請原諒我剛才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校長臉上隨即顯現出慈祥的笑容。

「我聽說學校目前正嚴重缺乏教員，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哎！這幾年來學校裡的教員退休的退休了；走的走了，結果只剩下我們這幾個老骨頭在硬撐着大局，哎！」校長重重的嘆氣，又道：

「如今，我們極需要你們這群有幹勁的青年人來為母校創造出一個春天來！」

「校長，我發誓我一定全心全意去引導莘莘學子；我一定不會辜負母校對我的期望。」

每一個從他口中溜出來的字此刻都成了一個個的希望。

他輕輕的告訴自己，叛逆的時代已過去……。

家毅手記

婚禮

曾經到過一個婚禮，喜氣洋洋地聚滿了人。喜事總却像喪事一樣，往往比起平常的日子誇張了一圈，都有一種不真實的不安感。我們的新郎有沒有穿馬褂倒不太記得，但是唇紅齒白令人誤以為他粧過胭脂。他身上配掛了一枚彩球，是粉紅色的，跟隨他的行動而微顫抖。禮服則是，黯灰近黑的顏色。他身旁又站了另一人，亦作了同一樣的打扮。誤看會以為是，鏡內他自己的影子。實却不然，這另一人的臉型較稍微方長了一些，並且唇上留了一抹亮黑的鬚。如此二人，二個新郎，二個粉紅彩球，正混淆間，眼下留意過索尋他們喜事裏的新娘，我却醒來了。

衣否

在唱片行裏看見的硬照或唱片封套，衣否有若正知憂愁，不食煙火的天人未降。令人真担心若如此單靠美貌，不知如何能夠持久。萬幸萬幸，當他走向舞台上時一下便落了風塵——比印象中高大許多，肥胖一點。腳步是略拖着地走，只離開街上乍見高材生的形像不遠。

那晚他在倫敦先彈了蕭邦某波蘭舞曲和某奏鳴曲（喪曲），未覺輕盈悲涼，倒覺硬沉震動。又略略感到方剛血氣，倒是第一次聽到這麼四方形的蕭邦。下半場彈的是蕭曼和頗可非。漸漸眾人收斂了咳嗽呼吸，隨着「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幾段場合，或靜或亂，或喜或悲地流水一般地追游下去。他快速不齊的手指，神來按下我們聆聽着的千頭萬緒。明明冥冥間，許多事情都發生過了，無數重歸一束，一束重歸一點。衣否彈畢時，空間寂靜地停留了幾近十秒，聽者才傳醒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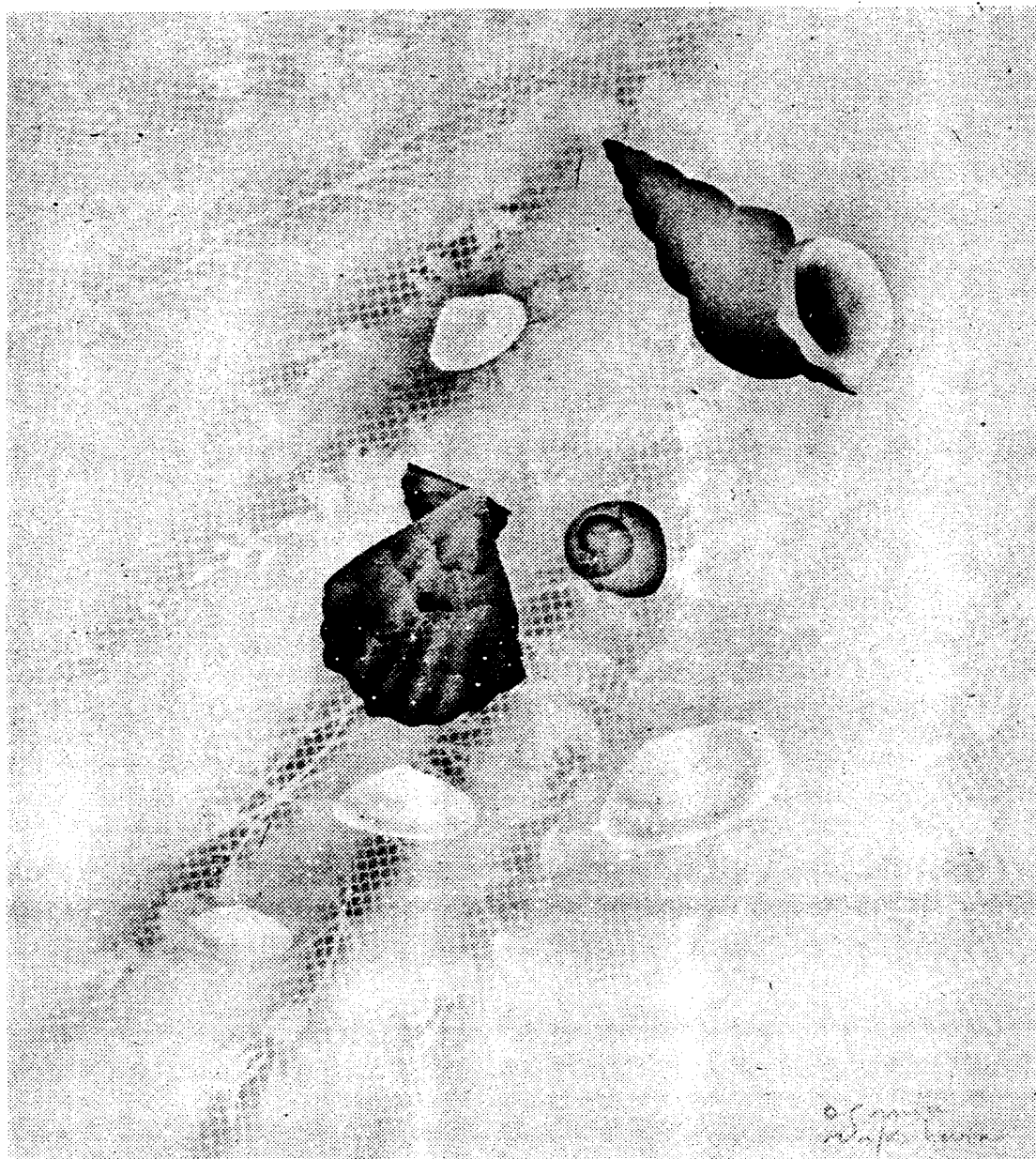
郵票

方幾乎每到一處都寄來一二短簡。若作浪漫想，我們之間的交通，原是无臭无形的思念，如今借託了紙張和文字，僥倖地可以傳達，可以收集起來。而我總是瑣碎地，痴心地，貪而無厭地細察每一枚貼在角落的郵票，便宛似真也同逗留過那一個七彩繽紛，不甚明其名的地球某處。愛物及鳥大概是指這一個含意，別人信封上的郵票則遠遠淺了一層感覺。再，若是討來的美麗的郵票，都只能是美麗的郵票。

呵！

一如尋常，午餐後的辦公室懨懨然肅靜有如玻璃牆外無力的灰色的天空樓台。偶然三兩下電話鈴響，再下去接電話低語的對白則再也聽聞不見了。這午後，如果在希治閣的電影裏，必然首先借了樓外倫敦的城貌，悠悠然地半天空間打他開場的字幕。然後也許鏡頭漸漸游來辦公室大廈，有意無意特寫某框玻璃窗。趁人未覺始末，便覺已穿窗而入。它仍舊是悠閒自在，緩慢地在畫板寫字枱間向前推動。銀幕上白領人們伏桌抄文件，寫字，做設計圖；偶然也有一二人走動經過。石破天驚忽然是一聲痛楚的驚叫：「啊！」，混亂了原來平慢的拍節。誰和誰在另一角落的談話都被打斷了。我們只見銀幕上切入傑非馬太的大特寫，他頹喪地說：「完了，都完了。」他面前的電腦鏡幕，因為中斷的電流而變成一片黝黑，青亮的字體都一律消失了。它此刻像一具剛被謀殺的年輕的屍體，剛斷了氣。

現在事後記下這事，讀到的人大概要以爲小題大作。只是那一驚叫，一直還在我的腦裏打轉，是我們這一個世紀才有的新感嘆聲。



浴室

好心的房東乘我還沒有搬進來的時候把房子略收拾裝修了一番。客廳和睡房都好，各漆了中和的白和乳色，就是浴室別出心裁地糊了壁紙，四牆和天花板都是白底紅黃藍紫青的碎花。一朵一朵地帶着莖齊排，細看有雛菊罌粟紫羅蘭各花。沒辦法，真英國人的品味。初次看到只好含糊地與他說：「甚好甚好，」心裏頭只想到：「眼花撩亂」。

後來某日忽記起在裴冷翠辦公室裏，波替却里的「維納斯之誕」，便連忙索找出舊日一貝殼作盛放肥皂之用。恰又好尋買到貝殼狀小貼壁瓷壺，貝殼狀小香皂，貝和花則順頭順理的相映成了趣，因為隱喻了畫中維納斯和她蜜糖牛奶般的膚色站立在巨貝上，天神在旁一口氣吹出散亂墜落的花，把她吹活過來的那個情景。這樣因一事而註譯了另一事，大概也算是發現罷，心情更因此好了數天。

• 風向 •

賈寶玉

*白雪梅

我讀《紅樓夢》，最最心愛的人物是賈寶玉，也不懂爲什麼，接近肉緊和心痛的地步。下來是林黛玉，因爲話知大觀園美女如雲，賈寶玉偏偏就是愛林黛玉，除却巫山不是雲。

寶玉是不用說的了，什麼都是討我疼的。黛玉的多心眼兒鑽牛角尖和多愁善感，我全部都喜歡上，就是要這樣才好看呵，每次讀到寶玉哥哥和林妹妹鬧氣兒了，林妹妹滾下眼淚來，寶哥哥就好聲好氣妹妹長妹妹短的賠不是，如耳聞，我馬上整顆心軟下來。真沒辦法。

讀《紅樓夢》，我最恨的不是《紅樓夢》沒有完，而是恨寶玉黛玉的鴛鴦鴛鴦作墨得不夠多，而是恨寶玉黛玉不能夠有情人終成眷屬，套一句話，就是作書人要哭壞批書人矣。

唉，讀《紅樓夢》的，比我更莫名其妙更無理取鬧的，大概也是沒有的了。

刪改文章

*陳全興

我們當然尊重編輯老爺對來稿刪改、修剪及潤飾的絕對權力。不管是如蕉風的明言或其他報章雜誌的保守祕密，爲了副刊的水準與風格、文句的通順流暢與踏實、編排的方便與美觀，我們絕對同意編輯們在必要時對來稿做小部份的刪改與修飾。

我相信有責任感的編輯不只是看稿後就排版，然後文責作者負責。他應該幫忙作者修改文句上的模糊與蹩扭，刪除重複的內容與不良的意識。因爲即使老牌作者也會寫錯別字、犯上文法錯誤與文句語病，更由於寫得匆忙，往往錯誤百出。一字不漏不改的照登很讓作者臉紅，對編輯也沒有好處。

但這並不意味着編輯可以爲所欲爲。作者的嘔心瀝血創作必須受到尊重。編輯絕對不可淪爲專動手術的瘋狂外科醫生，爲了硬塞滿版位，不可理喻的左剪右剪，把好好的文章剪得體無完膚，四不像。這對作者是一種迫害與侮辱。編輯必須確保修剪過的文章段落間隔有條理，句子與句子之間自然流暢，文章內容與風格沒有受到損害。如果刪改後的文章水準大跌，那倒不如棄之不用，免得大家臉紅。

刪改文章不容易，但創作文章更難，這應該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 風向 •

洪翔美

* 顏天詞

你記得嗎？洪翔美。

近來沒和豬朋狗友出去玩，也沒追電影或錄影帶，時間空下來，拿去翻閱舊學報。我是偏偏鍾意學報多過學生週報的人，我納悶那些認為學生週報的編排比學報美麗的人的眼光，但我明白除却巫山不是雲。

現在讀洪翔美的作品，越發認為他的文筆具性格和獨特，是真的可以漂亮的發展下去的那一類。我讀文章最是看不起和倒胃口陳腔濫調。

別的蠢物不寫倒罷啦，省得耳根清淨，但連洪翔美也不寫了嗎？真叫人對新的一輩不敢指望。

我現在練將得無比鉄石心腸，一個作者或一本書如得不到我的歡心，我看多一眼都嫌多餘，持的理由是人生苦短，沒功夫虐待自個兒。但如果連洪翔美都不再寫下去寫下去，那麼多早晚我才碰到一個我鐘意的本地作家，而他又鐘意天荒地老勤力寫下去寫下去的呢？

真叫人惆悵。真沒辦法了嗎？洪翔美。

收心養性

* 徐慕暖

成名還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在電視上看到麥當娜穿着露肚臍裝在台上落力的演出，唱『像個處女』，唱『愛令世界轉』，舞技和台風都一流，便明白什麼叫做青春什麼叫做勤力。

別埋怨命運，真的，別埋怨，你看看，首先要有姣美的面貌，好聽的歌喉，獨特的形象，青春加努力，再加上天時地利人和，那才紅起來，能紅多久呢？能名利雙收多久呢？也還不曉得，做人真是危險的一項行業。大概比白流蘇比宋家明更精彩更得天獨厚的人也是沒多少個的了，所以像我們這等庸俗之輩，皺眉苦臉的賺了來，皺眉苦臉的花了去也是活該的了。

麥當娜是一個歌星，尚且要如此的條件才能紅得一陣是一陣，那麼做作家畫家藝術家的，如無同等的功力和資格，那也不用恨出名恨一字千金了。

像區區在下，不過是會得幾個字，不用做睜着眼的瞎子罷了，那麼不要耍花樣，照着人走過的路過日子準不會錯到那裡去罷。

淚洒電影院

* 公羽介

吉隆坡今年農曆新年檔的美國片《赤色黎明》(*Red Dawn*), 有場戲是這樣的:

從天而降的赤軍在某個黎明佔領了美國中心地帶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小城鎮後, 幾位匿藏在深山地區後來成了游擊隊的小伙子, 偷偷地返鄉探視被囚禁的親朋戚友。

隔了一道鐵絲網, 派德立克·史韋茲(Patrick Swayze) 兩兄弟和父親話別, 到底弟弟年輕一些, 忍不住哭了起來, 父親立時警告, 要他挺起胸膛做人, 答應以後寧可作個流血不流淚的男子漢大丈夫。

如此的「大丈夫」情意結, 原來西方也至今還遺毒未了, 可見並非「重男輕女」的華人社會才那麼食古不化。

其實, 根據醫學, 有淚不輕彈反而是件不健康的行為, 因為流淚往往可以把累積的日常生活裡的壓力清除掉。有些醫生也因此認為, 男生之會比女生更易患上與焦慮有關的疾病, 例如胃潰瘍和心臟病等, 也多少是時常硬性封閉淚腺所種下的禍根。

流淚, 當然不止是悲傷, 有時亦該包括了對歡愉、激怒, 和恐懼的反應。再形而下一點, 甚至很可能是為一顆切開的洋葱這「奸物」所害。

然而, 「大丈夫」情意結淵遠流長, 中西一貫通行, 一代傳一代, 又經過了各種傳播媒介的代為重覆強化, 早已鞏固成一座不斷被髹上新漆, 代表至理名言的燈塔, 給無數急待修成大丈夫正果的男生指路。

由於社會教導有方, 不少訓練有素的男生真的淚腺發育逐漸有所退化。多可惜, 在萬物裡會得情緒不穩而掉淚的, 也惟有人類而已。其他動物, 眼睛偶而泛潮的, 主要用意不過是潤濕乾燥的「靈魂」之窗, 生理作用完全超過心理作用, 毫無靈魂可言。

萬一的確是十分傷心, 其他動物亦總是悲極而鳴, 而非悲極而泣的。

我雖然已經印象模糊, 幾時開始自覺不該在大庭廣眾掉淚, 但肯定比國外一些專家研究出來的「大部份男生十二歲之後就停止掉淚」的報告要遲熟好些。

而且, 當我愛上電影後, 也就是說, 當我發現看電影原來除了可以「享受」在最短時間內, 經歷不同出處人物各異的人生情境之外, 也可以另有其他好處: 在黑壓壓的大堂裡, 我的情緒受到劇情的波動, 眼淚滑下我的臉頰的時候, 我依然可以不動聲息的保有在大庭廣眾流淚的未經扭曲的權利。

我甚至擁有雙重的樂趣, 因為另一方面我可以「暗地裡」和所謂的「主導意識」對抗——我是不會「失手就擒」的, 到底我很有把握在完場燈亮之前回復所謂的「男性尊嚴」。

可是, 我亦試過差點當眾出醜的, 就是有次觀賞差利·卓別林的《城市之光》, 沒想到最後一場戲, 瞎眼復明的賣花女, 會在那麼尷尬的情況底下, 認出了才出獄、又遭人戲弄的潦倒流浪漢, 竟然就是那位她一直誤認是個富翁的救命恩人。卓別林和賣花女的臉部特寫交錯剪接——我祇能說, 那千言萬語, 那千思萬緒, 那百感交集……總之, 非叫我流淚不可,



*《赤色黎明》的史章茲

更羞恥的是，我並且還突然有股想與人抱頭痛哭的衝動。偏偏這時，戲就完了，連悄悄把眼淚擦掉，或乾脆假裝不曉得曾經流淚，任由它自己蒸發掉的機會也沒有。

那次實在令我很窘，從此以後，我大澈大悟凡是看電影都該「順便」帶副黑眼鏡同去，以防萬一一卓別林不是出名的好笑的嗎？也沒料到可會把人給整哭了。

所以說，電影院是不是個很迷人的地方？可以讓眾人同樂開懷大笑，也可由着他們暗地裡偷偷洒淚。況且，上面我不是提過，流淚不止是傷心的反應而已嗎？

我始終難以忘懷，唸小學時候，怎樣爲了市川崑的《東京世運會》哭個肝腸寸斷。如今回想起來，不論是爲跑第一名勝利者的快樂哭，或者是爲馬拉松長跑賽的最後一名失敗者，堅持跑完全程的勇氣哭，還是跑到一半摔跤者的不幸哭，我全可瞭解，但是，當時却連黃昏裡拍攝東京機場飛機的一場戲也哭，我就有點摸不着腦袋了。

後來我一直渴求重看此片，却苦無機會，我其實不是要找出哭的原因，而是希望重看時，仍能冒現一些令我莫名其妙掉淚的地方。

看電影而有辦法令我哭個淋漓盡緻，在今日該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了。

卓別林的教訓

*公羽介

美國領事館今年四月底舉行了個「查利·卓別林電影週」，一共上映了六部他創作生涯巔峰時期的片子：《差利與小孩》、《淘金夢》、《馬戲團》、《城市之光》、《摩登時代》，以及《舞台春秋》。

卓別林的偉大，自然早已蓋棺定論。

而卓別林的深遠影響，則甚至到了近幾年，港製笑鬧片的流行掀起了不止半片天，細心一點的觀眾，依舊可在洪金寶或徐克（僅舉兩位相下較為標青者為例，餘者當標榜為家常便飯的更不知凡幾）影片裏；瞧得見卓別林投下的身影。

前者，可在《提防小手》裏，發現洪金寶借用卓別林在《淘金夢》一場夢境裏的精采「小麵包舞」。

後者，則可在《上海之夜》裏，當張艾嘉誤以為葉倩文想要投水自殺，搶救她所鬧出的笑話，與卓別林的《城市之光》流浪漢搶救醉酒百萬富翁（他倒是存心自殺）一段戲相較，該找到彼此神似的

地方。關於電影橋段、情節，或內容標榜的問題，市面上有些行家動不動就給人套上「抄襲」的帽子，而不去深究所謂抄襲地方可能與上文下義所構成的意義、抄襲地方可能經過改裝所開的行內玩笑或借題嘲諷、抄襲地方可能是純粹的向心愛片子或導演示敬的表現……

我也堅決反對不知羞恥的文抄公，但是電影的創作，基於其商業性，很多時候本來就在「類型」（GENRE）的範圍裏因襲改良，如果不加分辨動

不動就以「抄襲」來驗明真身，而更大的用心是強調自己的觀影經驗豐富，有一雙精明的法眼，這樣對改善電影創作的風氣和提昇觀眾的觀影水平，都是連消極的忙也幫不上的。

才看完卓別林的六部電影，就開始閱讀法國喬治·薩杜爾的《卓別林的一生》（韓默、徐繼曾中譯、中國電影出版社印行），由於影片的印象還鮮明的留在腦海裏，所以斗胆得想對書中的一些地方加以「修正補充」。

對於《淘金夢》裏的「小麵包舞」，薩杜爾寫下：「……喬治亞和她的女朋友們一個也沒來。他難受得厲害，祇好拿起一對叉子，叉上兩塊麵包來跳舞，以此作為消遣。」（頁九十四和九十五）

我覺得「他難受得厲害」之後，若補充上「祇好在夢中拿起一對叉子」，而非「祇好拿起一對叉子」，哪就刻劃得更接近電影內容了。

而頁九十五第二段薩杜爾提到的《淘金夢》情節，除非我兩次觀賞到的版本（另一次在美國）和他有異，不然我敢斷定大胖子吉姆和夏爾洛吃鞋子，以及飢餓使到吉姆把夏爾洛幻覺成一隻雞的段落，都該發生在吉姆恢復了部份記憶力，不由分說地拉夏爾洛去尋寶之前，而並不是之後。

至於頁一零六的《城市之光》，薩杜爾寫道：「他喝醉了酒後，給了他的朋友夏爾洛一大筆錢。一批竊賊把這些錢偷了去。夏爾洛又把這筆錢追了回來。從醉中醒來的富翁却罵他的朋友是竊賊。」我也覺得有「語焉不詳」之處。



* 卓別林

第一，竊賊所偷走的錢，是富翁從荷包裏拿出一些錢給夏爾洛之後，仍剩回在荷包裏的餘款。第二，夏爾洛去抓賊，可是不成功，所以不可能把錢追了回來。

薩杜爾的書還沒讀完，也許差誤之處並不止於上述的一些，不過，我却必須說，《卓別林的一生》仍然是部值得再讀的好書，儘管我另外還對他的許多「左派」觀點，也有點不敢苟同。

喬治·薩杜爾(1904—1967)是法國著名的電影史家和影評家，他的巨著包括了《電影藝術史》、《世界電影史》、《法國電影》、《電影創作者辭典》，和《影片辭典》等。

以一個電影史學家的身份，而且《卓別林的一生》又經過他親自的修訂重版，再加上他並非是一個浪得虛名之徒，《卓別林的一生》還是照舊出現「改不勝改」的地方，可以瞭解，從事電影評論工作，有時真的比從事文學評論工作更需要戰戰兢兢，其他的難題且不說，就僅僅是「重閱」電影作品就比重閱文學著作難上不知多少倍了。

回想當年不問青紅皂白，往往愛以「犯上多少資料性的錯」來衡量電影評論工作者的高低，不禁汗顏。現在，祇敢把範圍放寬，資料性的犯錯固然也顧及，可是，愈加注重的却是作者的胸懷、觀察的敏銳，和運筆的準確等「大處」。

不過，錄影帶的普及，應該有助於電影閱讀的「溫習」，可以減少資料性犯錯的機率，問題是，錄影帶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可能帶來電影生存型態的改觀，然而，那已是另一篇文章的題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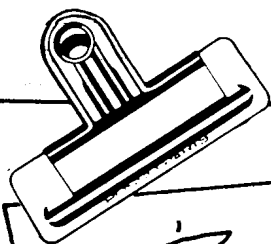
離情

* 柔密歐·鄭

彷彿一陣陣汽笛聲
自耳根紅到心臟
血也導致全身痙攣
不意觸及淚腺
熱於雙眸

這正是手心驟冷
屬情怯中的一站
大致浪漫的手絹兒
不見得一下子
能包住要去的風

附筆：急離離志(CILILITAN)是椰加達北角的一個大車站，是通向爪哇各地的一個進出口，每日車輛川流不息，那天我搭車至該處下來，目見一對年輕情人在別離前的那種依依不捨的情態，遂寫成這首詩。



寫詩或者睡覺

*張錦忠

一艘船 航向不知名的陸地

一個男人 在甲板眺望不知名的星子

一雙眼 湧流不知名的黑

一個手勢 揮過時間

一聲召喚 在藍藍的空間凝住

一顆心 漂浮在抖動的海面

親愛的詩人啊，其實

寫詩或者睡覺

並沒有甚麼兩樣

就像海或者城市

同樣是悠悠的形而上意象

尤其是在盛夏的夜晚

寫詩或者睡覺

不過是放浪一室夢的航程

• 雨花隨筆 •

* 郝毅民

文藝與情慾

性的發育與學習

性，本是人體內分泌操縱的生物性行爲。要發展做愛的本領，在動物的長成過程上，須要有一定程度的薰染與培育。現代心理學對人的長成，由嬰兒到成人，性的發育是劃分人格形成的路標。初生嬰兒是否有性感呢；五歲兒女有沒有性感呢？從事物發展來例看，應該是



有的。但是這種情感從什麼行動中表現獲得呢？弗洛伊得（Sigmund Freud, 1856—1939）把人之初生到十八個月這段時期的某些行動，經驗叫做「性感的嬰兒期」（Infantile sexuality）。他認為嬰兒的受乳，被撫抱，肉體的接觸有類似情感的愉快和奇特的滿足。弗氏強調嬰兒口腔（嬰兒用口吸乳，不只解飢餓之欲，也受撫抱之樂）對性經驗的重要性，並命名為性感的「口腔期」。從十八個月起長到五歲，幼者發展肢體活動，學爬，學走，學跑跳；同時也學習言語。幼者在一日一日，一項一項地學習逐步地加入成人行列。弗洛伊得指出來，在這個四十二個月期間，幼者學習做大人的特殊努力端在於對自己大小便的管制。十八月以前嬰兒的大小便全由生理機能去操作，該拉就拉，要尿就尿，拉了尿了自己也不負任何清理責任這是他人的事。十八個月以後却不能繼續這樣，隨時隨地的拉屎洒尿。要有一定的處所，有相當的時間，還要對自己撒污負責清理。這種對行為負責的改變，在感受上有了禁制（苦）與解放（樂），而苦與樂發生了極密切關係。屎與尿與感情的苦樂相聯系，幼者中往往有對於這種排瀉產物發生興趣——玩屎、玩尿。弗洛伊得學派認為藝術雕塑的原始動力就在這裡。（這是一種說法。）既然對排瀉物會發生興趣，那麼對這些器官當然也會發生興趣，可能還要更大更普遍。男孩子尤其會晾出小幾幾示威，與同年玩伴比誰尿得高。「與人相比」也就是「與他人分享」的感情，是人際交流的行為。弗氏稱這個期間為陽期（Phallic exhibitionistic period）。在這個發育期間幼者的家庭若過份的禁止這種兒童行為，並以「可恥」相責，會產生一種負作用，感覺到罪過與羞恥。這樣在生物慾望的促動下自然發生的性享受與人為的對性享受的禁止，兩相矛盾，由於矛盾衝突繼而發生不必要的憂鬱感。那麼女孩子怎樣呢？她沒有凸出的陽物，她不會有失去「陽莖」的恐懼。她却從母親那裡學會了，明白了要有個小孩育嬰。

這種結論，弗氏的性動力說，男女區別論，一向來有爭論，最後的，或能被大家接受的學說尚待今後的研究。不過，從行為現象看，口腔，言語，性器官的認識對性的興趣出自生活經驗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在「國風」詩篇中讀到若干篇，在戀愛過程中，口，言語，歌唱（初始經驗的應用）是扮演著必要角色的。「鄭風·籥兮」可作為用唱歌來分享情意的一例。其詩如下（余冠英今譯）：

草皮兒，樹葉兒， 好風吹你飄飄起。
好人兒，親人兒， 領頭唱吧我和你。

草皮兒，樹葉兒， 好風吹你飄飄上。
好人兒，親人兒， 你來起頭我合唱。

這是寫一個女子要求愛人同歌。若是弗洛伊得讀到這首詩，必然非常高興地說：看，這不是女的要求男的領先嗎？但，我們還是就詩說詩，這實在是女的對男的挑逗，希望獲得歡情的分享。

除開這種言語行動外，更見遊戲化的是把自己隱藏讓對手去追尋。我們可以承認這種行動是在五歲前學到的在捉迷藏中欣賞過的激情經驗，現在又應用到戀愛方面來「北風·靜女」第一章：

靜靜的姑娘撩人愛， 約我城角樓上來。
暗裡躲着逗人找， 害我抓耳又撓腮。

性行為與遊戲

人類性行為可以從三種角度來分別討論。第一是為了生殖，繼續生命。第二是獲得親密

的慰情，當做一時之間的樂園。第三是性的遊戲，是一種自我的滿足，性的耍弄。達到生殖的目的，最為簡單，原始。第二種的內涵最複雜，但也還偏於靜態求得應合。第三種戲弄，式樣多變，個人的理想與幻想加入行動中，生動的情侶，夫妻的性生活必有性戲弄。

在余冠英的『詩經選·序』文中也曾指出「鄭風·溱洧」寫三月上巳，鄭國的男男女女，包括這首詩中一對主人公在內，到溱洧兩水的岸邊歡渡節日。那裡的景象是「士與女方秉蘭（蘭）兮」，「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又如『陳風·東門之粉』寫陳國男女揀了好日子在平原之上婆娑共舞，有一位在本詩作者眼中像一朵荊葵花（「視爾如荻」）的姑娘，就在這個場合送給本詩作者一把花椒子兒（「貽我握椒」）作為禮品，傳達了情意。

余文中引用的「伊其相謔」就是「調笑」。這「調笑」的性遊戲不僅由一般言語發展成歌唱，進步把自己與心意寄托在實物上作為交換，贈答。再進一步公開這種遊戲，成為節目，定為習俗。是一種化裝的群體性行為。

從對「詩經·國風」的究讀，自然而然的發現到人類性行為的遊戲成分。又從現今已有的性學知識中，知道遊戲是人類性行為一個組成部份。而從遊戲這種行動上見到性與文藝的一個鏈鎖。

關於遊戲的研究，哲學，心理，社會，文藝理論多方面的探討，都發現它與文學，藝術的關係。在希臘神話中認為人之所以好動，競技是天賦的秉性，並不是從人間來的，直到二十世紀的初葉，心理學家威廉·馮特（1832—1920）才由實際的觀察指出來：「遊戲是勞動的產兒，沒有一種形式的遊戲不是以某種嚴肅的工作做原型的，不用說，這個工作在時間上是先於遊戲的。」可是小兒女們的「辦家家」遊戲又從什麼嚴肅工作原型而來呢？這是應該要詢問的。弗洛伊得（1856—1939）發現兒童最愛遊戲，全心全意的做遊戲。他指出來：「兒童把想像與現實分辨得很清楚；但他喜歡把他想像的事物狀態與可知可見的現實世界的事物聯繫起來。兒童在遊戲中所作的也就是把幻想聯繫到遊戲上去。」

在對詩歌的探討中，我們讀到一位有詩心的男子把他見到又喜愛的女子看成一枝秀蘭；而女子又把一束花椒子兒送過來，正是「把他想像的事物與可知可見的事物聯繫起來」，「把幻想聯繫到遊戲上去」。

這種想像事物，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它是生活經驗過的事物的選用。「蘭」，「椒」，勺藥，木李……都是當時的實物。再疏這些說，也不外飛禽，走獸之類。古代的性交遊戲，變換姿式，想像得到的不過是「雙燕飛」，「鴛鴦戲水」，「龍鳳配」之類。今日在中國人民大眾中所創造的一則笑話：「飛機上行爲——一日千里」（字發音如俗語性交），若沒有今天的超音速飛機，無論如何幻想只能想到「騰雲駕霧」的仙人。談到這裡，我們也許可以為馮特的「遊戲出於勞動」是否可以解釋小兒女玩「辦家家」遊戲與勞動的關係在那裡了。那就是男女結合成為家，生產勞動支持食用生活的需要，生男育女（家）延續生命。性行為的三方面，從慰籍，應合育嬰，撫幼，支持着生產勞動的永恒力量；延續生命保障了生產力量的源源不絕。弗洛伊得的心理觀察指出來想像之出於遊戲，也是形象思維之於文藝構想。色性的研究指出來由生物內分泌主動的性，由於人的能動性思想性，在性行為上加以美化與遊戲的樂趣，其心理的運作過程，發展了形象思維，由於遊戲的扮演而衍生了設計（Plot）。

以上從新石器時代的刻劃，甲骨文字追尋源頭。用《詩經》·「國風」作主要分析資料指出來人文初始表現的宗教，美感，性的密切關係。從民歌的率直表現中見到性與情的多樣與情感的激盪。從實際發展到想象，進而申論到性的三層面，生殖，慰情，與遊戲，無論是從文藝立場或性研究的立場都已經顯然可見，此後還有待展開。《詩經》所有的材料有些也須要詩以外資料來補充，下面我們沿着歷史的軌跡向前走吧。

●長篇連載小說●

茫茫夜

*鍾瑜

在讓自己的思緒，如流水行雲的，遨翔在無邊的幻想之海裡。而眼前，卻是一條混濁的河渠。在三幾艘半破爛的貨船曳過時，偉良宛似驟然間，從幻想之海裡，回溯到現實的塵世裡來。他站在熱浪漸然高漲的河沿土階上，猛然回頭，却看到麗芳攜着輝兒，她一手撐着油傘，雙眼含淚的，望向着土階下的偉良。兩夫婦一在高處，一在低處的對峙着。良久，寂寞的空氣，使到他倆當中，一個不得不率先說話。麗芳說：「你去看看阿祥也好，偉良！他們如果真的是允許你！」她所指的「他們」，到此已完全達到相互的明白和瞭解。「他們，殖民地的軍警部，已經準許我看阿祥一次。」偉良語態沉呻地說。他們夫婦之間，在過去的政治鬥爭生涯裡，自然地孕育起一種，對殖民地軍政部的忌憚和反感。他們在日常詞匯裡，只要提到殖民地主義者的代表勢力，他們就一律用「他們」去概括這一批，他們所要鬥倒和擊毀的對手和勢力！

冒着苦燥的太陽光照，偉良夫婦攜着孩子，在河沿上，種植着低矮胡椒樹的徑路上，慢着步勢的行走着。遠處家門處的樓房，已全然的浸在白花花的陽光下。一群白鴿飛竄在雲端裡，幾許雀群，囁鳴不已地，在樓房的屋簷上追逐着。一對夫妻攜着孩子，站在這裡，遙望着家屋。三個人的影子，越走越近的，終於在野徑和瀝青路的岔口處，停佇下腳步來。街外車聲頻仍，人影幢幢。一群沿着街畔，搭綴起來的小販攤檔，正在起着炊火，烹煮着食料，和招呼着熙來攘往的各族顧客。幾個穿著救世軍的青少年，他們各自手裡持着一只鉄製的樂捐箱，向人衆兜售小旗。並叮叮噹噹的，一直上提着鉄製的小箱，橫越過大街小巷而去。太陽仍然炎熱。我們真難想像，在經過昨夜的霖雨後，今天大白天，一天都是高漲的熱浪。亞熱帶的地方，真是無法使人摸得透它的天氣！——偉良站在十字路口的街沿處。他在自己的衣袋裡，掏出一撮皺摺的紙幣，揣在麗芳手裡。他感到她的手心上冒着熱汗。雖然

在晦暗的油傘下，偉良還是清楚地看到，她的眼眶裡漫浮着一泓清淚。她不知道因何傷感。她對偉良垂下眼瞼，一手持傘，一手搓着濕濡的紙幣。她的一雙腿脰，讓兒子若輝緊緊地擁抱着。孩子在炎熱的天氣下，不住的眨動疲倦的眼睛。他那昏昏欲睡的神情，使到偉良極其不忍的，伸出充滿慈愛的手，撫摸了一下他的髮際。

「這些錢，是昨天從典當店裡換回來的！——」偉良帶着滿臉愧作的說。他經過昨夜的一宵難眠，使他青癯的臉孔，更形的虛弱和苦澀。他的下頰已爬滿鬍鬚，鼻腔裡伸出了虬毛。一副表情看來十分的落拓和潦倒。麗芳在陽光媚漫的十字街頭，看到丈夫這一副失神落魄的模樣，內心裡痛楚，如油煎似地沸騰着。她沒有言語地，輕輕搖着腦勺，把她那快要溢漫出來的淚汁，強自地抑制了下去。她的嘴唇泛着青白，語調有點囁嚅的，對着偉良說：「你真的要好好照顧身體，偉良。」她把許多話，都吞沒在喉腔下。只用這幾句簡單的話，把她的千言萬語，統統包蘊在這幾句語意的背後。偉良擺擺手勢，用明白了但却無奈的表情，說：「一切都順乎於自然吧，呃！——」他許他自己的話意不夠清楚，他雖然知道了，但却不打算多加解釋。他再次用溫暖的手，覆按了一下輝兒的頭際，說：「輝兒已經很疲倦了，你們先回家去吧！」他揚了揚手勢，表示着自己要另行上路的意思。麗芳持着油傘，攜着輝兒，稍為在街央上移動了一下腳步。偉良站立在火燙似的陽光裡，補充着說：「回去看看老阿媽吧，麗芳。她還不曾進過午餐呢！」在麗芳低聲地回應他時，偉良已再次揮了揮手，用肯定的語氣說：「我要看看阿祥去，麗芳。」說着，他人已轉落了十字街頭的另一角。在那裡停佇了一輛碩大的公車。車廂內推擁着一群人。人人都滿臉滿腔的，讓汗水浸濡着。一群印度人在車廂內嘍叫不已，原來一個中國婦人，手裡抱着一個小孩。那小孩竟然在車廂內撒尿和撒糞了起來。剛好幾個印度男人換了一身新衣裳。他們各人的衣著，轉眼間已沾滿了尿糞。幾個印度人，暴跳如雷的，在叫罵和斥責着。幾個多事的搭客，正在七嘴八舌的評議是非。——這時候，偉良已擠上了車廂裡來。他看到那個婦人，正一臉羞慚的，緊抱着撒尿撒糞的孩子，在那裡低垂着眼簾，不敢吭唧一聲。

公車在售票員按着鈴聲中，終於緩緩地開行了。人們在車廂內，迎着一縷縷的熱風，紛紛地把頸脖伸長，朝向車窗的所在，益情地吸吮新鮮的空氣。街外放眼所見，盡是貼得亂七八糟的競選標語。一條明白寫着「深入民間，瞭解民意」的布條，當街被人髹上了黑漆。人們見怪不怪地，只在路過時，向飛揚的布條投瞥了一眼。公車在破陷的路面上

行駛時，突然地顛簸不穩，引起了極大的震盪。車上的人，以為發生了意外。他們在瞪突着圓眼，在爭相競問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人們循聲看去，原來在那裡窮嚷着叫喊的，竟又是那幾個衣飾鮮美的印度人。——偉良在車廂內站立，他一手抓緊吊環，以平衡身體，一邊用搜索似的眼光，望向陽光燦爛的街頭。在人頭鑽動的街梢裡，找尋着麗芳和輝兒的影子。市塵在冉冉地高漲着，遠景逐漸模糊了起來。偉良透過迷漫的塵網，終於看到，一只棕褐色的油傘，在人流如鯽的街頭上飄泊着。人群如潮漲潮落的湧來湧去，油傘即如飄萍地，由近及遠的，終至掩蔽在虛漲的塵霧裡。偉良看不到麗芳母子的身影，却在依稀可辨的市影氤氳裡，看到油傘的影子，流向自己家門的樓房去。——偉良在怔忡間，讓顛抖不堪的公車震醒了。車輛在街頭上，讓一簇懸滿着政黨旗幟的車輛，擋住了前方的去路。一群肆無忌憚的政黨支持者，正沿街高唱着該黨的黨歌。他們的車輛，緩慢地在街上駛行着，這造成了交通上的雍塞和不便。沿街都是憤懣的人群，在不歇的按響着喇叭。一群人掩身在陰暗的樓宇後，發出了各式怪聲，表示着抗議和喝倒采。在公車上的偉良，正在熱燥的天氣下淌汗不休。他的頭腦有點暈眩感。在公車再次駛向陽光漫騰的街上時，他清晰無比地，聽到有人在車上或街外，罵着同樣的話語說：「一個撒謊和善騙的政黨！——」偉良正要再聽清楚時，街外疾馳過一輛高大而鬆着紅色的鎮暴車。車輛在街上掠過時，偶然的瞥眼間，可見到一批拘囚的人，在鉄絲網罩着的窗洞內，抬望着絡滿血絲和憤怒神色的眼睛。鎮暴車呼嘯而過時，震懾得全公車的人和偉良，都不期地忐忑和心跳着。全公車上，一時充斥着沉喑和不滿的怨懟聲。

(十二)

晌午以後的大城市，仍然在酷熱的浸濡下，四處皆見疲怠的人群。要不在沿街的咖啡店或茶攤歇息，要不在左近的稀疏樹影下，相互的偎傍着和瞌睡着，在這漫漫無邊的炎熱天氣下，渡過一個使人悶鬱得幾乎窒息的無聊下午。——沿着大街而行的偉良，終於在一月半僻靜的咖啡店內，佇下腳來。他在靠近門外過道處的所在，獨自一人據着一張桌椅坐下來。這裡遠離市心，所以繁囂的景象，似乎不比市心的雜沓和無序。街上不時見到，一輛送一輛的牛車，在沿街曳行着，車上策車的印度人或馬來人，不時在沉聲地，揮鞭，喝着牛只。車輛上堆疊着木柴或枯草。一群印度小孩和馬來小孩，則嬉笑着，和揮舞着手腳，向駛曳着沉重車輛的黃牛群，拋擲尖利的石塊。牛只的哀鳴聲和印度人馬來人的叫罵聲，一直不絕於縷的，由街頭響徹到街尾。

而在咖啡店內的人衆，除了少數岑默地，在翻閱當天的新聞報紙外，大多數人，都在吮着咖啡噴着煙氣時，在興高采烈的，議論着當天各區投票的盛況。有人斬釘截的，用無比自信和篤定的口氣說，某某政黨必贏，某某政黨必敗！當中有人和他爭辯了起來，這使到本來氣氛岑靜的咖啡店，一時間充斥着戰鬥的火藥味。在咖啡店外路過的人，有人佇下腳步，向咖啡店內，起着紛爭的人衆耽望着。遠街的剝落磚牆上，遙見到競選的標語，五彩繽紛的，橫豎貼在牆面上。一群英籍警官，率領着一群印度軍警，在街頭巷尾，進行着例常的巡察。在遠處一排古舊的店鋪後，出現一群難民似打扮的人。他們遙遙見到英籍警官，相率着一群印度軍警，越過陽光火燙的街面而來。他們一群難民，鉄青着嘴臉，爭相向巷衢的遙盡處奔去。軍警們一旦發現了難民們的踪跡，為首的英籍警官一聲令下，印度軍警們，齊齊地揮舞着手裡的警棒。他們在一迭連聲的，喝和暴叫中，紛紛地踢響着油亮的警靴，向一群奔散中的難民們撲去。

街頭上的突然騷動，馬上引起了沿街人衆的注意和好奇。咖啡店內的人，旋即停止了爭辯和鬥嘴。人人都爭相的擠出咖啡店門外，齊一地站立在陰涼的過道上，看着遠街外的長巷裡，一群受着英籍警官指揮的印度軍警，正氣惱地，猙獰着嘴臉，向一群狼狽而驚慌中的難民，不住驅逐和揮打着。幾個被逼得只好走落巷隅的青年難民，竟隨手掇起地上的木條或石塊，向印度軍警們揮去或擲去。那幾個印度軍警顯然是受了傷害，正在火爐似的街頭巷頭巷尾上，嚎聲不絕的嘶叫着。那幾個遙遙指揮着的英籍警官，正在捶胸跺腳的大發脾氣，一個稍為冷靜和機靈的英籍警官，連忙踢動着煩亂的軍靴，一直的直奔向咖啡店裡來。他一言不發的，用凌厲和倨傲的眼光，向咖啡店內的茶客，肆意地掠視一下。然後，稍為喘定了氣，用手抬了抬壓向眉額際的軍帽。他用敏捷的手勢，撥了撥電話，待接線的駁通了，他才用低沉到，幾乎聽不清楚的聲音投報着。他說話時的神情，加上他流動不住的眼睛，使人很容易聯想到他是在請求援兵！他把話說完之後，隨手極其有力的，把電話筒攔上。他的粗暴舉措，很引起全咖啡店內的茶客，對他全神的耽望着。人人都對這個殖民地的英籍警官，有說不出的畏懼和厭惡。人人都用異像的眼光望向他。他在轉身走向街外時，有意地，站在咖啡店內的門檻上，回頭對咖啡店內的人，着意地狠狠盯望了一眼。在他的眼光釘視下，他偶然的，和坐近咖啡店門檻處的偉良，四目相觸住了。他和偉良間，相距只有數步之遙，二人相觸的眼光裡，有說不出來的敵視和蔑視。二人都牢盯着對方。二人都極不相讓的，用眼

睛把對方，死死地盯牢在自己的眼瞳裡。

咖啡店內溢滿着一種岑寂的緊張，而街外，不住的響動着，英籍警官、印度軍警們的喝聲和咒罵聲。一陣陣令人心驚胆顫的警車和鎮暴車響，在遠處如箭矢的開來。幾輛車啞嘎地，在火燙的瀝青路上煞止下來，輪胎驟地響動起來的聲響，聽得沿街上的人群，和咖啡店內的人衆，無不聳容地，牙齦微微的相扣而酸癢起來。——街外傳來了軍警們，雀躍的歡呼聲。也傳來一連串的，難民們被毆打和拘押起來了！他們都滿臉淌血，被推湧上鎮暴車了！」這些話都不是一個人一口氣說的，而是一群人，七嘴八舌下，把現場的形景，概括地描述了出來。——果然，警車和鎮暴車，都凱旋似地轉動着輪軸時，那個站在咖啡店門檻上，對偉良叮望着英籍警官，宛似得到了絕大的勝利和撫慰似的，對偉良滿含譏諷和鄙視地，把嘴角稍爲輕扯一下。然後又習慣似地，把壓上眉額的軍帽，再次的往上推聳一下。他的嘴唇有意地蠕動一下，大約是罵了一句沒有發聲的粗話。他看着偉良，臉上逐漸泛起一種尷尬、無奈而又懊惱的表情時，他宛似得到了，最大報復後的滿足。他把濃濃的粗眉剔揚了一下，嘴唇輕輕彎勒成一個得意和跋扈的表情，然後扭轉身軀，讓自己高聳碩大的身影，越過咖啡店內，滿擠擁着的人牆，而走向陽光凌厲得，使人情緒不安的街頭。街外處已開走了警車和鎮暴車。只有幾個留駐下來的英籍警官和印度軍警，繼續地在街上巡着哨。而四處的店鋪和樓宇內，人們除了發出微弱到，根本無可聽聞的嘆息聲外。街上很快又恢復了先前的平靜。現代化的公車和轎車，按響着喇叭和噴射着廢氣，在街上創造着現代文明都市的繁囂景象。一架碩大的現代客機，在城市的上空處掠過。那巨魔似的機影，在市面上的樓宇上和瀝青路上，倏忽一閃而逝，這使到地面上的人，猛然地產生一種震慄。人人正好奇地，抬頭望向湛藍的天空。只見一只繫着米字徽號的飛機，正翱翔在晴空上。在城市外延的山巒上，一群受驚嚇的雀鳥，正亡命地胡亂竄飛。有些還飛到市衢內的樓宇簷角下。在那裡擁聚着的一群人，爭相好奇地，望向這群瘋狂似地，在屋簷四角，左右分飛而叫鬧不堪的鳥群。其中一部份雀鳥，竟縈繞在咖啡店屋簷外叫鬧不堪。

偉良站立在微然陰涼的咖啡店門階內。這裡本是公衆的過道。一群漫無秩序的小販，把攤檔胡亂地，擺置在過道的前後，致使到人們行走時，引起了極大的不便，而稍有微詞地，在喃聲地埋怨着。一個瞎了半只眼睛的老年小販，正枯寂而無聊地，守望着一片小小的香煙攤。他是一個年邁的男人，在佝着腰，正甩動顫抖的手勢，在修剪着自己的指甲。旁邊是一個老得禿頭的馬來婦人。她正擺着攤

檔，在售賣着糕餅。一群嗡嗡飛來的蒼蠅，正叮吮着攤檔上的糕餅，但馬來婦女毫無理會地，只瞪着一雙疲倦而呆滯的眼光，望向過道上，一來一往連綿不絕的人潮。那裡靠近過道外的瀝青路畔，一只被車輛輾斃了的野狗，正四肢朝天地，把胃臟裡的腸絲和腦液，直膛膛地朝向太陽晒。一團紅頭金眼的蒼蠅，正爭相地叮吮着滿地的血液，而野狗的屍臭氣味，却一直在街沿處蒸騰。行人們路過時，大多數只是隨便地溜望一眼，然後提速着步伐，急匆匆地向遠街外走去。而街沿路畔的過道上，一群麇集在一起做買賣的小販們，却視若無睹的，在狗屍的臭氣揮薰下，仍然不爲所動的，在枯寂和等待中，做他們清淡的生意。——偉良站在腥臭薰鼻的過道上，用讓陽光折射得有點苦澀的眼睛，望向街上樹影下，那個先前還對他跋扈和驕傲地瞪眼睛的英籍警官。那裡有一片小小的屋寮，是讓巡哨的軍警們歇腳用的。那裡涼風颼颼下，可見到幾個英籍警官，正在你來我往地，彼此說着笑話。先前那個高大身影的英籍警官，在那裡高談闊論地，用他宏亮的語音，在談論着一件有趣的事。一陣陣的爆笑聲，自街對面越過酷熱的空間，而傳到隔街對面的人群耳裡。

太陽已快要向西下墜了。距離黃昏約莫還有三幾個小時的時間，偉良站在過道上，對酷烈的太陽，可憎地睽望一眼。然後自衣袋裡，掏出幾張皺摺的紙鈔，向過道上，那個老孺不堪的小販，買了四包煙捲。他把紙鈔揣在老人的手裡，對他着意地，用全情的眼神，細意地耽望一眼。老人接過了紙鈔，嘴上却不言不語的，很快又抬起他那只單獨的眼睛，望向茫茫的遠處。他像一切落拓而讓滄桑麻痺了的老人一般，只有空瞪着愁淡的眼睛，望向飄忽無垠的時光歲月。他的孤獨和無依的形景，很快就讓偉良，聯想到阮坤的老阿媽來！她如今，也一如這個無傍的老人一樣，在空空悠悠的歲月裡，渡過將了未了的剩餘殘生！——偉良輕淡地嘆了一口氣，隨着一輛行駛急速的轎車，在街沿捲起了一重塵漫，也捲起了，街畔處那具輾斃了的狗屍，那種中人欲嘔的腥臭氣。偉良已抬動了腳步，冒着火辣似的陽光，向街對面的市衢走去。他把四包煙捲，全悉揣藏在衣袋裡。他的鼻腔，在舉步向越過車輛和人影，穿梭不歇的街央時，仍然隱嗅到，那種刺鼻的腥臭味。他有點爲周遭的人，感到難堪和難過的，對他們投以同情的一瞥。但是，所有隣近的人，沒有一個人對這野狗死屍的惡臭，表示一點厭惡和難耐時，偉良也只好罔顧的，無奈地向街對面走去。一團陽光和塵影的包裹下，他已順着步，走落了橫街對面的一幢建築物前。那裡齊整地，種植着高矮不置的杉木樹，樹影濃郁下，擺設了幾片馬來人

和印度人的茶攤和飯檔。一群勞苦階級的人衆，正在那裡歇息和進膳。另外一群拽着人力車和推動着三輪車的車夫們，則在路畔的石椅上，斜倚着身子，用機靈而探索似的眼睛，向每一個可能的搭客們，投着殷切而兜攬似的眼光。幾個從遠地流浪來的尼泊爾人，很安份而岑靜地，在街沿的草地上，攤開檔子在零沽玉石。

午後陽光的斜影，把人的軀體，長長地由此端曳向彼端。人走在路上，好像是腳踐着自己的影子似的，一路一徘徊地向前走着。偉良在轉落橫街的市衢上，他踏着自己的身影，和聽到自己咻咻的氣喘息，然後最終走落濃濃的樹蔭下。一群人力車夫和三輪車夫，宛似特別友善的，對他刨亮着牙，用一副招待人客的神情，對他張望着。偉良無限歡意的，用苦澀而兼夾同情的目光，對車夫們瞄望一眼。然後移動腳步，向彬木樹後的那幢建築物走去。那是一幢鬆着淡灰色的屋宇，有一樓一底。在樓上的各戶窗口處，緊緊密密地鑲着鐵絲網或鐵柵欄。每只窗戶後，都是幽黯無色的遙遠空間。在那空間內，也許正有許多被囚禁的人們，在發着殘酷的惡夢和痛苦的長吟！然而，在一牆之隔的窗外，在陽光璀璨而逐漸西墜的遼闊世域，痛苦的人們正經受着另外一種痛苦！人們在碌碌的塵寰下，仍然在過着一種，表面看來堪可自由，而心靈的摧殘却無日無已的痛苦日子！——偉良站靠在建築物的台階前。他昂起頭，向每一個晦暗無光的窗戶眺望了一眼。他在想，這裡面的牆背後，囚禁了幾許人之外，也囚禁了他的少時友伴陳阿祥！那個體格矯壯，而年青而最終又誤涉歧途的青年人！——他的臉影，如羅盤似地，在他的眼簾裡迴轉。在他抬頭望向沉默而充滿肅殺的建築物時，竟同時看到，一條政黨競選的橫幅，正高揚在左近的樹權上。那些耳熟能詳而令人厭惡到微生反感的標語，正誇張而荒誕地，在發着無聲的吶喊。它們在力歇聲嘶地，斬釘截鐵地，保證着它們的諾言。而諾言在灼熱的陽光下，被溫熱的風，吹送到無邊的天際。遠方的雲層裡，隔着深沉的大海，一瞥海市蜃樓的幻景，在飄忽無定地浮晃着。

偉良走過長長的石階，而走落建築物，半晦暗的過道裡。那裡的氣氛有點陰森，和懾人的恐怖。在那些排列有序的鐵柵欄後，他看到有許多人，衣衫不整的，滿臉長着鬍鬚，而神情說不出的憔悴和落寞，正在佝僂着身軀，接受着幾個中國警官的一再盤問。建築物有高耸的天花板，但是臨空懸掛着的幾只發黃的燈泡，只在塵埃和蜘蛛網的密封下，透出絲絲淡淡的亮光。一群人在佝着腰淌着汗時，並不時的嘔吐着涎沫。他們大約經受不了長時間的盤詢，臉上的肌肉扭成痙攣狀。一個高鼻子的印度

軍警，發狠地抓着一個中國青年的頭髮，猛力地搖晃着，讓他在顫抖的口腔裡，吐出一重帶着黏性的酸液。在鐵柵欄後的黯暗無光火的房間裡，不時傳來慘然的嘆哭聲。一群軍警們的高聲喝罵，使岑寂如淵獄的拘留房，變成一個使人身在其中，而不覺地，從內心裡湧起一股，無法自己的寒涼和怯意。

過道裡走過的人，腳步敲響着冰冷而長寂的路面。人們轉過了迂迴曲折的長廊，而最終在一片小小的辦事房前，佇下腳步來。這裡來訪的人，都是各刑事拘留者的臨事探望所。一群滿臉汗水和愁容的男人和女人，老人或小孩，正在那裡，由幾個當值的男女軍警，辦理着例行的手續，而先後絡繹地，走進另一道遙長的過道。而在那裡指定的小小隔房，探望他們被臨事拘禁的至親好友。一陣忍不住啼哭的聲音，從過道的遙盡處傳來，夾雜着有人的勸說聲。幾個在辦事房辦公的男女軍警，很有點厭惡地，在辦事桌上抬起頭來，對一簇圍堵在辦事房外，等候着辦手續探望拘留者的人衆，很不愜意地瞪望一眼。那時站立在微弱燈光下，各人泛着愁苦表情的人衆，人人也不知道軍警們在鬧什麼脾氣。他們只是戰戰兢兢地，用疑懼兼帶着討好的眼光，望向這幾個毫無效率，而盈臉溢滿着不屑和倨傲的軍警。偉良也夾在這些人衆之間。他聽到探視房那裡，一陣高低不歇的哭嚷聲，仍然不絕於耳。那是一個婦人的哭喊聲。他顯然在哭喊她的兒子。而探視房內，則聽聞不到她的兒子的聲音。一個泛臉漲紅而怒容可怕的英國警官，正在探視房外，用凌厲的聲音向探視房內斥罵着。他連連地揮動手勢，在命令幾個孔武有力的印度軍警，把那個哭得幾乎癱瘓和暈厥的婦人，半拖半拽地推出建築物的長廊外。婦人淒慘的哭嚷聲，在遠遠的長廊盡頭，仍然清晰可聞地傳送過來。

探視房內，一時間消失了原先婦人的哭鬧和叫囂，四周頓時地，顯得岑寂和空寞。幾個辦事中的軍警，至此才放緩一下繃緊的臉容。辦事房外的氣氛，也頓時地和緩起來。雖然人群中，仍不免有幾個脆弱的女子，在哆嗦着嘴唇的，在強自吞沒下，將要衝湧出來的哭聲。幾個上了年紀的中年男子，則亮動着憔悴和失神的眼睛，望向這片，空氣越來越侷促的辦事房。這裡四周都讓冷涼的鐵柵圍封着。只有在角隅的某些地方，開鑿了一個小小的窗口，讓人們在辦理手續時，傳遞一些必要的文書和証件等。一群在枯寂無聊的等待中，相競抬頭向四處張望，只見在鐵柵欄上或深褐色的磚牆上，張掛了各式防止犯罪的廣告。也張貼着，各式緝拿嫌犯的告示。有幾個臉型兇惡的盜匪，他們的懸金達到驚人的數字。一個印度軍警，在衆人的一致張望下，正把幾幀新的通緝告示，在磚牆的佈告板上張貼着。

。人衆中有幾個特別有好奇心的年青人，正在燈光下，逐一的細閱着通緝告示的內容。建築物遠處的天井裡，流溢進一絲的午後光影。太陽已逐漸斜西了。時鐘在壁上，沉悶地敲打幾下。探視房的門扉，一開一閉間，發出了特異而可怖的吱嘎聲。一聲細碎的男女啜泣聲，在探視房的門縫裡流淌出來。幾個印度軍警，不知在忙些什麼的，在探視房的裡外間走動着。他們一言不發地，用厚重的警靴敲響着地面。

人們已先後被當值的軍警，率領着各自走向不同的探視房，在那裡探望他們犯了刑事案，而臨時被拘禁了起來的親人。探視房在腳步聲和開閉門的頻仍聲中，傳來了空洞而使人悶鬱的聲響。建築物內的空氣，充滿了午後特有的乾燥和寥落。人們相繼向探視房走去時，偉良却讓一個臉型尖瘦，兩目炯炯有光的印度軍警，有意地爲難住了。他望向偉良，在黯淡的光照下，他那雙看着人，使人忐忑不安的眼神，使偉良不期的內心撲跳，喉核在頸項內搖動。他被辦事處的悶熱空氣，衝擊得滿身燙熱，並不住的嚥吞涎沫，好讓自己能夠平靜下來。在這彼此對峙的一刻，偉良突然地，有一種先前所有的暈眩感，湧盪在心頭。他又再次眼睛發花，一種欲嘔的痠痛，在他的胃臟裡而湧上喉腔。他突然地，鉄青着臉，在辦事處的一張長桌前，兩手撐持着桌面，臉上顯出的難過和痛苦，使到印度軍警和他的幾個僚屬，相繼地，在沉喃自語的驚詫說：「天呵，這個中國人幹什麼了？」在辦事房內的一個女的印度軍警，好像被偉良嚇唬着了。她在煞白着臉，有一聲沒一聲的呻吟着。

偉良在悶熱的辦事房內，很費了氣力和決心，才不讓自己在這辦事房內暈厥下來。他好不容易，才讓幾乎嘔吐出來的胃液，重新嚥吞在肚子裡。他一直站着，使他的腿腔顯出些微的麻痺。但辦事房的軍警們，沒有一個願意表現一點仁心和體恤，爲他搬來一只坐椅。他們只在惶惑和不解中，瞪亮着漠然的眼睛，對偉良瞪望着。其中一個皮膚特別黝黑的印度軍警，他是年青人，他說：「這個中國人叫杜偉良，他要探視被羈禁中的陳阿祥！」他說着，在桌面上隨手翻閱一束卷宗。他的手裡，擎着偉良的身份証，並遞還給他，說：「我們不能接受你的請求。這不符合律例。你只是他的朋友——」他說着，比比手勢，意思仍然是強調說不可以。偉良有點難過和痛苦地，把身份証揣回自己的衣袋裡。他沒有說話，只是把嘴唇輕微的搖動着。那表示着他有話要說，但沒有發出聲音來。那印度軍警似乎有點動容地，臉上的肌肉竟兀自搖動不已。他緊繃着唇，似乎在考慮應說些什麼。而偉良已沉聲而近乎懇求的說：「他是我少年時候的友伴。我請求讓

我看到他一次！——」他的語音雖然聽來有點顫抖含混，但年青的印度軍警却完全聽得明白的。他在片刻的猶豫後，仍然恢復了他原先的固執，用截定的口氣，對他說：「不行，你不是他的直系親屬，也不是他委托的律師！——」他好像慣於比弄手勢，他的手勢使偉良有眼花撩亂的感覺。「可是，他的父母已向你們提到了允準。我是可以看到他一次的，僅只是一次！」偉良已有點失常地，把軀體俯向年青的印度軍警。他本來未全然褪盡的痛苦表情，仍然清楚地披掛在他的臉膛上。他把臉靠得印度軍警很近，使到後者，幾乎聽聞到他內心的撲跳，和焦躁失望後的牙齦相磨的簌簌聲。年青的印度軍警，宛似被偉良的真情所震懾住了。他有些胆怯和不安地，重新把桌上的卷宗，細意地翻閱了一下，說：「他的父母，是確曾有此請求過的。」他的聲勢微弱，在岑靜的辦事房內，仍然沒有旁的人，能夠聆聽清楚。但偉良是聽得懂了。他把腰身俯得更低，好讓自己清楚地看到年青的印度軍警。也讓他好清楚地看到自己。他聽到自己的喘息聲，也聽到印度軍警的喘氣聲。壁上的掛鐘很寂寞地敲了幾下。幾個廬集在辦事房內的軍警們，用特異的眼光，望向滿臉流露着哀懇表情的偉良。一時間沒有人說話。寂寞的空氣仍然是十分寂寞。最終，辦事房的另一玻璃門扉被推開了。一個穿著齊整軍裝的英國人，在那裡把半截皙白的臉孔浮露出來。他有點好奇，同時感到場面氣氛特異似地，用聽來有點沉悶的聲氣，問說：「出了什麼事了？呃！——」他隨着說話，人已走落辦事桌前。那裡本有一只半失靈的電風扇，在寂寞地噴着熱風，機件也許發生了故障，這時候已發出微弱的吱嘎聲。英國人是一個顯然高級的警官，他的到來，使到幾個辦事房內的印度軍警，對他投以幾分忌憚和畏懼的神色。英國人站在辦事桌的邊沿，對偉良眈眈了一眼，又說：「這個中國人，要求見到他的朋友嗎？——」英籍警官說話的神氣，顯示他已聽到了他們剛才的對話。他說着時，並兼以用眼光，迅速地 toward 桌面上的卷宗望去。印度警官連忙把卷宗攤開，擺放在他的面前，說：「這個中國人叫杜偉良，他要請求見到這個人！」他用手指，劃向卷宗上的文件說，「他們只是朋友，並不是直系親屬！——」他最後的幾句話，是用特別濁重的語氣說出來的。「呵！——」英籍警官輕嘆了一聲，用全然瞭解的表情，望向偉良，說：「你們只不過是朋友，是不是？——」後者這時已站直了身軀。他抬眼平視着這個英籍警官。他們間是用馬來話交談着。「他叫陳阿祥，是我自少年時距今的友伴。我請求見到他。」他的語氣裡，充滿着堅決和友誼上的純真。他望向英籍警官的眼光，竟然充滿着一種使人，不能不懾服的氣勢。

。偉良宛似在告訴英籍警官，他憑着友誼在看一個人，就是最崇高最不可屈折的！這使到英籍警官，敏感地想到，他如果峻拒他，到底是不是正道的合理的！

英籍警官臉上溢滿疑難和不決的表情。他的教養和訓練，使他不能蠻悍地，給這個中國人決絕式的推拒和難堪。他只好用一種欣賞的口吻，對他說：「真的很難得，你們中國人，會這樣的重視友情！」他的話說出來，雖然甚似牽強，但站在他臉前的偉良，却完全知道他是由衷的。他那白種人特有的湛藍眼睛，已清楚地告訴了他這一點。偉良沒有說話，只是微微的領首，用很感慨的口氣，自己對自己的說：「他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朋友的探望。」他的語調裡包蘊的悲悵，使英籍警軍微然動容地，把兩瓣唇皮緊緊地撮合着。辦事房的時鐘，沉重地敲響着。這一批辦事房內的軍警，顯然是輪值夜班的。他們在互相稍稍地，遞送着溫熱的茶水。這辦事房一直澎脹在燥熱的高溫裡。軍警們在低首吮茶的時候，一面抵受着熱浪的包裹，一面很仔細的注意着，看英籍警官如何去處理這件事。

一直沉默着的英籍警官，在細意地翻閱着桌上的卷宗。辦事房裡，一時間只聽聞卷宗在翻掀時的簌簌聲，和那座半殘破的電風扇，在發着單調而使人沉悶的吱嘎聲。遠處建築物的天井內，折返過來的光影非常黯淡，人們只要向光源處，稍為張望一眼，就知道時間已漸次的落入黃昏。有好幾個男女，携着男女小孩的，正從幽黯的探視房內移步出來。他們大夠數都手抓絹帕，在不住的沾弄着眼眶內的淚珠。他們在偉良的身畔走過時，不經意地，抬起一雙酡紅的淚眼，向偉良投以短暫的一瞥。人們在走向建築物長長的過道時，他們的腳步聲引起的迴響，使這建築物內的其他人，聽着都不免的，從心底裡湧起一重輕微的寒慄和怯意。——偉良正在屏息地，等候着英籍警官的指示時。後者最終，用手搓搓白皙的臉孔，用非常肯定的聲音說：「你的朋友陳阿祥，是一個協助他人，從事私運毒品的罪行！」他把卷宗閉上，並對身畔站着的年青印度軍警，說：「這個人的父母，曾經為這個人——」他不能肯定偉良的名字，遂用詢問似的眼光，望向後者。偉良迅捷地，把話接上去，說：「我的身份証已記錄了下來。我叫杜偉良！」他宛似看到了希望似的，語調裡充滿着悅意。英籍警官對他過早表示出來的樂觀，有點不解地，對他瞪望着。偉良對自己難以自抑的衝動，很感歉意的，露出一綹尷尬的笑意。後者似乎願意對他諒解似的，揮揮手勢，說：「你這個朋友，曾經部份地協助過警方查案！——」他略為猶豫一下，才用比較生澀的馬來話，對他說：「可是，他的罪行仍然是嚴重的！」他這

幾句話說得很響亮。這使到他身畔的年青印度軍警和他的同事們，都似乎受了感染似的，齊齊地領着首。那個女的印度軍警，甚至一邊吮飲着熱茶，一邊偷眼地窺看着偉良。這時候的偉良，難免不帶着爭辯似的口吻，對英籍警官說：「可是，他現在仍然是個未定罪的嫌疑犯，警官！」他的聲調提得有點尖亢，使英籍警官和幾個印度軍警，都有點愕然地，對他着重地瞥望了一眼。尤期是他第一次稱呼英籍警官作「警官」時，語勢裡充斥着無比的自信和裁定。辦事房內，一時間只有人們的呼吸聲和吊風扇的吱嘎聲。

「好吧，他是在最近就要審訊了！——」英籍警官說着，最終移動了腳步，向偉良走近了一些。像是一對熟絡的朋友，在彼此對話似的，對他說着：「我特別欣賞你，中國人。竟然這樣的珍視友誼！」他為了使他的說話，聽起來不像是調侃或揶揄，他說時夾着無比莊肅和真摯的表情。他說：「我破例讓你看他一次。只允許這一次，時間不超出二十分鐘！——」他說完，看到身畔站立的年青印度軍警，臉有疑難和困惑的表情。他一只手輕按一下他的肩膀，說：「這是法允的行為。你放心，這件事由我來負責！」說完，他回轉頭來，看到偉良已讓感激和激動，震撼得不能言語地，在那光線稍嫌黯淡的辦事房外，對他用着致謝的目光，頻頻張望着。英籍警官是一個性情內斂的人，他只是回望偉良一瞥，然後用眼睛和表情，向年青的印度軍警示下指令。然後，不知是出於感慨或是氣候的躁熱，使他期不期地，長長地吟嘆了一聲。然後推開玻璃門扉，在溫熱的辦事房內，消失了身影。辦事房內，幾個印度軍警，不免在吮着熱茶時，互相遞送着眼色，兼且在喁喁地，竊談了幾句外人聽不清楚的話語。——偉良自己，已自行移步，走向過道的另一端，等待着年青印度軍警的指引，在這相互間隔着的探視房內，看望他十多廿年的摯友陳阿祥。建築物是灰黯的油彩色。在通道的另一端，在面向街外的通道上，偉良到這時候，才看到那裡，半明半暗地，釘掛着一面剝色的銅匾，上面半清半地，釘掛着一面剝色的銅匾，上面半清半楚地，鐫印着一行字：「中央刑事管轄處」。街外停駐着大小的警車和鎮暴車，一群身著警裝和便裝的軍警，正在長廊內外，忙忙碌碌的進出着。

(待續)

風訊

- 當然，三十年蕉風是不容易捱出來的成績，無論如何，這是值得慶幸的，但蕉風是這麼的越來越老土和死氣沉沉，差不多每一個參與的人都在老調重彈、換湯不換藥的訴說外婆的纏腳布。我們可以長進一些努力一些嗎？
- 不不不，不是潑冷水或抹煞某些人的「心血結晶」，問題是我們能否振作的寫一些較朝氣和清新的作品出來，老實說，目前的蕉風水準令我們編輯室大為不滿：我們應該可以做得較好！無論是在內容方面和發行方面。
- 讓我們齊心合力的打開一個新局面吧，無論如何都要嘗試去做的了，不然再這樣糊里糊塗的出版下去也是沒意思。
- 初步的消息顯示姚拓有意改革整本蕉風，最遲在明年的一月，我們就會見到蕉風的革新號，希望大家照舊的支持蕉風，並提出善意的批評。當然，最實際的支持是訂閱蕉風或介紹蕉風給親朋戚友；以及寫最好的稿來。
- 我們嚴重的缺乏好的小說、散文、評論和詩等等，希望作者們發奮圖強努力創作，寫有新意的作品寄來。看，我們的要求不會高，不過是要有新意和清新的文字而已；你當然可以做到。
- 這一期有較多的小說；我們的作者似乎蠻喜愛寫小說，這是值得鼓勵的。本期的精彩小說要數李有成的「逝者」。這是作者寄自台灣的一部作品，因此以台灣作小說背景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了。
- 年輕而又有誠意寫文章的朋友都去了哪裡？我們歡迎許多的稿，包括電影稿、歌話及翻譯等等，當然不是要五、六百字搔不到癢處的那類貨色，我們要深入一些的稿件；好像以前做「電影專號」那一些。這也是白底黑字的催稿信了罷。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月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南洋風格的展望

張世真

話的開頭，當然要提起已故的美專校長林學大先生。林學大在中日戰爭之時（1937年），避難到新加坡和一群他的學生（集美校友）共同創辦南洋美專，對南洋一帶的美術教育起了很大的開拓功勞。林學大出身為中國舊制高級師範藝術教育學系畢業，志在教育英才。新加坡是東西兩方交通要樞，文化的交流，自然是具備了天地人和的優良條件，他當機立斷就集美諸校友美意，在1938年春季南洋美專豎立於獅島上，負起美術教育的重担子，四十餘年來培育了許多藝術家，貢獻很大。

美專在日治昭南時期停辦，1946年和平光復，林學大復辦美專，在校刊上提出他的美術教育工作目的，總共五條，第一、融匯各族文化風尚。第二、溝通東西藝術。第三、發揮科學精神與社會思潮。第四、建立我國熱帶情調藝術風格。第五、培養美術創作人才。第四條的指出熱帶情調藝術風格，換言之就是南洋風格的建立。林學大真是一位先知先覺的美術教育家。他創辦了南洋美專，在我國的美術史上是光榮的一頁。

對於南洋風格提出，在形式上內容裏，自然而然會追究其南洋各土族風土的文化生活，注意點滴零星遺物根源，和地方性的風貌情趣。研究起來，文化藝術都離不開天地開化的人類在物質與精神的享受。但所謂地方性的藝術風格，要匯集主流才可形成，這一點是需要眾人積極推動的，才可能達至目的。

林學大在復辦美專校刊上提出五條教學宗旨，綜合起來，就是建立南洋風格的美術教育為永遠目標。這五條教學宗旨開始到今日，研究之下對熱帶藝術的需求是非常切合的，也是許多南洋一帶美術工作者共同的信號。

南洋美專的校友，散居南洋各地（新加坡、馬來西亞、婆羅洲、印尼、泰國），其數量不少，尤其是在我國及馬來西亞的校友最多。都積極在尋求南洋風格，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南洋美專畢業生，創作的作品，散見聯展與個展場合，他們有的確循隨了已故林學大校長的教育精神，繼續努力向藝術園地耕耘。現

在年紀四十至五十開外的校友已經有確定性的南洋風格的作品，呈獻於藝術領域。三十開外的校友許多已經露了頭角，新近的交通方便旅遊發達，校方們多到亞細安諸國訪問，並且作藝術上的交流，把“南洋風格”好好的擴展到其他民族之間，再由各旅原本熱帶情調的藝術資料之中吸取精華，創造新的南洋風格。

我國『本文之「我國」皆指新加坡』美術先輩之間，有五位大畫家最有南洋風格的代表性，他們是陳宗瑞（已故）、鍾四賓（已故）、陳文希、劉抗、張荔英五位，這五位之中除劉抗先生不在美專執教外，其他四位都是美專教師。他們都是在南洋風格上盡了最大的努力，對後輩也起了領導作用。陳宗瑞、陳文希是彩墨畫專長的，劉抗、張荔英、鍾四賓三位以油畫見長，題材多取南洋風景、人物、靜物、花卉為主。林學大雖然專心作教育工作，但他的池畫風景已達至他自己的需求熱帶情趣風彩。

南洋美專校友之中，尋求南洋風格的知名者大約有四十名，這些校友都可以在我國美術界與聯邦美術界點出，這一些校友年齡介於三十至五十開外，而且有的表現得非常出色。

三十年代的南洋區域，總被人認為是文化沙漠，四十年代時期，從中國移民之中，有許多文教界、藝術界都到南洋來，創校辦學、辦報、搞文化藝術活動，雖然不是很普遍，但是文化的種子由此發芽生根，五十年代漸漸見青景，可是時事風沙交加，有損進展，六十年代是平穩的景氣再唱序曲，七十年代已經是沙漠間遠望綠景，八十年代起，依理應該是綠洲在望，這樣的比如想必大家都不會有什麼異見吧。

風格的形成，話說只一句，但非一朝一夕可獲，尤其是有地方性的風格，對地方上的風土文化不深入了解，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何況我國已經是發展成為出名的高度商業化社會，原有的風土情趣都被商場氣氛洗禮，原來的面目已全非。

現在來說，我國所處的李洋區域之間，其國內的環境與其他的南洋各地相比，已是天淵

之別，所見到的是忙碌的人群、緊張的氣氛，景象的周圍是高樓大廈，路上車輛擁擠，過去安靜自然的景色已不存在。現在雖然植下許多道旁樹木，那青翠蔥蔥油綠的，人們急公奔波，都沒法稍稍欣賞。這樣看來，“南洋風格”已經脫變進展新的方向了，五十年代的甘榜鄉下，黃泥赤地，蕉風椰影的自然美景，已經一

去不復返了。

新加坡的藝術，雖然會比其他鄰國多和盛，但風土味兒就不如其他區域。新加坡的景象除天氣炎熱和亞細安諸國相同之外，風貌是全變了。再下去新加坡的藝術工作者，要怎樣去創立新的南洋風格，配合新的發展，建立新的風貌，只有看社會的脫變情形來推論了。



陳世集先生

現年55歲。1951年畢業於南洋美專，後來擔任美專教務主任，兼中西畫美術史講師卅餘年。現任中華美術研究會副研究主任，藝術協會副秘書。除作畫外尚常發表繪畫評論文章。現為南洋美專註冊主任兼純美術講師。

◁ 風景

▽ 胡姬花



李福茂先生

1970年畢業於南洋美專。1975，1976，1983年得國慶美展優秀獎，1981年獲頒文化獎，受邀巴林銀行開幕美展，文化交流展，於莫斯科，新加坡經常有展出。





林學大先生(已故)

學大先生字偉甫，出身於中國舊制高級師範藝術教育系。1936年中日戰爭爆發，避難南來。1938年創辦了南洋美術專科學校，是新加坡唯一的美術學校，1963年卒，當本邦自治三週年紀念時，榮獲我國元首尤素夫頒賜榮譽獎狀。



△ 馬來婚禮

◁ 馬來婦女



林友權先生

現為南洋美術專科學院副院長。

1929年出生於中國，現年56歲，

1949年考獲星洲中華藝術專科學院師範科專業文憑。

1950年畢業於南洋美專。

1956年考獲英國海外皇家鋼琴八號文憑。19

- 58年至61年於英倫藝術學校深造，曾多次擔任新加坡藝術協會，中華美術研究會及國慶美展評選委員。



符致珊先生

1956年新加坡南洋美專藝術教育系畢業。1961年新加坡國立師資訓練學院畢業。1964年，日本國立工業技術院專修工藝教育文憑。1984年日本國立築波大學藝術學系美術教育文憑。現任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美術教育系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進修課程美術系講師。



△ 東海岸漁村

▽ 新加坡河



李文苑先生

現年五十一歲，早年在聖嬰華文小學和中正中學受教育，1953年畢業於南洋美專西洋畫系。曾任母校教師，作品參加本地與外國多數展出，作品被吉隆坡和新加坡國家博物院收藏。



陳楚智先生

1962年畢業於南洋美專。
善長油畫，為東南亞美術
協會會員，現兼職南洋美
專西洋畫講師，時常參加
國內外大小畫展。



潮州巴刹▷



張丹農先生 (已故)

1903年生，1975年卒。畢業於上海美專，應開封中州
大學之聘並兼職河南諸著名美術專科學校，既好篆刻
，遂搜集秦漢古璽及名家印譜，日夕揣摩，迨後移硯
滬讀，先後在星洲，吉隆坡，香港舉行金石書畫展，
成績斐然。

◁ 拉讓江依班族小姐



黃明宗先生

1958年畢業於南洋美專，1964年 - 1969年法國國立藝術專科學院攻讀五年，現任南洋美專純美術系主任兼導師。

1980年第一位榮獲新加坡國家文化部頒發“文化獎章”。

1984年12月由文化部委任代表新加坡出席在印尼椰加達舉行之第三屆亞細安雕塑研討會，並樹立一座巨型雕塑於椰城。

◀ 八哥



張耐冬先生

中央藝術學院純美術系主任，早期畢業於星洲南洋美術專科學院，留學法國巴黎國立藝專，馬來西亞藝術家協會成員，作品多次代表國家出席國外畫展。



靜靜的海邊▷



莊金秀先生

1967年起担任巴生皇城藝術家協會會長迄今。曾任馬來西亞藝術學院講師多年。作品曾多次參加國內外重要畫展出。

◁ 漁村

▽ 加曼都中心



王金成先生

1945：生於新加坡。

1974：榮獲新加坡港務局主辦“獎勵畫家計劃”公開比賽第一名。

1977：榮獲新加坡文化部頒發“國慶美展”獎狀。

1983：參加美國水彩畫會主辦的畫展，榮獲獎狀。

1985：作品獲選1985/86年度亞細安美展。在新加坡舉辦第四次個人畫展——“從喜瑪拉雅到天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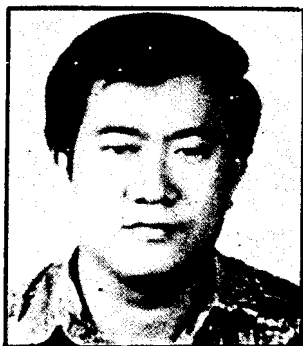


劉抗先生

1911年4月1日生於福建永春，留法五年。

上海美專西畫教授，前新加坡中華美術研究會，新加坡藝術協會會長，國慶美展工委會主席。

◁ 植物園



林輝忠先生

畢業於新加坡藝術學院，
新加坡藝術協會水彩畫會，
中華美術會會員。

1978：文化部“國慶美展”
優秀獎章。

1982 - 1983：美專校友會
“優秀獎章”。

1985：陳之初藝術獎。

▷ 牛車水





陳有炳先生

1947年生於新加坡，1970年畢業於師訓學院，參加過芬蘭，澳洲，台灣，馬來西亞，韓國畫展，1977年獲國家獎章，作品為國家博物院永久收藏，為國際水墨畫會會員，亞洲文化協會會員，國大校外進修系講師，現任南洋美專資料研究中心主任。

◁人物



林質彬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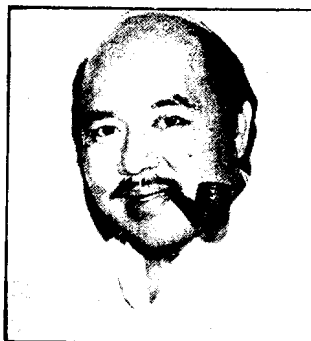
1971年南洋美術專科學院畢業。

1975年榮獲英國實用美術設計榮譽學位及倫敦大學美術教育專業文憑。

1976年榮獲英國皇家特許工商業設計學會會員，現任南洋美專教務主任兼實用美術系講師。

鄉村△





陳彬章先生

1962年南洋美專西洋畫系畢業，負笈英國六年攻讀實用美術及任職專業設計師於倫敦，新加坡現代版畫會主席，作品曾參加國內外各重要畫展，現任南洋美專實用美術系系主任。

◁ 銀鳥



姚天佑先生

1960年新加坡藝術學院西洋畫系畢業，成教局高級美術廣告班畢業。曾執教於新加坡藝術學院，現為中華美術研究會會長及新加坡藝術協會副會長。

◁ 舊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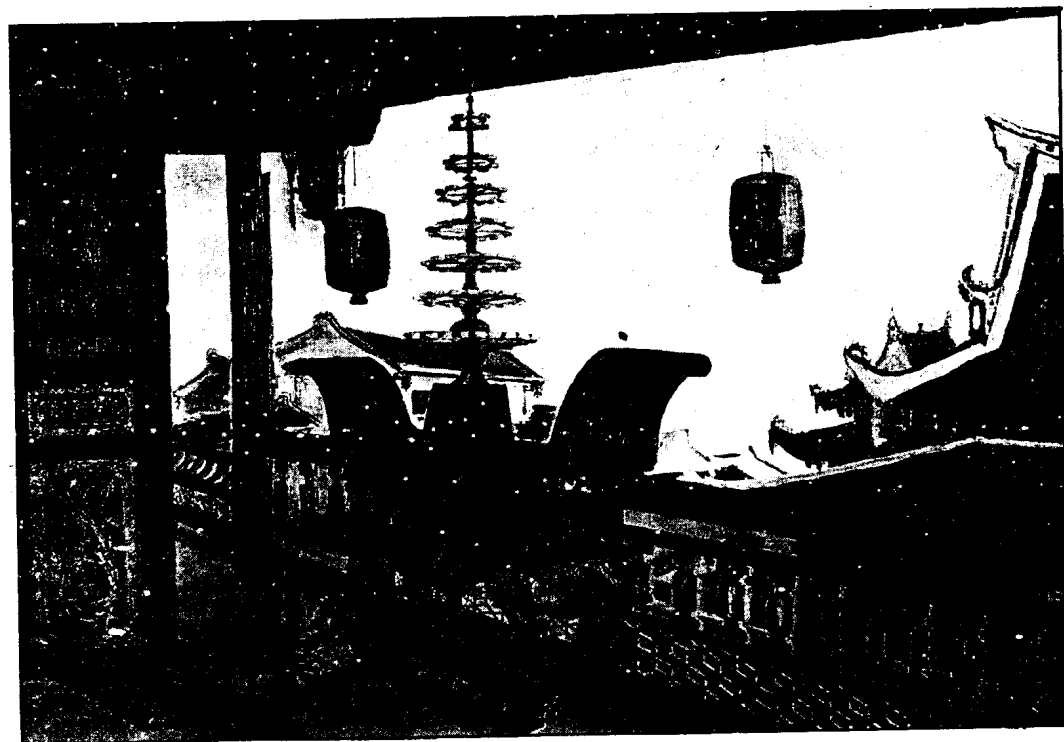


呂介文先生

馬來西亞 畫家，森美蘭藝術協會副主席，國際現代水墨畫聯盟會會員，馬來西亞水彩協會會員。



△ 漁村



賴鳳美女士

1953年南洋美專畢業。
1954 - 1958年留學於法國
巴黎國立美術學院ECOLE
NATIONALE SUPERIE-
RIEURE DES-BEAX-AETS
1959年在美專任西畫講師
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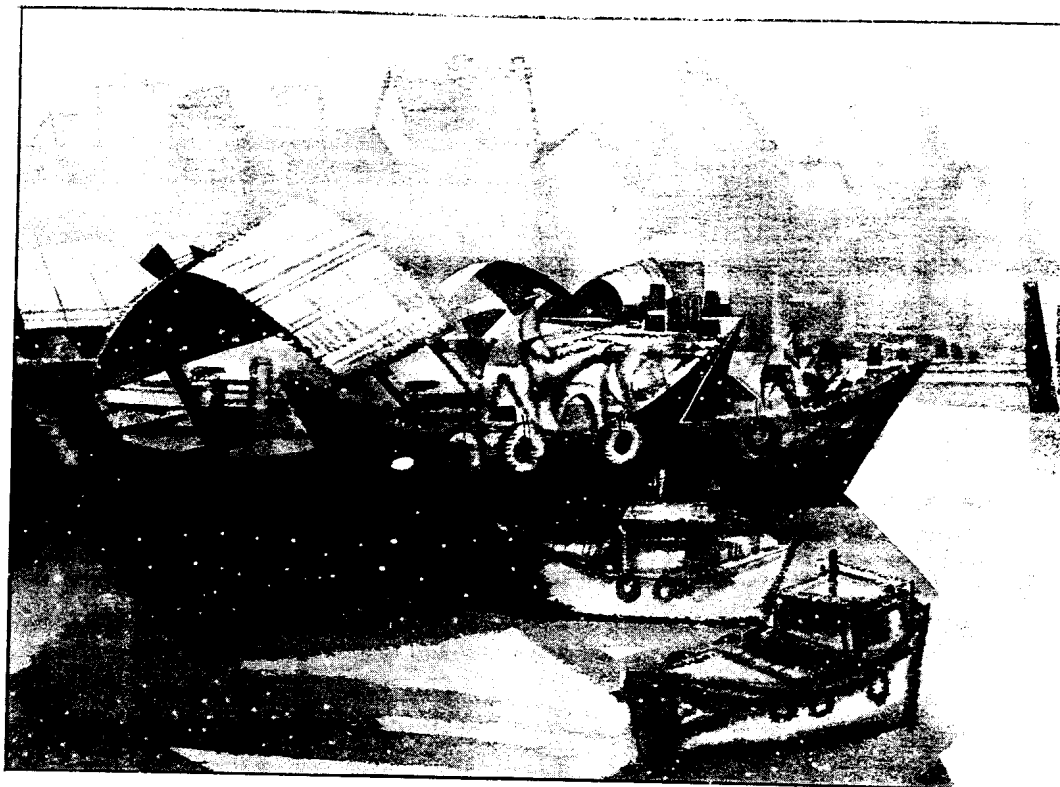
◁ 廟



劉培和先生

1945年生於新加坡。65年畢業於南洋美術專科學校，從事繪畫近18年，目前是位專業畫家，他的水彩畫獨具風格，而以繪畫新加坡河的景致聞名，多次獲獎。曾參與國內外各大聯合展出。

新加坡河▷



許錫勇先生

1958年南洋美專畢業，作品多次參加本地各項美術活動。

◁ 寄托



鍾正山先生

1955年畢業於南洋美專。

1977年榮膺最高元首陛下頒賜服務國家有功勳章（馬來西亞）。

1981 - 82年担任台北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客座教授。

1982年獲得台北中華學術院碩士，現任馬來西亞藝術學院院長。

◁ 鳥與人



吳承惠先生

1962年畢業自南洋美專，
現任新加坡水彩畫會會長，
南洋美術專科學院董事
及客座講師。常參加本地
和國際畫展。



印度攤▷



黃葆芳先生

1912年生於中國福建省。

1935年畢業於上海美專，後任該校講師，曾歷任中華美術研究會正副會長，新加坡各美術團體顧問，國慶美展工委會副主席及歷屆評選委員。

1978年得新加坡共和國總統頒贈“服務星章BBM”。

南洋美術專科學院客座講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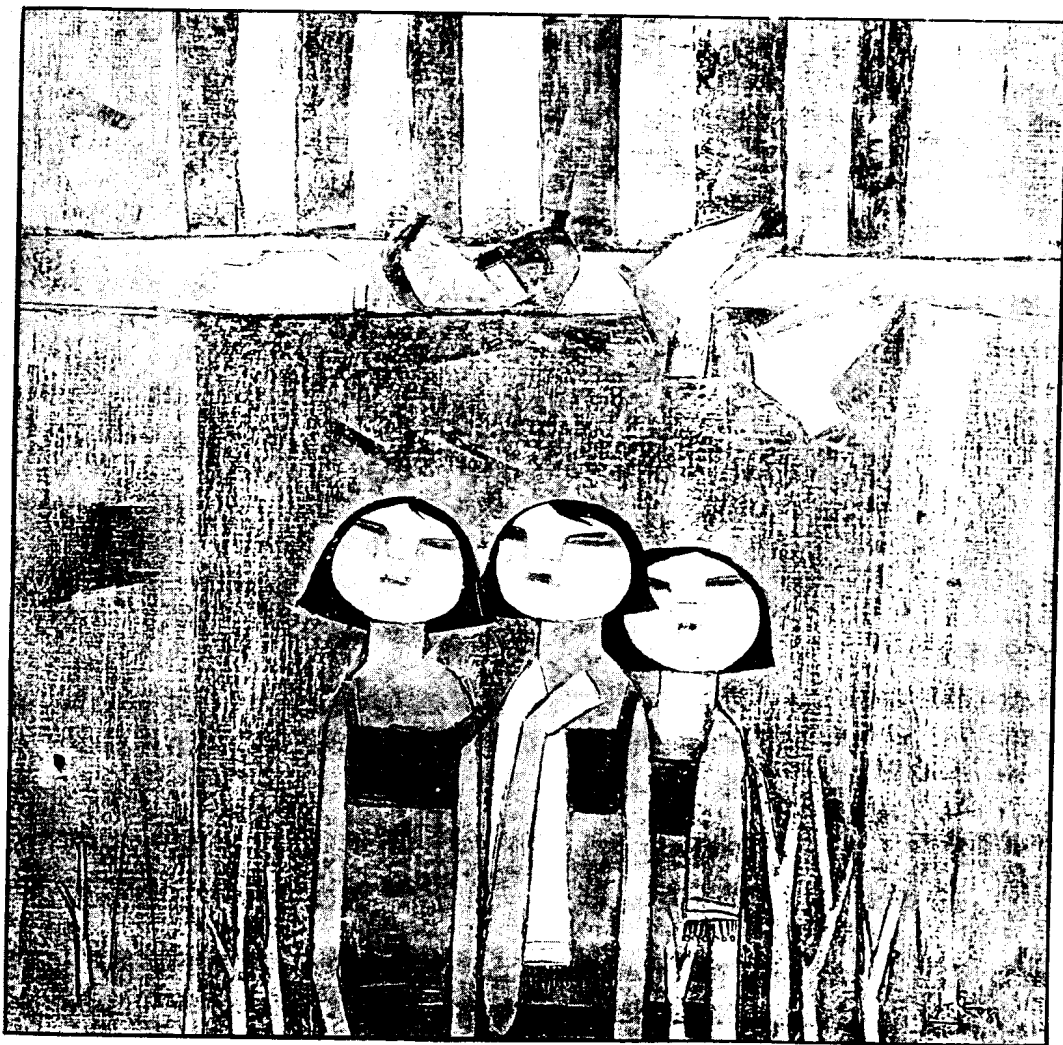
1983年新加坡新聞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引玉集”。

◁ 胭脂花



梁其棟先生

1960年新加坡南洋美專畢業。1973 - 74年日本兵庫縣海外技術援助下赴日為蘆屋藝術學院之研修生。1975年獲國慶美展“優秀獎”，作品曾在東南亞台灣各地展出。



仰望▷



潘再雄先生

1963年至64年南洋美專畢業。

1976年港務局主辦繪畫賽首獎。

獲1979年國慶美展優異獎。

加冷河▷



陳文希先生

1908年出生於中國廣東省潮州府，現年76歲，為當代東南亞一傑出畫家。

1964年，獲新加坡政府頒賜公共服務星章1975年新加坡大學特頒之文學博士榮譽學位。

◁ 鵝



施香沱先生

前中華美術研究會會長，前南洋美專中國畫導師，現為南洋美專三一指畫會顧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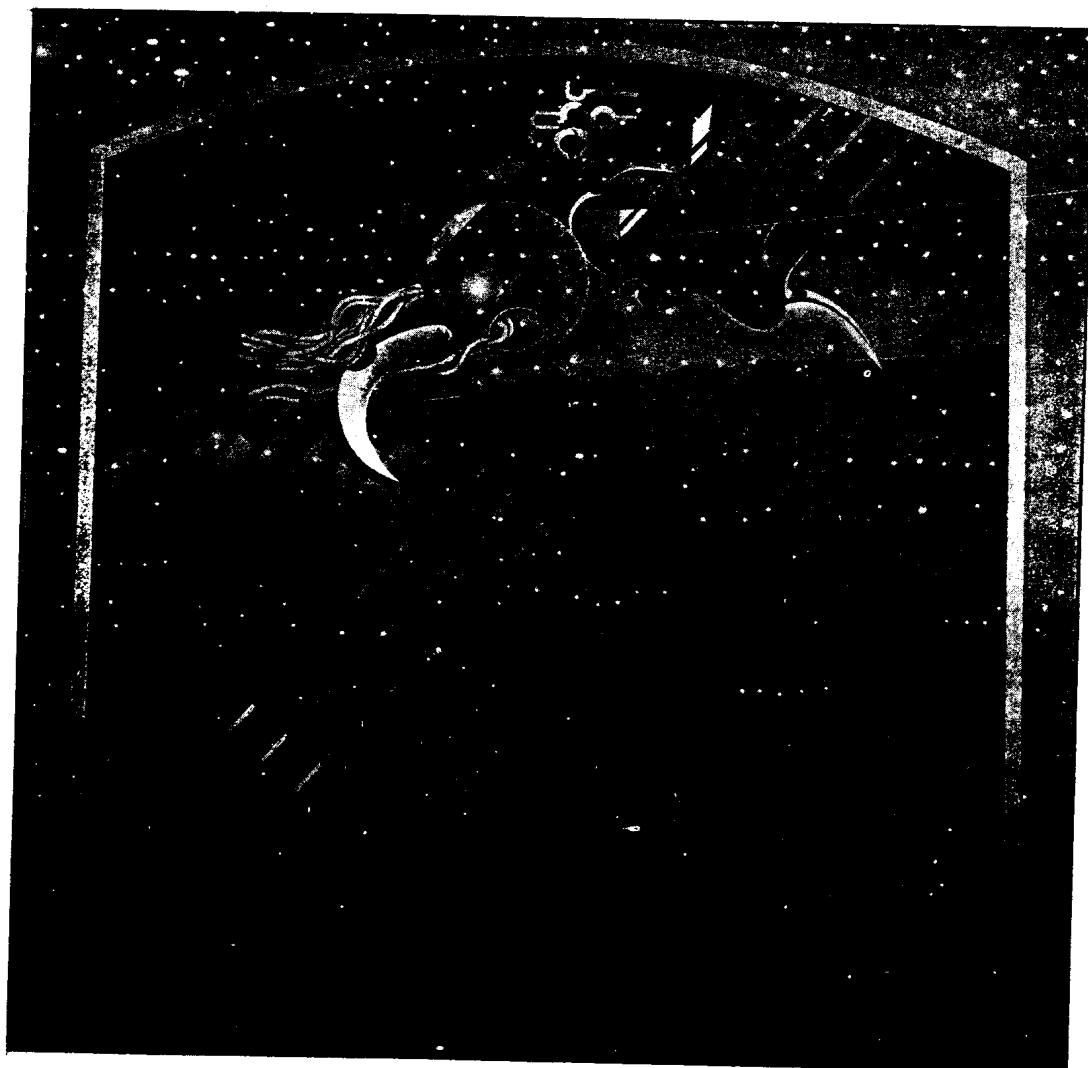
◁ 1 林禽

2 天堂鳥蕉



鄭志道先生

1941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60年南洋美專畢業，作品曾多次參加國內外重要畫展。現為現代畫會，版畫會會員，為職業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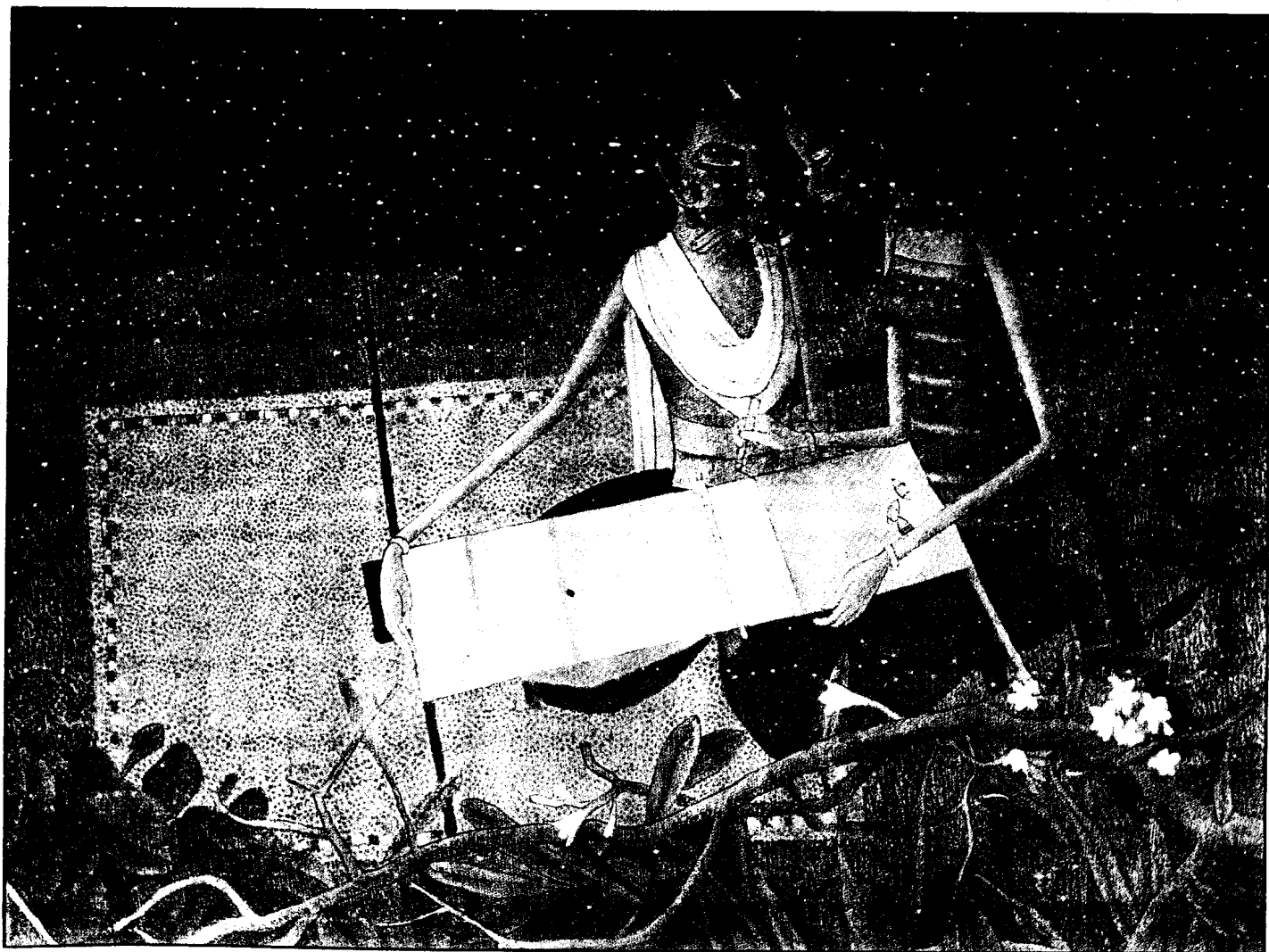




鍾泗賓先生 (已故)

1917年生於中國，卒於1983年7月1日。
1962年公共服務星章 (B B M)。

◁ 荅厘女郎



△ 荅厘情趣



朱慶光先生

1953年畢業於南洋美專。
1958年畢業於新加坡師訓學院。

1977年代表新加坡參加第九屆國際美術節（法國）。

1976年榮獲新加坡總統頒贈公共服務星章。現為南洋美專藝術教育系系主任。

和平▷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封面說明：達亞女孩 鄭志道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